# 楓山語録

明 章懋撰

## 學術

先生謂董遵曰：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為性，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做得一個人。若天地間有一物不知、一物處置不得，便與天地不相似矣。

學者須是大其心，葢心大則百物皆通，此須做格物窮理之功，心便會大。學者心又須小，正是文王小心翼翼一般，此須是做持敬涵養工夫，心便會小，不至狂妄矣。心為身主，敬為心主，只心一不敬，所行便不是矣。凡人之敬肆勤惰，都由此心。

學者工夫須極要細宻，越細宻越廣大，窮理須是精義入神方好。

格物窮理，須是物物格，事事理會，講明停當，方接物應事得力。

為學之方，當依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做無弊。朱子亦是從事此語。

務涵養者偏於靜，多流入禪學去。

學者須要實，見得理明應，事方得力。徒守死敬而見理不明，則用處不通，便差卻。

時務須一一經理過，有事方可應。古人如孔子，乘田便乘田，委吏便委吏，攝相便攝相；朱子救荒便救荒，主簿便主簿，經筵便經筵。

先生示遵：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工夫最好。敬以直內是操存涵養，義以方外須用講學。

先生語遵曰：為學之法，須是敬義夾持。偏於持敬而不事集義窮理，則是徒守死敬而已，久之必至消歇；既持敬，又須窮理集義以栽培之，則敬字工夫方活。又云：敬字須貼誠字工夫方著實。敬而不誠則是偽也。

人之進學，不在於志氣進鋭之時，而在於工夫有常之後。吾曩見先生請益，先生以為：為學之道居敬窮理，不可偏廢。浙中多是事功，如陳同父陳君舉薛士龍輩，只去理會天下國家事，有末而無本；江西之學多主靜，如陸象山兄弟，專務存心不務講學，有本而無末。惟朱子之學知行本未兼盡，至正而無弊也。

道學自孟子失傳，後漢諸儒專守經傳章句無心得，宋兩程子鑒其流弊，方提出敬字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稍又流入禪學去。朱子鑒其流弊，遂重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稍又流入支離，專鑚研書冊，以著書為事；今白沙見朱子之後支離，遂欲捐書冊，不用聖賢成法，只專主靜求自得，恐又不免流於禪學也。今之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

學者須是務實易言忠信所以進徳，惟是忠信，方能進得徳。論語開首便言「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葢為學以忠信為本。

陳大章論：為人只要行所無事，以為老成忠厚，不行一事衝突一人，凡事只因循將就過，為行所無事。先生以為：行所無事者，凡事事依本分道理做，不務私智穿鑿而已，豈因循將就謂之行所無事邪？

學者欲希顏子之學，必從事于博文約禮，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髙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誠身，至於誠之不息而久且征焉，然後可以馴致。

為學須立志，必以聖人為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差。

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

虛寂之學最為心害。後儒髙明者徃徃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

學術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居常處困，毎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

論士習，迭山云：周公而後，士大夫無治天下之心，富貴其身而已；孔孟以下，士大夫無學聖人之心，榮華其言而已矣。

太上立徳，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當志其逺者大者，毋徒以明經術取青紫為也。

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

做舉業，要不以得失為心。

學者須耐辛苦，不要有富貴相。

學須體用具備。體須十分停當，用方不錯。

聖賢作用，與隨世以就功名之用不同。

明義須是精，精義又須至於入神。孟子直是辨得義利處極明，七篇中所論義利，皆是此意。朱子應事接物，義利之間亦甚分明。

問白沙：人來就學者，如何開發之？白沙以為：今人陷溺于名利污濁之中，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胷。先生曰：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如何合殺？怕流入老莊去。白沙曰：使擺脫開方好向道。此亦救一時之弊也。

士修于家，尚有壞于天子之庭者。今之士子，惟事舉業以幸科第，進身之後惟圖祿位，安能做得好事業出來？事變之不齊者，天也；于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為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于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為齊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貞元相繼，謂之繼善。人以濟人利物為心，而念茲在茲，謂之好善，天人之心同一善也。茍人心能久於善，則必福其善矣。書稱作善降祥，易稱積善余慶。夫祥之與慶，皆福之大而命於天者也，豈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襲而取之哉？故必曰：作善積善，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於其道，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則多福不求而至矣。

先生登第後寄鄉先生書曰：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為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事業，非真知實踐有得於己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始者亦嘗志於是矣，顧為科舉之學，所汩弗得實用其力。區區從事于呻吟占畢者十餘年，於道竟無所見，於心竟無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非敢遽志乎富貴也。亦曰欲釋去舉業之累，得以專志於學耳。

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茍好華侈，必至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葢宮室妻妾飲食衣服之欲難足故也。人能儉約，自無此項病痛。

大學之格物致知，所以博其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充其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措諸用也。師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子之所以學，學此而已。三代而下，惟安定湖學之教有得於此，出其門者淵篤純明，直溫簡諒，多為有用之才。故後之言師者必歸焉。師道廢，學術隨之；學術壞，士習隨之。呻吟占畢以為學，風云月露以為文，富貴青紫以為志，如是而望其有成材，難矣。

士清其心源，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

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

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訕笑者眾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為用也。

## 政治

吾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徃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帝王莫不用儒為治，若虞之論九徳舉黎獻，周之教三物賓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起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良而相曲學棄醇儒，唐舉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佑幹淳學術乃見擯廢，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宋元學校之外，又有書院之設，書院則無利祿之誘，凡有志之士皆聽其就學，有田以供給之，延名師碩儒為山長以主教之，故出其中者多有好人才。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樂為開講者，今日朝廷須是復立書院，庶幾作養得些人才出。

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葢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有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塗人而棄溝中也，於是推吾有餘資彼不足，若文正範公之為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有得于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為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茍能得人而鉤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

秦誓有言，若有一個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焉。葢謂大臣之道，不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

古之聖賢，若仲尼子產為政，人猶始謗而終誦之，則未及聖賢者固無恠其然也。惟當置之度外，任其紛紛，則久而論定。此易之所謂革而已日乃孚者也。

夫子不鄙九夷，以其所居而化也。昔者蜀之與閩，皆夷地也，自文翁為郡，而蜀之文風可比鄒魯；常袞為觀察使，而曼胡之纓化為青衿。人材駸駸，與上國齒。孰謂夷之不可夏乎？

朱子論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以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系，教者不可不審。斯言至矣。朱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惑於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為憾。

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征焉，民未以為病也。至於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田也邪？葢版籍不明，奸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逋租匿役靡所不至，政龎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亦病之矣。

先生奏修舉學政疏有曰：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葢由積累歲挨次而升故也。雖近年有増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臣愚見，欲乞于貢外間，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増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者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

主司者有陸敬輿，取士必昌黎其人。

先王賓興，選士之制敬敏任恤者書於閭胥，孝弟睦婣有學者書于族師，而徳行道藝又書於黨正。書者何録其人也？録其人何章之？以示勸也。後世求士於科目，猶賓興焉，與其選者名於學官，豈非閭胥族師黨正所書之遺意邪？閭胥族黨之書，皆先徳行而科目之，所取學官之所名者，專以文藝。或者詆其非，某竊以為不然：夫文藝，道徳之精華也；深於道徳，然後能工於文藝。較其藝者，固將以觀其徳也。然則六徳六行之備，書其察之也詳；即其一藝而名之者，其責之也厚。察之詳則其名不虛，責之厚則其實難副，知其名之不可虛，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是亦所以勸也。而何慊乎閭胥族黨之書哉？

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蕩耳。

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於配享之位，汰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于從祀之列，斯允當矣。

論風俗，嘗欲會同志擇里而居，效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世道不好，都是小人用事，正如昏夜相似，盜賊鬼魅虎狼蛇鼠交出橫行。君子在斯時，鮮有不被其害者，至於君子用事，則若日出，彼物自都不見。

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不難其退也，而君子則易之。其進其退，天下國家之輕重系焉，夫豈徒哉：如或進焉，決性命，饕富貴，不能有為於當時；退焉，亂大倫，羣鳥獸，不能有補於名教，惡在其為進退也邪！

提學之政，須行安定經義治事法，使其有實用課程，憑其自隨資質限來，只照其中考察之，必以厲行檢為本。周尚書洪謨奏詔天下祭文廟加十二籩豆，非禮論加王號祀之，亦未當只作先師孔子為好。羅一峰亦以為是。

國初太學用天子禮祭，郡邑只用郡邑禮祭。監祭七十二賢，郡添祭十哲，邑只祭四配。

先生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治家之法合食之事，必有闗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先生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徃來隻一雞一黍，以瓦噐盛之，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尚書驥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而已。年雖髙矣，必就舟次回訪，不之公府。有所相遺，必有報禮，不肯虛受人惠。此二公者，亦可以為法矣！

箕子流化朝鮮，而孔子不陋九夷。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居言路，須是舉其急且大者說，不可數以小而緩者去瀆君。

古人為太學師，師者徳尊望重，而進退作則言動是效。故人化其徳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

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聮其族，故彛倫攸敘，而禮義興行，風俗淳美，後世莫能及焉。自王教衰宗法壞，人不知所本，而各顧其私，雖親骨血亦相視如塗人，情義乖離，而彛倫斁矣。所以聮其族屬，合其渙散，而使之相親睦者，惟譜牒之修為有補於世教耳。

漢張綱為禦史，嘗埋輪都亭，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京師震竦。後雖為冀所中，而出守廣陵，又能化服劇賊數萬，南州晏然。非其昌言立朝威望有素，能致然乎。

宋時好人才多，由上好儒雅。

做官須置一簿，逐一私記，防吏人賣法作奸。

做官只理細務，判得一二紙狀，不過小利及一二百姓而已，何如行得些大體之事，使民皆受得些大惠。

吾謫臨武，因言者留官南京評事。初至，將洪武至成化年間文卷逐一檢閱過，如是者二三月。凡舊制事例，一應行移，併案牘積弊，由是悉知。後遇事便省力。嘗恨不得臨武一做，以施所藴，以惠百姓。

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產所以美文公之覇。陳之司里不授館，羈旅無所單，襄公知其必亡。先生當正徳改元初，上疏有曰：以正徳為名，當求正徳之實，如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徳；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徳。茍徳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

又謂：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葢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

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葢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歉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為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為之，然後盡于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唐之既末，宦寺柄國，藩鎮弄兵，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極矣。文宗君臣正當焦心勞思，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為意，方且從容聮句，愛夏日之長，而樂熏風之涼。嗚呼，此日此風，特文宗君臣之樂耳！彼夏畦之農夫、邊城之戍卒。寧得而共之邪？文宗生於深宮，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未足多讓；為公權者，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難乎免于容悅之罪矣！君臣上下無志於民如此，此唐室所以不兢也。雖然，唐不足論矣，方宋之盛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其君臣終日飲酒賦詩，稱頌太平，亦未聞有以田里休戚為言者。卒至熈豐聚斂殘民之禍，而宋祚遂以中微。豈獨唐之公權為可罪哉！

人主一心，攻之者眾。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

## 藝文

或問：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蔔筮，而朱子專主蔔筮之說為非？先生曰：伏義氏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為蔔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者，皆以蔔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吉乃亨者是也，則義理與蔔筮豈可岐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蔔筮，則必流于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談蔔筮而不根義理，則為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于左傳所載穆薑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為奸為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春秋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

舍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淫於術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

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六經之作所以載道是也。若易以順性命之理，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理性情之正，春秋以示禁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皆切於日用，不可以一日廢也。人能誦是經而有得焉，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

或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簒弑，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績李林甫罪惡百倍，揚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為朱子之失？先生曰：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里克所弑，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弑。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帝書主，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績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以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罔不忠不可任用，宜便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為鳳所陷以死。班孟堅議章不量輕重，然則循黙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為能量輕重者乎。

東萊為文公作白鹿洞記，文公與之商訂可否，三數徃復而後定。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

黃仲昭纂修閩志，所立義例最為精當，無可議者。但事目中先後次第，有不以類相從者，如水利乃陂堰井塘之類，而列於坑場土產之中；恤政一條雜於陵墓古跡之間，俱似未當。又人物類流寓，乃名人賢士；方伎雖小道，亦各有用於世者。不當次於神異仙釋之後也。凡若此類，更須詳定為佳。

世之傳人物者，徃徃有取於竒節偉行以驚世動俗；而於庸行之善者，則以為常事，不書而悅於茍難，殆非聖人中庸之教也。若曾子固以洪渥所存人人所易到而載之，得非有見於是邪。

昔曺子建制譙樓畵角三弄之曲，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詞皆悲壯激切，使有國有家者聞而知之，必將惕厲於心，進而徳修而業，終日幹幹，弗敢一息自暇自逸。後克艱厥後，臣克艱厥臣，而天下國家無難治者矣。

蒙古氏之有天下也，治率不師古禮樂刑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脈，代有作者，未嘗絶響。若虞伯生、范徳機、楊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

吾廷介問先生何所著述，先生曰：不敢著述，欲將朱子語類及文集所載，纂輯成書，以發明四書經傳注。但力未及，況秀才又都習舉業，因無能相助用此功者。董遵適又出仕矣。

譜者一家之史也。國有史則其君之明暗、臣之忠邪、政之是非得失，善可法惡可戒，昭昭於後世。族有譜，則自大宗以及小宗，其人之賢愚貴賤貧富，一覽具見，雖不若史氏之褒善貶惡，而勸懲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間也。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徳，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於一字之褒，凜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于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于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為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為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戸庭無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黙也；幹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欲、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勑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于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徳於蹇，則于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為之謀焉。易之拳拳于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系、惡羸豕之躑躅、戒剝床之滅貞，誠不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形渥、負乘而致寇，易葢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乗也；獲狐于田、射隼于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為狐而為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用矣克矣。能不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為之謀者乃所以深為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為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矣。為小人謀，孰有加于易哉！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為史氏者宜以正論載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夫何蔚宗之史也，歴敘光武生而神異，以及舂陵佳氣、舎南火光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乗龍以禦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恠也邪。

唐李翱幽懷賦云：眾囂囂以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然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歐公讀其文，恨不得生其時，與翱上下其論。又以為在位君子皆不肯易其歎老嗟卑之心而憂，翱之憂公之心，亦翱之心哉。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亦有以救時行道為賢而憂公之憂乎。嗚呼，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豈獨公之於翱哉！予亦有所感矣。

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橫氣習尚未盡除，其所以異於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書、時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憂深思逺，忠厚懇惻，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藹然溢於言表，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抑亦經歴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

司馬子長傳循吏，以武帝時多酷吏也；班孟堅傳循吏，以明帝時多酷吏也。

挽詩何始乎？其仿諸古虞殯之歌乎。葢送葬者歌以挽柩，即莊周氏之所謂紼謳者也。漢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敘哀以為歌，厥後相承，遂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詞，而因以為引紼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于故舊交遊之哭，或相去數千百里，不能匍匐徃吊、執紼臨穴，於是乎有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為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葢一變矣。又有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而托諸能言之士為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於涕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慈孫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平生有足哀者，則為是以泄其哀。事雖非古，其亦庶乎禮之以義起者歟。

先生與東白先生書曰：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而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録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録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孝宗皇帝盛徳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羣儒緫筆削，天下莫不稱歎得人，是即今之韓曾也。某久辱知愛與聞忻怍，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筆，刋司馬之書，上以彰緝熈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奸佞，使元愷共鯀莫能逃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語為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權重于宰相。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為志，萬勿以萋斐之言而自沮也。

易曰積善余慶，書曰作善降祥，皆極言為善之福，無非欲人知所寶焉。夫子罕言利，而慮其多怨。孟子不言利，而患其交征。則明言求利之害，恐人之誤以為寶也。

香溪范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葢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有，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

## 人物類

先生謂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人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髙弟，徳行如仲弓，安貧如原憲，升堂如子路，頴悟如子貢，皆未能得此樂。當時惟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為狂。故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里了。又曰：曾點細宻工夫卻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于顏子矣。

朱子謂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于博文約禮，而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葢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絶工夫尤難者也。或謂二程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邪。

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于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于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髙處，伯恭疎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于朱子乎。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者英材尤眾，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況于聞而知之者乎。

某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隠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于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

康節謂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詠，皆順境也；惟夫床琴于浚井之日，弦歌於絶糧之餘，以至飯疏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徃而不樂焉，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

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明范希文真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處。如程朱，則是聖人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

今江西之學，還有陸氏遺風；浙中之學，還是事功史鑒上重。

漢髙祖取天下，當時太公在，他只自取，後尊其父而已。所以無太宗之失。

後世人主，惟魏孝文能行三年之喪。

文伯母之擇師而教子成人，孟母之三遷而教子為賢，又皆能躬績織以勤其家，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

荊公文章節行髙一世，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而心術行事，顧與呂蔡童為伍，其可惜也夫，其可惜也夫！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於是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為孔明懼也。夫昭烈之為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智術相禦有如是者！於托孤寄命之際，而置嫌疑于其間，安在其能托孤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乗之，而為武庚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間，奸臣假之而興管蔡流言之變，造夏竦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于居東；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相。曾謂劉禪之昏庸，而能任賢勿貳者乎？

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羣詞彩精拔、沖淡深粹悠然自得為言，要皆未為深知淵明者。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於天命民彛、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廬稱其述酒荊軻等作，殆亦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魏錫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跡。觀是三言，足以見其為人。而節槩之髙文章之妙固有不待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宋錢宣靖公若水，方其進而佐同州直玉堂副樞宻也，政事文章謀猷諫諍傑然有聞于時，固非徒進者矣。及其有感于呂蒙正劉昌言之事，而蹝脫富貴若將凂焉，亦豈茍焉而退者。有宋三百年，士風之美，重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自宣靖倡之。而文信公之孤忠大節，又嘗有慕于宣靖之為者，則其有功名教，豈下于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哉。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尚通尚法，尚直尚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質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材宰相者。獨魏鄭公恥其君不為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為勸，頗為知學。夫何建成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宣公乎，論諫數百，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議一書，若罪已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馭將財用稅法，纎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葢三百年間一人而已。

東萊之學尊司馬遷。

範香溪之學，心箴盡有功夫。

何王金許得考亭真傳。又曰：四賢何最切實，王金許不免考索著述多些。

東萊於香溪，四賢於東萊，皆無干涉。

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動得人。

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熏其徳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亷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

某當時在翰林文字，多主諷諫，極為陳文所惡。每考置之下列。劉定之每爭之，陳欲除某出外，定之以陳選事勸之，乃留在翰林。

司馬公、範文正公近道。

程門弟子所得，呂與叔髙，游楊謝流於禪。尹子敬上有功，義上還欠，為母誦金剛經。

朱門弟子，吳伯豐好，蔡西山父子陳北溪黃勉齋受吾道之托，真西山之學亦文章重耳。

明道之才近聖人，伊川還是賢人。

許衡吳澄之學，許尊信朱子，吳出於饒雙峰，雙峰出於勉齋。

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點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

本朝人物，節義取方孝孺沈良一，文章取宋景濓，其次節義取李時勉，政事取周忱。

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為天下第一流。

又謂：白沙不免流於作詩寫字之間。

今日士大夫曉達天下國家事，惟張廷祥。

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

胡居仁持敬有工夫，但亦是死敬。適於用處不通，欠明義工夫。且如赴庠序鄉飲為大賓，是時年尚未五十。

宗忠簡真濟急之才，且有忠誼。因論濟天下之急，須是大才，又要有忠誼之心。忠簡是吾金華大人物也。

張廷祥惡商公，景泰之事後，因其天順中復起，欲彈劾之，不果，遂謝病歸，不肯與同朝。

許人之善亦難保。昔周恭叔少年能娶盲女，伊川以為不能，但恐其進鋭者退速。至後來身偶賤倡。今林居魯少年時父為禦史，勸父不受皂隸錢。及自為推官，乃有簠簋不飭之誚。

羅一峰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一峰曰：我卻又不能修政立事。

李閣老與柯學士論景泰易成王事：但當時我不在，若我在必不從。後遇今上欲尊周太妃為皇太后，此事遂曲從。柯問何前言不應後語？李謂：便是事到手又難做了。先生以為李只是貪官爵，舎不得一去也。

陳白沙謂我與莊黃諫元宵燈火事，入仕之初，又遇天子登極未久，此一著做得卻好。

康齋出處第一著，白沙第二著，一峰第三著。我輩又是第四五著了。

見周郎中近仁論及王塚宰，以為此老盡公正有力量，明之一字尚欠。須是明方能知人。

吾同年諸君，因羅公首倡為善，皆激厲做好人。一時朝廷之上好看。

胡東洲提學好賢樂善，能受人言處人不可及。

羅一峰剛毅不可及。

姚天官，與某相見還問天下人才。及尹為天官，見周時可謝某主事為賣俸帖而已。

一峰初到南，翰林金卿與髙都相望皆具鵝酒禮送之。羅言天下當受惠者尚多，士君子徃來何必以物，峻卻不受。謝元吉初為庶起士時，急急求選官。後遷官做好人除禦史，遂論諫被謫南陵丞。年三十八乃乞致仕。

陳士賢初擢禦史，賀克恭初擢給事中，皆辭不願受，以難盡其職也。皆至於哭。後二公竟做出好來。

陳文閣老死，其子請諡，被諸公排劾，不得諡為文，後諡莊靖，又被陸淵之劾，只合諡曰醜曰繆，安得莊靖美諡？

謝楓林恒以古人竒節偉行自許，故其居官，言人所不敢言，為人所不敢為，雖擯廢厄窮，而意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

自予謝病歸田里餘二十年，里少俊多辱與遊，予取古人為學。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充廣者，與之商確而從事焉。徃徃以為非進取所急，有厭棄而去者。獨董生遵、陸生震數輩以予言為可信過從。

居魯問項尚書忠如何？先生曰：此公當初在荊襄，因流民來多，恐其作亂，皆板釘在舟中，因而閉死。何忍至此？使吾愛民如子，民愛吾如父母，豈至作亂。

或問：龔深之論學尊尚王氏新經，為溫公所辟；尹耕道綱目發明，間有不合凡例而曲為之說者。先儒亦嘗病焉，不當祀之於鄉？予謂：古人祭有道有徳于瞽宗，則二公誠有所未至，然節以一惠而擇從其善，亦後學所當師也。昔王魏有功貞觀，雖不死建成而列祀于淩煙。公榖說春秋，雖未能盡合聖人，而從祀孔廟。則以二公而祀諸鄉邑，以啟其後人，何不可乎？

直夫之出猶為彼善於此，第恐不能由所為袖手而歸，不若不出之為愈也。葢嶢嶢易缺，皦皦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古之君子若龜山和靖，晩節之出猶不愜眾望。

兵部尚書徐禧，雖吏員出身，甚有大人之量。又識人知事變。因侍郎蹇誼叱駡辦事官為狗吏，遂見幾，明日乞養病歸。朝廷知之，責蹇。徐公以己不應此任，且薦蹇以自代。囑家人莫恠恨他，以為他日有變故，他必能替我死也。

林井庵立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畏權貴。

## 拾遺

今日士大夫，老成清謹者為上，其次只是鄉願，下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矣。

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未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覩其效，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邪。

直道難行而羣吠紛紛，古之君子所不能免，惟求無愧於吾心而已。

當時士君子要論諫，被同列泄謀，必媚權貴，甚壞事。今之學者多屑屑計較，只是量狹。

朋友相見便須盡言極論，不要留待，以相會不常也。自述見人只據平日說出來，不設町畦，不顧慮闗防，頗于易簡上有工夫。

論人物當推心衍。

天地亦只是數安排定。康節數學，是他見得到如此。明道伊川不從者，葢欲以理回轉其數之變處耳。所以兩先生不泥于數。

吾婺先輩文章，皆渉理趣者，由其習聞諸老先生道學風聲也。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者，權也。

桐宮之事，孟子以為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徳，而天之厯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茍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

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為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為君者曰：吾不可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

今日士大夫彈劾大臣太監者，多不得其情。須是如羅一峰彈李賢起復事，三反五覆，說得他倒，服得他心。李公因而慚忿，遂至於死。

法無古今，便民者為良法；論無當否，利民者為至論。

晉之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

先生問：浙中見有好人才否？董遵以為亦落落多，只是務舉業求仕進者。有志于聖賢者固未見，有志於經濟者亦少。先生以為：國家三年一開科，取賢才若如此，世道如何會好？

天地間氣到此時都弱了，至於生出人來亦罷軟，厭厭不振，少有氣節。

世變得不好去，芝蘭亦變為蕭矣。

昔秦穆公之殉葬，而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其間豈無有位而富貴者，然皆泯沒無聞，而獨子車氏之三子，至今為烈。葢以黃鳥之詩存焉耳。

吾平生一切玩好之物皆無所好，惟好古書而已。昔在閩，胡文定公子孫有一監生，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與，因問其家再有重本否，彼云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與刋之，不敢私取為一己所有也。

昔廬陵有四忠一節祠，文丞相履善少嘗遊之，而欣慕曰：死不爼豆其間，非夫也。厥後文果以精忠大節著於天下，視前人尤有光焉。非祠之感而然乎？

先輩有言，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人之子孫者難；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聖賢之子孫尤難。葢以前人之功徳極盛，而後人不克肖焉，則未免辱其先矣。斯所以為難也。

身也者，親之枝也，親雖不存，而吾身存焉，必思所以立其身。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一出言一舉足，皆不敢有忘，若古之聖人君子者。行道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豈非所思之大者乎。

吾越先正呂公升者，嘗僉閩憲，仰天一祝，而害稼之螟盡死。則天可格而物可感矣。

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發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秦晉遂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葢天將變夏為戎，而其人已先化為戎也。

今世之士，但得登科甲為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豈復有求益者哉。

人之處世，如舟在江中，或遇安流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何收殺，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其所以處之之計，能不失於道，則可矣，雖聖賢亦不過如此。

## 行實附

楊亷曰：先生諱懋，字徳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人，登進士選翰林庶起士，授編修。諫作鼇山燈詩，忤旨，黜為臨武知縣，用給事中毛弘言，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年四十一致仕。弘治辛酉，起為南京國子祭酒，遭喪力辭不允，服闋赴召，三載凡五疏，皆乞休，竟不待報去任。正徳庚午，起為南京太常卿，再辭，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今上登極，特升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用禦史胡瓊言，璽書存問之，使及門而公不待矣。年八十六。別號闇然子。學者稱為楓山先生。嗚呼！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庸非公乎！

門人唐龍曰：先生天挺其質，瑩乎美矣。由學以達本，介以辯，其貌于於，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於心，超乎富貴而藐之真浮云。栩栩爾其詞恂恂，及論事決議，明計利害，直指是非。退而在野，憫時憂國，心未嘗忘。環堵蕭然，將終其身而無慍色。

門人湛若水曰：先生自謂一生委靡，君子曰盛徳之至。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人畏，不為名髙以立異，而人自有不可企。忠信一貫，表里無二，非盛徳其孰能與於是！門人從子拯曰：翁行部積勞，觸瘴成疾，恐貽親憂，歸志益堅，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塚宰尹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翁矢口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為具奏，得從所請。時年僅四十一。

莊定山嘗稱：翁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為矯飾。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峰嘗稱吾弟徳懋，雪力澄山之才也。

林俊曰：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史子，意所詣極，將欲起婺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云之派，以上接東萊晦庵之傳。

邵寶曰：先生自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於海內，自史館左遷，涉厯中外，未克展布，晩始起為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隠然系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上之初政，有意用之，問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于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于先生，其共謹康靖之節，平暢醇雅之文，簡亷樸直之風，在朝在野，遐邇承向，葢不動聲色而耿耿回瀾，老益惇篤。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於世，則豈可哉。

蔡清曰：聞章先生動息皆以奏聞起取為意，清謂先生今決無意出矣。其聞起取之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納諸耳矣。比來復出者俱不得完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臥林下，保全令徳，斯亦足壯士風。淑士彚而為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其所守，乃所益上者也，況今既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只將以纂修文墨事取用，誠亦不必竟其事矣。

王守仁曰：先生專一主敬，國子祭酒時年踰七十三，疏得請。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翁已先幾去矣。

沈伯咸曰：楓山任道録實詳矣。嘉靖丙申，咸捧勑過蘭羞芼祠下，特書六經先覺，榜之風後學爾。訓導王一元先生子接出語錄草，曰：此漁石少湖師意也。咸乃三復考證，越十年，丙午六月刻於嘉禾少泉精舍。

## 延平答問宋朱子撰

丁醜六月二十六日書云：承諭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于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為己物也。更望勉之。

戊寅七月十七日書云：某村居，一切只如舊，有不可不應接處，又難廢墮。但靳靳度日爾。朝夕無事，齒髪皆已邁，筋力漸不如昔，所得于師友者往來，於心求所以脫然處，竟未得力。頗以是懼爾。

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凖。玩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唯征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大率難得學者無相啟發處，終憒憒不灑落爾。

問：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東坡謂：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當隠忍遷就。于義理之中，使事體漸正，而人不見其改之之跡，則雖不待三年而謂之無改可也。此可見孝子之心，與幾諫事亦相類。先生曰：三年無改，前輩論之詳矣。類皆執文泥跡，有所遷就失之。須是認聖人所說，於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如說春秋者，不忍遽變左氏有官命未改之類，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東坡之語有所激而然，是亦有意也。事只有個可與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處，自應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隠忍遷就，使人不見其改之之跡。此意雖未有害，第恐處心如此，即駸駸然所失處卻多。吾輩欲求寡過且謹守格法為不差也。幾諫事意恐不相類。更思之。

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熹恐夫子告孟孫之意不然，蓋言父母之心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猶恐其有之以為憂，則余可知也。為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所以奉承遺體，而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哉？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啟手足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逺游游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先生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當如上所說為得之。舊說不直截聖人之告人，使知所以自求者，惟深切庶可用力也。

問：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熹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蓄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不知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熹謂當以春秋所書歸生許止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為過。不然，設譬引喻不應如是之疎，而子遊之賢，亦不待如此告戒之也。先生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為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處，皆所以警乎人子者也。若謂以春秋所書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為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止。各是發明一例也。

問：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熹竊謂亦足以發，是顏子聞言悟理，心契神受之時，夫子察焉，而於心有感發也。子夏禮後之問夫子，以為起予，亦是類也。但子夏所發在言語之間，而顏子所發乃其所自得處，有以黙相契合不待言而喻也。然非聖人有所未知，必待顏子而後發，如言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耶？先生曰：亦足以發。前說似近之，恐與起予不類。深玩之可見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固是如此？然亦須知顏子黙曉聖人之言，便知親切道體處，非枝葉之助也。他人則不能見如此精微矣。妄意如此，氣象未知如何。

問：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殆，而謹言行其餘，蓋不博無以致約，故聞見以多為貴。然不闕其所未信未安，則言行之間意不誠矣。故以闕之為善，疑殆既闕而于言行有不謹焉，則非所謂無敢慢者，故以謹之為至，有節於內。若此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期以干祿也。而祿固已在其中矣。孟子曰經徳不回非以干祿也，與夫子之意一也。伊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為急，故夫子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恐亦是此意。未知是否？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藴亦欲發洩而見諸事爾，此為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已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徳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伊川所謂才有縫罅便走了之意。

戊寅冬至前二日書云：承示問，皆聖賢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學之篤如此，又安敢黙黙也。輒以昔所聞者各箋釋於所問目之下，聊以塞命爾。他日若獲欵曲，須面質論難，又看合否。如何？大率須見灑然處，然後為得。雖說得，行未敢以為然也。

問：向以亦足以發之義求教，因引起予為證，蒙批諭云亦足以發與起予不類，熹反復思之，於此二者但見有淺深之異，而未見全不相似處，乞賜詳喻。先生曰：顏子氣象與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氣象於胷中，然後體會夫子之言，亦足以發與起予者商也之語氣象如何，顏子深潛純粹，于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即黙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黙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子夏因問詩如不得繪事後素之言，即禮後之意未必到似有因，問此一事，而夫子印可之意。此所以不類也。不知是如此否？偶追憶前日所問處意不來，又未知向日因如何疑而及此也，更俟他日熟論。

問：春秋威公二年滕子來朝，按滕本稱侯，伊川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熹按楚是時未與中國通，滕又逺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但為宋役爾。不知伊川別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屬楚者，亦未嘗貶爵也。胡文定以為為朝威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滕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會葬，猶稱子，夫豈以祖世有罪而並貶其子孫乎？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不知當以何說為正？胡氏又謂凡朝威者皆貶，獨紀侯以諮謀齊難而來，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皆無貶焉。熹竊以為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也。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會鄧事。傳皆有說可據。伊川胡氏依公榖作紀字]先生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于先王之時世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滕本稱侯，威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党貶，于諸家之說義為精。先儒又以為時王所黜者，胡氏以為，果如此則春秋不作矣。恐先儒之說非來喻以謂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並貶其子孫乎？若如此言大段害理。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某竊以謂從胡之說，於理道為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威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非正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為私屬，則不自強而碌碌于時者久矣。自一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沿一義而發，遽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淆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為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請俟他日反復面難，庶幾或得其旨。伊川之說，考之諸處未見。春秋之前服屬於楚，事蹟更俟尋考。又來喻以謂紀侯來諮謀齊難，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無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說，紀侯志不在於朝威，則非滕子之類也。列國有急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之事，傳皆有說。胡氏因公榖作紀字。春秋似此類者多。如齊子糾，左傳只云納糾，伊川乃以二傳為證。又嘗有看春秋之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蹟，以經別傳之真偽。參考義理之長，求聖人所書之意，庶或得之。

問禮之用和為貴一章之義。先生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之道雖以和為貴，然必須體其源流之所自來，而節文之則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無隆殺之辨，知和而和，于節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則禮之體用失矣。世之君子，有用禮之嚴至拘礙者，和而失其節者，皆非知禮者也。故有子以是語門人，使知其節爾。

問：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橫渠先生曰君子甯孤立無與，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熹據此則因也，親也宗也，皆依倚附托之名，但言之漸重爾。所因或失其所親[謂可賤之人不可親也]則亦不可宗[人之可親者必可宗，其不可親者必不可宗也]，故君子非孤立無與之患而不失其親為難，其將欲有所因也，必擇其可親者而因之，使彼誠賢，則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宗矣。其文與上二句相似，皆言必慮其所宗，行必稽其所敝之意，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先生曰：伊川先生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逺恥辱也。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猶言禮義者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可矣。詳味此語，則失親於可賤之人，自無有矣。蓋以禮義為主故也。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東坡曰，夫子之于詩取其會於吾心者，斷章而言之，頌魯侯者未必有意於是也。子由曰思無邪，則思馬而馬應。思馬而馬應，則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此頌魯侯之意也。兩說未知孰是？先生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頌魯侯者偶于形容盛徳如此，故曰思無邪于馬言之者，又有秉心塞淵，然後騋牝三千之意。

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橫渠先生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徳之盛者與。伊川先生曰孔子生而知之，自十五至七十進徳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為學者立一下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兩說未知孰是？先生曰：此一段，二先生之說各發明一義，意思深長。橫渠云化而知裁，伊川云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皆是有力處。更當深體之可爾。某竊以謂聖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為說，必十年乃一進者。若使困而知學，積十年之久，日孳孳而不倦，是亦可以變化氣質，而必一進也。若以鹵莽滅裂之學而不用心焉，雖十年亦只是如此，則是自暴自棄之人爾。言十年之漸次，所以警乎學者。雖中才，于夫子之道皆可積習勉力而至焉。聖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伊川曰灌以降神祭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及終，皆不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謝氏引禮記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此為證，而合此章于上文杞宋不足證之說，曰考之杞宋則文獻不足，考之當今則魯之郊禘又不足觀，蓋傷之也。呂博士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未納、戶喪之未小斂一也解此，與趙氏春秋纂例之說，不審何者為是？先生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如昭穆失序之類；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于天下也何有。

問：或問禘之說一章，伊川以此章屬之上文，曰不知者蓋為魯諱，知夫子不欲觀之說，則天下萬物各正其名，其治如指諸掌也。或以為此魯君所當問而不問，或人不當問而問之，故夫子以為不知所以，微諷之也。余如伊川說，云龜山引禮記，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知也，其為義大，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賾存焉。知此則於天下乎。何有此數說，不審孰是？先生曰：詳味禘自既灌以下至指其掌，看夫子所指意處如何，卻將前後數說皆包在其中，似意思稍盡，又未知然否。

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于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先生曰：某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也何為？

問：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熹謂此非謂不足觀，蓋不誠無物，無物則無以觀之也。先生曰：居上寛為禮敬臨喪哀，皆其本也。有其本而末應。若無其本，粲然文采何足觀。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熹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于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而亦將有以自得故夫子以一以貫之之語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惟此少許未達故夫子直以此告之]曾子於是黙會其旨，故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為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旨哉？而或者以為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逺者告其門人，使知入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如子思之言忠恕違道不逺，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義，曾子之稱夫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幹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于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亦是一貫之理，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其精微反閘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袞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逺，特起此以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十一月十三日書云：吾人大率坐此窘窶百事驅遣不行，唯于稍易處處之為庶幾爾。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為，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多，毎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

來喻以為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雖既放，然夜氣所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猶與人相近。木雖既伐，然雨露所滋，而萌蘖生焉，則猶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此說。大凡人禮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梏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于學者極有力。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恐不須說心既放、木既伐，恐又似隔截爾如何如何。又見喻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聴言動，伊川以為制之於外以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為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為一，庶幾灑落爾。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于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為理道所縳，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逺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己夘六月二十二日書云：聞不輟留意于經書中，縦未深自得，亦可以驅遣俗累，氣象自安閒也。

己卯長至後三日書云：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縦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庚辰五月八日書云：某晚景別無他，唯求道之心甚切。雖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灑落處。以此兀坐，殊憒憒不快。昔時朋友絶無人矣，無可告語，安得不至是耶？可歎可懼。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録中有記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黙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黙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于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梏亡。即夜氣清，若旦晝間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曩時某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逺，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旁無人傔侍，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為至禱也。

承惠示濂溪遺文與潁濱語孟，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邇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本。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二蘇語孟說盡有可商論處，俟他日見面論之。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絶佳。胸中灑落，即作為盡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逺，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此。

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録去。顏樂齋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此一句似非]，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曰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掛牆壁，等閒窺影自相酬。邀月臺詩云：矮作牆垣小作台，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白云亭詩，皆忘記。白云亭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忘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鬬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絶時，正靖康間也。

聞召命不至，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煎迫擾擾，何與我事。若於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髪固滯，便是灑落，即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為如何？為此說者，非理道明心與氣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庚辰七月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聞入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至今淟汩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力，而迄於今更無進步處。常切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日用盡有未合處，或更有闗鍵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丈言語間稍無間，因得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終有纎奸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摩，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以老邁為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涼來，又不知偏侍下別無人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為往來，月十日事疑亦可矣。但亦須處得老人情意帖帖無礙，乃佳爾。

所云見語録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髪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髪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卻如何，須吃緊理會這里始得。某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時陳幾叟與羅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卻似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為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尚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聴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隠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隠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處。來諭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脗合渾然、體用無間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溟溟涬涬，疑未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彷佛多是如此類窒礙更望思索。他日熟論，須見到心寬體胖，遇事一一灑落處，方是道理。不爾只是說也。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謂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此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來諭以謂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個是心那個是氣，即勞攘爾。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即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勁論，吾儕正要如此。

錄示明道二絶句，便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氣味，某尚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時之句，即可。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

二蘇語孟說盡有好處，蓋渠聰明過人，天地間理道不過只是如此，有時見到，皆渠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卻有病，學者若要窮理，亦不可不論某所謂盡有商議者謂此爾。如來諭云，說養氣處皆顛倒了。渠本無淵源，自應如此也。然得惠此本，所警多矣。

某兀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又不敢必覬，恐侍旁乏人，老人或不樂，即未可。更須於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處間更體此意。

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書云：示下所疑，極荷不外。已有鄙見之說繼其後矣。但素來拙訥，發脫道理不甚明亮，得以意詳之可也。

問：性相近也習相逺也，二程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尹和靖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葢由習相逺而為言。熹按和靖之意云性一也，則正是言性之本，萬物之一源處，所以云近。但對逺而言，非實有異，品而相近也。竊謂此說意稍渾，全不知是否？先生曰：尹和靖之說雖渾全，然卻似沒話可說，學者無著力處。恐須如二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使人思索體認氣質之說，道理如何為有力爾。蓋氣質之性不究本源，又由習而相逺，政要玩此曲折也。

問：公山弗擾佛肸二章，程先生謂，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又云欲往者，示人以跡，子路不喻。熹疑召而欲往，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可復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不知是否？又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聖人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此語意中微似年木隨身之意，不知然否？]；于佛肸恐其凂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凂己之意，不知是否？又謂示人以跡者，熹未喻其旨。先生曰：元晦前說，深測聖人之心，一個體段甚好。但更有少礙：若使聖人之心不度義如此易動，即非就此更下語。又兩條告子路不同，即其疑而踰之以下，亦佳竿木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之語，求一指歸處，方是聖人廓然明達，無所不可。非道大徳宏者不能爾也。子路未至此於，所疑處即有礙。龜山謂之包羞誠有味也，示人以跡，恐只是心跡。據此事蹟皆可為然，又未必爾者。蓋有憂樂行違，確然之不同，無定體也。

問：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為門人而發。熹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為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先生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言，可知旨歸矣。

問：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者易地而處，又何如？東坡云，箕子常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聴，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逺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為重，而非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為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為處當何如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辟，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緣何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于動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于初爻以顏子不逺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徳、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為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辛巳上元日書云：昔嘗得之師友緒余，以謂學問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書云：某村居一切如舊，無可言者。窘束為人事所牽間，有情意不快處，一切消釋，不復能恤。葢日昃之離，理應如此爾。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咈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於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為其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不同爾。若五十矣尚昧於所為，即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辛己中元後一日書云：諭及所疑數處，詳味之，所見皆正當，可喜。但於灑落處恐未免滯礙，今此便速不暇及之，謹俟涼爽可以來訪，就曲折處相難，庶彼此或有少補焉爾。

辛己十月十日書云：看文字必覺有味靜而定否

承録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徳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盡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宻，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某衰晚碌碌只如舊，所恨者中年以來，即為師友捐棄，獨學無助，又涉世故沮困殆甚。尚存初心，有端緒之可求，時時見於心目爾。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書云：吾儕在今日，只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為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爾。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覺之効，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惜詳及，庶幾彼此得以自警也。

壬午五月十四日書云：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絶不相該貫，此病可于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著處理會，久之知覺漸漸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也。

壬午六月十一日書云：承諭仁一字條陳所推測處，足見日來進學之力，甚慰。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唯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及閘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沈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要切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傾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傾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概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録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緣何見得本源毫髪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徳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効。若欲于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黙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于吾党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徳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尚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徳有所難言爾。如女奚不曰下麵三句，元晦以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謂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因事而見爾。若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里，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唯儉徳避難，更如韜晦為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壬午七月二十一日書云：某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與家人約二老，只欲在此。繼而家人為兒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往來彼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他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羅先生游，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佽助，為世事淟汩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頺墯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之如。

封事熟讀數過，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為名爾。書中論之甚善，見前。此赦文中有和議處一條，又有事迫許便宜從事之語，蓋皆持兩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斷然不可和。自整頓紀綱，以大義斷之，以示天下向背，立為國是可爾。此處更可引此，又許便宜從事，更下數語以曉之，如何？某不能文不能下筆也。封事中有少疑處，已用貼紙貼出矣，更詳之。明道語云，治道在於修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吾儕雖在山野，憂世之心但無所伸爾，亦可早發去為佳。

辛巳八月七日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疎漏欲頺敝處，氣象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略略修治，亦須苟完可爾。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迭，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語只平說，尤見氣味深長。今已抄得一本矣，謹以奉內，恐亦好看也。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剰，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先生批云：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為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先生勾斷批云：以上大概得之。他日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為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纎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即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隠顯精微之間，今録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即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宻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先生勾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宻為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甚慰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逺矣，又不知如此上則推測又還是不，更乞指教。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鑒，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録明道此語，于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謝先生確實于日用處便下工夫[又言吾每就上作工夫學]，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録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唯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為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里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里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晬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徳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為如何？先生曰：養氣大概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為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彷佛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盡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跡，然人卻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跡，然人卻自然秉彛之性，才存主著這里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為如何？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微顯之理，于承祭祀時為言者，若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于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慮始得。講說不濟事。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更於此數者一併體認，不可滯在一隅也。某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壬午八月九日書云：此個氣味為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這個風俗如何得變。某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涵養韜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流俗逺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須如文王方得。若未也，恐不若且誦龜山與胡文定梅花詩，直是氣味深長也。如何[龜山詩：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鬥雪，好藏清艶月明中。右渚宮觀梅寄康侯]

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何[書後注此數語]

十月朔日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子細點檢，盡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修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至祝至祝。

癸未五月二十三日書云：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六月十四日書云：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録？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為悔。來諭云悔吝己顯然，如何便銷隕得胸中，若如此，即於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謂有失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為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即隨處發見之時，即于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于靜黙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坐此境界中爾。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卻只要絶念不采，以是為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為然，便中示報為望。[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録中意卻未盡。他所以如此說，只是提破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低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即渙然冰釋，無復凝滯矣]

某人之去傳者，以為緣眾士人於通衢罵辱之，責以講和誤國之罪，時事遂激而一變。或以為逐此人誠快輿論，然罵辱之者亦無行遣，恐使人失上下之分。某竊以為不然。今日之事，只為不曾于原本處理會，末流雖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義。舉此不知其它，即弘上下之道而氣正矣。遐方所以盛者，只為三綱五常之道衰也。

七月十三日書云：在此粗安。第終不樂於此，若以謂隨所寓而安之，即於此臲卼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

七月二十八日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辟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道衰逺方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如前日有旨有升擢差遣之類，緣有此利誘，故人只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於此留意，二者苟不爾。則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黙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聴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

又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 延平答問附録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于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個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隤墮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晬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

延平先生氣象好

熹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縝密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只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已死]。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逺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逺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呌一人，呌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呌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嘗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杯，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迥。後來收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個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収斂在此，勝如賓士。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時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里，又差從釋氏去。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幹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隠顯昭融。萬變並酬，浮云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遊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徳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乗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屍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絶如線，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誾誾侃侃，斂衽推先，氷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斾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復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眾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祭文]。

先生諱侗，字願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甯郡太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大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大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逰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雒之學于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逰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為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于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乗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於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為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仿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甯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余，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彚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黙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聴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縦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于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恱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宻，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黙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逺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啟語及先生，鄧曰：願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逰，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絶。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徳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已。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畆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于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窀穸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藴，使具其事以請銘于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徳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為不久；聴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為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逺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行狀]

# 河南程氏遺書

(宋)程顥、程頤著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一

###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幹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它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幹幹』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跡，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台，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卻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個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跡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跡一也，豈有跡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游方之內」、「游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天地之閑，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幹幹」，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于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于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于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鬥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卻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人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論，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個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個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並墓人為墓祭之屍，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于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荊棘，殽亂桮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屍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為一？

墓人墓祭則為屍，舊說為祭後土則為屍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後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古人祭祀用屍，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屍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己與屍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屍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會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系甚重，豈可忽哉！

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幾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國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矌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為上，非為十人皆愈為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為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于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劄，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卻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遂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人有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辦，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禦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禦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它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象，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蔔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籲言：「趙澤嘗云：『臨政是事〔一〕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卻為彼』，盡似見得，後卻云『自有鬼神』，又卻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後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為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所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官黝之勇，在於必為；孟施捨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為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

###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心一作體。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閑，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卻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卻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為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醫書言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一〕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

「博施濟眾」，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眾」者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閑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眾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眾。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茍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幾幾。』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顥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個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一〕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迭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鑒，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征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征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系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系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征之事全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明「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閑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閑，則待之之禮為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系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閑則又系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幹卦言聖人之事，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系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卻甚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系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氾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者，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茍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惟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釆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皆所未備。

孟子之于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于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孟字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于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郯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一有地字。為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佗，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時本注云：「橫渠云：『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大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佗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系時之汙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卻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一字。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p字。只有望于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概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別鋟版者，則當以此為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里去？又其跡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黠胡爾，佗本是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個人。又卻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為其學者，詰之，理雖有屈時，又卻亂說，卒不可憑，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為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考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盡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卻竟無得處。佗有一個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跡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卻都沒人去（里）〔理〕〔一〕；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佗又有一個鬼神為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閑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去里。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二〕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于名言之中，揀得一個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卻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個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三〕也。諸本無此八字。學者于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于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並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饋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為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籲！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個，氣豔大小大。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為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于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里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為也？」

伯淳自謂：只得佗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卻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佗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卻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卻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卻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蔔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于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它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幹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里動，則於佗輩有一作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佗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個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佗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里缺了佗，則便這里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個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佗這里，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個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佗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卻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閑，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個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閑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佗惡未著，那誅得佗？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閑哉？只有一個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個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個定來助知止也。詩、書中凡有個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個包涵遍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個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個誠，更有一個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個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這個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即事一作唯，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曆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個道理在那里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于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元本無不字。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言，卻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己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佗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屬下文。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云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吃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里，何必如此。」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閑。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台，須大做腳須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概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里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佗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個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個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一作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個循理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個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阱。據此個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閑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個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個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卻似個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卻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佗說便亂道，又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佗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為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盡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為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為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為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為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個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為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眾議以為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為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於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云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為自家這下元未曾得個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個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一作存。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佗私意說個。要之，只有個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盡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一〕吾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里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個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辟，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一作又。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卻未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卻都休。

冬至一陽生，卻須鬥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個理。

古言幹、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個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個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干、坤也。各自有個消長，只是個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雕，只是後雕，雕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卻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個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士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佗子厚有如此筆力，佗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佗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跡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卻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為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於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睢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後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後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後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佗人恐不及此。以其為教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個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群臣、遣戍役、勞還（率）〔卒〕﹝一﹞之類，皆是為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為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為合這一個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騋牝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駉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卻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為非此則不能坰牧。又如考盤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于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塞淵有義理」，一作「塞淵于義理」。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只為常是這個道理。此個一作理。亦須待佗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如稊稗」。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于面，盎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卻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視一作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個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里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卻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盡說得，亦大段漏泄佗天機。人于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佗。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

言個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個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亡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無故字，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卻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一壞字。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卻似一個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數百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個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卻鬥，恃一本無恃字。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疏，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天地動靜之理，天圜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党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不愧屋漏」，便是個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個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盡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彩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個理，以上卻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于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為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于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遊酢，非昔日之遊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佗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佗已去，不知今日卻留下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憐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佗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元豐四年取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處曰添二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一作地。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佗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為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綦。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升，此則不可。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眾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眾，而光武昆陽之眾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眾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淚，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疏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卻念得一部杜甫詩，卻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個有，一個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個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托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托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于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為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盡神妙，須盡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為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為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卻當甚為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期內，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為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為叔為伯也，故須著道為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卻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後詔云：「孟元孫女。」後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下

###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種諤、沇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于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褔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為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幹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為此氣，又所為者小。舍大務小，舍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坐如屍，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為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眾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個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本通下章為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為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饋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于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佗，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幾之義。同幾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呂氏歲時失之疏。兩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今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佗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為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佗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個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一作心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個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個理。此藥治個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于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于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個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于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為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著一個意思，則與人成就得個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暨用心自觀，即覺其為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為中系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卻未可知。佗藏府，只為元不曾養，養之卻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佗藏府有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幹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個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佗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蔕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脈起于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沖，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為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里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己不能知，卻知為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為陽，胸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鬚髮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個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個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個秋底氣象，只有一個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個事，又著個甚安排得也？此個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獮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個理則一般。其必一作有。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于一作為。天中一物爾。如云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缺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著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捄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雕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雕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盥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個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為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禦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為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于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為法觀之。葬，須為坎室為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椁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卻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于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只一作則。消使塚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卻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卻椓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佗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佗，留佗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曆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撲之。若既撲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並州則知數百里閑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為冬為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個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個鄉里粗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為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啟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為深仇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為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卻濟事。

父子異官者，為命士者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官，猶今有遂位，非知異居也。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三

###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脈最可體仁。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問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卻恐賢問某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屍居卻龍見，淵默卻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則彼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于海」，若要熟，也須從這里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遂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髲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須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轂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個見得如此，正是子思吃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于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下一有柔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樑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為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云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卻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恢一作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准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眾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邢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卻太平後，某顯為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醜寅之所建，歲三月為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為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為一王之法，欲為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為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准，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為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蔔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斷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個亦得，謂通古今只一個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盡有好處。老氏「穀神不死」一章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恒弒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曾為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卻則得。若要真得，一作識，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一作毋。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為屍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屍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屍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偽，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里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為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辟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範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屍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里，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範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醜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里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右伊川先生語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四

### 二先生語四

遊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于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通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跡非也。」曰：「所謂跡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跡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于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

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于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于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通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

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世之號為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為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一作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後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斷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宨淑女」，即後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後妃之心為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鬥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鬥訟可息矣。昭遠本連上一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祟，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仇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仇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云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云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叛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侮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于易備言之。

幹，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納」，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于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于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五

### 二先生語五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于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一作事實。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于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盡是明快人，顏子盡豈弟，孟子盡雄辯。

孔子為中都宰，「知其不可而為之」，不仁；不知而為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舄幾幾。」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幹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在人一心念不念為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于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于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女。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幹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六

### 二先生語六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質夫沛然。擇之茫然，未知所得。季明安。

兄〔一〕厚臨終過西郊，（一作洛。）卻相疑，平生不相疑。

叔〔二〕不排釋、老。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一作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鯀、皋陶，（一作夔。）時與孔子異。

正名養老。荀文若利。魏鄭公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寬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一無自然字。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一本「聖人修己」以下別為一章。

「博施濟眾」，非聖不能，何曾幹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一本此下云：「繞塔說相輪，不如便入塔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為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溫，言厲。佗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子全之。

大圭黃鍾，全沖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欲，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心氣定，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盡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一，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為一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辟，民不改聚，只修治便了。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一作置。些私吝心吝心，一作意。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龍敏。撾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于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一作有。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止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個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久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楊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意，一作怠。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人，忠信而出。油火上竿禁蜈蚣。

涵養著樂一作落。處，一作意。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一作漸至德成。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齋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卻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稃二米秬黍，則是天地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云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苔木氣為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草類竹節可見。黃鍾牛鳴。

意言象數，邵堯夫胎息氣。此三字，一本作「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工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幹、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卻不見得緩急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有廟即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為，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慎終追遠。不止為喪祭。

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素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為，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為？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為？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卻反人情。

聞見知登九層之台。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為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屍，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木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可字。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為己，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抑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為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為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百畝，三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著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之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知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氾濫，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辟，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氾濫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為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發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為一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為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斯乎哉？不斯也。

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舍則去，思之不熟也。

二經簡編，後分者不是。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于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卻是〔一〕有至憂。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物。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為治之因，亂必有為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怪。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祟之，皆楊子之失。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概；「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為，毋固執，毋有己。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眾」，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為之極，莫若極貴貴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請出踐更錢，此最義。一作最沒義。

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一〕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綿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屍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辟楊、墨為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為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取一作可。信，其它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于禮樂」質也；「後進于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上疑當作尚。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以成王道，余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製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乖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之學天性。此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恒弒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麵「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于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卻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己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辯。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差。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于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七

### 二先生語七

此卷亦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與人為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暇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眾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槁鞂、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里。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舍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眾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為東，西不必為西。唯聖人明于定分，須以東為東，以西為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祟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雍也仁與不佞。」晦叔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曆。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為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遊兵夾持。○夾一作挾。

事，往往急便壞了。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卻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玩心精明，上下同流。

敬下驢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卻是小，陳先生大分守不足。○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時一作世。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氣楪子，何不可？若有為果子，系在他上，便不是。信得及便是也。氣，一作幾。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一〕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為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益善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卻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卻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援，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為井所拘，卻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昏不為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八

### 二先生語八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乖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怍者難。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官適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宗曉，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跡」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跡，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即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蒞」，「動禮」，為政始末。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政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為是乎？匏瓜「系而不食」，匏瓜無所為之物，系而不動。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為？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跡，子路不諭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作示人。

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履說，不獨不施〔一〕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恥辱也，因恭信不失其所以，一無以字。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余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更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道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本，一作體。

「集義所生者」，集眾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九

###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人一作仁。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

萬物皆有性，一作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為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幹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系乎時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跡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眾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也。子遊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所失而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時天下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是諸夏之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褅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褅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敵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尚未免于有為，蓋滯跡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于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爾。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于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人有鬥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鬥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凡人有欲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保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與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有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甯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于粗俗，聖人勉使為仁，曰：「雍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言也訒」。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難，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

###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蘇季明錄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請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木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一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演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于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生。」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程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釆地盡多。」又問「其它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釆地多。概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人？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正叔言：「人志于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為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盡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向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岩，敕使人于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為小兒玩之致死。此只為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有害，一作有毒。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党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修。」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為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懇辭台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為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盡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遂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為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船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船，續以救兵，反為賊兵會合禽殺，吾眾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余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為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鬥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正叔言：「郭逵新貴時，眾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己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個大肚皮。於子厚，卻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為之于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為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為九州島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為邑，不為城牆，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盡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並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盡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于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正叔辨周都言：「榖、洛鬥，毀王宮，今榖、洛相合處在七里店南，既言毀王宮，則周室亦恐不遠於今之宮闕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盡記得熟。」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為艱，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以一作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一

###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錄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一作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隻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一之也。而兩之。」不兩則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之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眾，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為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辟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佈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聲氣名理，形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茍，則其餘皆茍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下雷行，付與無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幹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己。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當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為是，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為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一作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台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所為也。觀其所由，由，所從之道也。察其所安。」志意所安也，所存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為，孟施捨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捨之守約也。子夏通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醜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系。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

「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群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知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

「仁者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無妄，震下幹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眾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于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知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遊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通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系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於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佗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薑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祿，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螽斯惟言不妒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禦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幹，陽一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一有物字。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作躁。「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辟」，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幹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茍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鑒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幾幾」，取狼為興者，狼前後停，興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舄幾幾」，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克母也。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楊子云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元，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一作亦云富有。也。「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於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勝則招怫。一本作氣忿則招怫。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里，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此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一作億。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亡。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為己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寬體胖。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表里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說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于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個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幹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修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跡」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二

### 明道先生語二

戌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卻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卻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個中來為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卻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垛，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于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者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三

###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劉絢質夫錄

「公族有罪，磬於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于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辟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羅本罪作惡，誅作去。）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四

###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質夫錄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為己為人，羅本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于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個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五

### 伊川先生語一

入關語錄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一無此字。無己。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即。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為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系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一作他。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為，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為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道。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耳剽臆度。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訂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隊。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個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舉禮文，卻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卻只是明道。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為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為數十龍，不當同為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佑、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為？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盡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它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盡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為王導所致，乃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為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為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跡，然亦盡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氣生。於真元。元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卻將既生之氣，後來卻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跡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里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己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齊，不齊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它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張。里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卻收以為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佑，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他，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里，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卻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以。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吃了，種糯，使之化為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于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一有雖字。無閒暇，終是一無二字。少工夫。然思慮則盡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盡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盡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纖一作綴。奸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卻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卻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為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個塗轍。

「安安」，下字為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個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一作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卻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咸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己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為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作且。為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五常，若只是兼體，卻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它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幹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為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箸，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如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肉〔一〕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跡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一作力。儒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為。心所以然者，只為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個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盡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卻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它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一無二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卻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己可克，一有「學者之」字。始則須絕四。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系虜將去，隨其所處，己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眾不可奪也。若並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于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一無味字。聖人之一無之字。氣象，不可只于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于臣，父聽于子，動則弒君弒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並其法又壞，亂甚于魯，故其弒亦先于魯。孔子之仕于魯，所一作欲。以為之兆，得可為處便為。如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眾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一作意。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此，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回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閑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聖人為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有。二。言開闔，已一作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于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聽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夢說之事，是傅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蔔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如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閑？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匹夫之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栗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為冬降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盡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卻言配義，如以金為器，既成則目為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絪縕，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為志？志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為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堤，無禹堤。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誣祀，無之字，誣又作淫。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寧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卻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辟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合。不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為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為堯號，乃稱「放勳日」。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為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為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為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為事，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跡，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個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准？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紿終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恕」，「粗以厲」，「仇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金，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可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于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辟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為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主，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如。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道，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卻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系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為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為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一有高字。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為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于太祖廟，一有以字。群廟之主合食，是為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為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一有即字。當言有事。吉稀于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陶匏稿鞂，埽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側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側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便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一有不字。信。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遊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睿聖，狂不必是狂狷。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屍如配位時，男男屍，女女屍。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祝今日事之，便知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鑒在此，萬物畢照，是鑒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眾」，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島四海，然九州島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為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修已安百姓，須有所施為，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為義。一作山，一作土。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于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幹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一作只。有深淺大小。

嚴成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為。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辟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為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于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約。敬是。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為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拯。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不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徇〔一〕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盡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堯之于民，匡直輔翼，聖賢于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一作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索。或作賾。

「云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烝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云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幹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齧人，北五台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于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為中。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六

###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日：「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七

### 伊川先生語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個法式，其詳細雖不可雖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一〕，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很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卻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卻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以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于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于初心』，然某于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榖，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于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冠，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卻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于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回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個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于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卻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遇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閒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卻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于夷狄，大失則人於禽獸。人理，一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

人或以禮官為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托。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個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卻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一〕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人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人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系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個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一本，睽卦以以下，別為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為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為相與為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一作必。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屍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偽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卻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祭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一〕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一作不。為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個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里有個甚麼？只可謂之中。如幹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個知見難。人只被這個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一作有。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個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個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個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于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河南程氏遺書(宋)程顥、程頤著下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八

###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故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此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幹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于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為未仁，此甚小卻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楊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個『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啟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仁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一〕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榖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如榖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卻無信。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個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恩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忠？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淡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無終。既無首，安得有終？故曰『無所終也』。比之道，須常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膽視，其中自有個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個善，一個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日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于尉。某曰：「卻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使一郡無冤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卻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本柔，須素勉強也。

藻鑒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鑒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個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歪？」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里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佗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佗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日文章之學，二日訓詁之學，三日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牽於訓話，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等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卻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須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信自者。如七十子如仲尼，得佗言語〔一〕，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個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人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佗人言，卻似說他人事，己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于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為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已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己不能之則。」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

問：「敬還用意否？」「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一無此字。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人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個欺人之心，更那里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警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于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感。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個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發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人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教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為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壼水投于水中，壼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遊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聽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佗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是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鬥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人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里，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薑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系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纔窮理便盡性，纔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個蹊轍，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佗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雨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為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為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卻無事，大意卻是在『膽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粲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為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為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于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于義，中人以上安于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一〕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效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常言庵中坐，卻見庵外事，莫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為，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退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卻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後土始得，然又卻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佗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個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處不是，只是個自私。為輪回生死，卻為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為這個，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這個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卻自住，然後卻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己與理為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于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卻為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管道盡高，言盡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貓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發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為塋。佗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眾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個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佗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p生理，一作所以生。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為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個諡，並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佑，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為然。

問：「荊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荊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奸，故人與之為敵。』智不破奸，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荊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苟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為人，繁氣為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為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者,若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為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蚯蚓化為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後世為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閑，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于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里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于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卻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樸，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個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于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個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個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麵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里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里。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里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佗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疏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閑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個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閑，亦可以蔔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系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舍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嬴，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化人，宜甚于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甚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其〔一〕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觀，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茍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茍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盧，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在義為理，疑是在物為理。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

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波否？」曰：「然。湛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茍、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響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響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佗。」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緊人之言近處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佗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個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個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義言。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捨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卻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者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個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性一作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一〕。」「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佗，他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上天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里，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如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一〕？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卻一便為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為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滯。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佗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佗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卻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饑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于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為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卻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卻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佗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眾，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初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個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如哉？』只下這一個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知此。如下麵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卻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于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餒死，然餒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害，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為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於親在，為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上，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有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遊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仇，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恕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巿。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部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一作學。只是一個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個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眾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花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佗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掁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于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眾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唯聖人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卻「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者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眾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饑食喝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卻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眾者，言眾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于惠也。可以與，然卻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卻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眾，固聖人所欲，然卻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問「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有為也。若無所不為，豈能有為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為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人。』聖人豈不為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一作皆。為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閑然』之事，又卻別有一個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反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個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卻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閑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雖不同，其心德有閑否？」曰：「無閑。」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于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法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端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個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個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其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岩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當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殀？蹠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卻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個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為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卻道不合非利，李〔遘〕〔覯〕〔一〕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倚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為，然後奪之於君，奪之于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個利，只為人用得別。博弈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追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間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為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蔔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卻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沖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三。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候，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卻不鼓不成列，必特佗成列，圖個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佑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求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岡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閑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眾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個不可也。」

問：「冉子為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為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為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于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離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為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為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為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為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己？」曰：「非是歸過於己。此事卻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卻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個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為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卻以娶同姓為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為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為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為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卻不為名。為名而學者，志于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怨只是一個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卻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卻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個憂字，一個怨字。既有些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為後人附會亂卻。如魏征問：『聖人有憂乎？』日：『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謂董常日：『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跡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為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是聖人不使之知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溫說此一句，他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為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溫，一作趙景平。

問為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佗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二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為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卻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個仁義〔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曰所為，則駭且懼矣。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為缺，有之徒為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卻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人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玫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于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為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為幹位西北，坤位西南言幹、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閑，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于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云雷屯，云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個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牧又謂幹、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幹、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幹、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幹、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根卻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克，則是土化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盡了，只是個盛衷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為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為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個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面為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一倒。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卻以｛一｝義起，然亦是以爻也，爻變則義變。「劉牧言[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卻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蜋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個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為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識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未，無有精粗，卻被後來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于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之人，而不能盡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素。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曰存時，尚有一曰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為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曰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個造化。『天尊地卑，幹、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一〕，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倚）〔椅〕〔二〕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卻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閑，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二句。只為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察知，不逞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知，乃若細微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請觀〔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升為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為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啟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啟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卻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于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有欲代其兄，豈更問命耶？」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為犬戎與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傅說于夢，文王得太公于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于夢蔔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徵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閒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蔔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蔔，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于傳說，文王于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群臣未信，故托夢蔔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奸，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奸』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眾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為惡，亦賴以為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幾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於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曆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于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皋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後妃之德』，皆以為文王之後妃。文王，諸候也，豈有後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為後妃之德如此。配惟後妃可稱，後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後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睢是後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睢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窈，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睢之義也。只著個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為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大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跡』，蓋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跡。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辦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卻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睢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一〕多言二南為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人於邪矣。若關睢，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睢卻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及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仇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仇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之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為政者因人情而用之。」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製作，皆周公為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弒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候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於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

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佷，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難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蹟，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卻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群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為之臣也。如王諸侯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人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如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己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侯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閑」，此豈請閒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為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盡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疏乎？」日：「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候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佗那個輕，那個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于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週末人為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眾，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人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絻，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于鬼穀，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穀去，鬼穀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入庵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感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塚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塚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于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悚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為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卻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為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眾，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襄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叛。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奸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眾人怨釋否？」曰：「固是眾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雨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夏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雨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雨木冰，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為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為露，甚氣即為霜。如言露結為霜，非也。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雖不為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卻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宜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卻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覆于王屋，流為島，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眠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于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者害道者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辯，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一]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為長生久視之術，此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玉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曾修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一〕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于孟月者，為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時。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坐，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常祭止于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惜也。旁觀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祔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廳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于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于寢，士大夫祭于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為位，舅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泰祀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也。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食〔一〕，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卻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令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他器。

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專一也。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凡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為男屍，女為女屍。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為屍者，故無女屍。後世遂無屍，能為屍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為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個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干，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首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卻是禰也。

令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于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叔，大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棃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個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偽。」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卻是。婦則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匠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于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兼，姑與嫂，何嫌之有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叔伯，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叔伯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卻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己恝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理之喪，尚春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明未正，此可謂〔一〕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幾筵，而己不可獨無服。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服是也。異性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卻為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為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佗舅姑，安得伸己之私？」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卻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卻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曆夏、商以至周，或問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偕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須看莊子，為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個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云，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台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曆法甚好，其佗禁忌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為民極，極之為物，中而能高者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于四支。」成章之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語，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庵山陳淵謹書。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九

###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閑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稿難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荊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荊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卻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為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為己，是要為人？」曰：「須先為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為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卻。」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敝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輿屍，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眾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豶豕之牙。」豕牙最能齧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卻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于易。」羊群行而觸物。大壯眾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為遍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荊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卻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幹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卻一個，便不是幹，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幹幹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荊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荊公言，用九隻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群龍無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幹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幹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幹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個，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為長安漕，明道為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云行雨施」，是幹之亨處。

幹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幹幹，納于大麓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鷙很〔一〕若此，大史公謂有七十萬眾，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眾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卻，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卻。

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個道理，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卻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幹幹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個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幹幹，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幹幹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往。如此，這里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個無窮便了得他？」一作便道了卻他。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卻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卻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床上迭床。他只是于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于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幹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卻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卻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個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于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卻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卻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卻。」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隻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樑、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問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染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卻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兇險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材，只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有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為『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個為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為也。如云：『側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為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為善便是情，能為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辦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為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卻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範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盡人忤逆終不恕，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說。』」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于禮樂」，謂舊事前輩之人于禮樂，在今觀之以為樸野。「後進于禮樂」，謂今晚進之人于禮樂，在今觀之以為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週末文盛，故以前人為野，而自以當時為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靜精微』了卻；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卻，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後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為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卻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饑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辦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卻不向道，只這個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個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當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卻未敢信。」胡本‵注云：「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說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島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吃乳一事不是學，其它皆是學，人只為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為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後妃也，故言配荇菜以興後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芼之」者，順水而芼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後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後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睢之義如此，非謂後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卻。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為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為美，而小大由之。然卻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卻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專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嵕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卻諸侯，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卻時，他也則隨卻。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佔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祖則甚？忽然當時皆右█，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它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卻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個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示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筳，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筳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諸者只與折支，自後來為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筳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範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誥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者不一作不以。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個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個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範堯夫為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卻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卻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為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範夷叟泛舟於穎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一作姨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憐其貧，不使饑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卻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系台省，台省系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台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鍾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久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系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于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稻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個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個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爻〔一〕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閑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征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征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征所問者跡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跡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釆？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卻好。只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卻只是博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卻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個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個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並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個儒者，進退閑極有道理。人道漢高袓能用張良，卻不知是張良能用高袓。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袓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袓乎？良本不事高袓，常言為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卻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個不肯事高袓如此。

五德之運，卻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個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蔔百年事最好，其閑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為有這道理。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閑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里，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腳手？不過得推一個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幹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為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卻聞得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卻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卻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初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于匡為正。先生云：「且著個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者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門皆攜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範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盡說不妨。」又講君祭以下，莆田本添。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蘇洵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為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中不如此？』」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

###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贅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蹟，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一上

###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于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骨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曰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于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貧者亦眾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人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車？」遂行。公使人要于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于主帥，其義重。」曰：「廢響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也。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如何？」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為說以獻貴人。」注云：獻祭卞，如用說桎梏之類。

謝愔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也邪？」曰：「愔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巿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矣，校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程子與客語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眾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佑，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巿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範公彝叟、程子為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曰：「客何為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缺一字。無薦，夫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範公亦以子為不通。子曰：「大扺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為然。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于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薄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薄者敢言，非深于易而何？」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侍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範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遺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並語，子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兩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于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過。」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騭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騭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眾，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于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一下

###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于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魚藻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為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吳書言天序，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禦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蹠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為得矣。使權之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歡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薑以禫中納幣，則重迭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為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為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人於巧偽，而老、莊之徙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辟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為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小而四國為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而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乃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二上

###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宜興唐棣彥思編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它莫如論、孟。」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脈，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卻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頁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周恭先字伯溫。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為子路于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溫問：「子路既于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旻字子文。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閑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日：『某曾拜他。』其一日：『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貺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及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為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為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懥、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以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于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贅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蹟，以經別傳之真偽。』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綠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闞止為陳恒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用休問：「夫子賢于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道」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閑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毋友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閑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甚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它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一〕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本而已。」李處遯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範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個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嘆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既問，卻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一〕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卻未見其已。」夏侯旄位元組夫。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嘉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卻是有陰陽也﹖此卻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為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襌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修，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為堯。」（章內「皆堯所以在天下」句，疑有脫誤。）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劄是也。劄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于其來聘，書曰：『吳子使劄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閑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

嘉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捨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為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為約，故以黝為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既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享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嘉仲問：「『吾與女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為『吾與女弗如』者〔一〕，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知勉進己也，不喻其言，則以為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棣問：「紀裂繻為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泰君娶于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卻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同〔一〕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眾，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眾，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閑，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眾，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于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為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為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個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渝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卻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為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致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盡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它門人便須辯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于聖人製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不如物〔一〕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二〕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須，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妠幣、皆須蔔，豈有問名了而又蔔？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蔔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卻有蔔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蔔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蔔，而至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閑，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谷，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佑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閑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秫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婿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識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西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幹、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幹、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蔔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蔔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幹。」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一〕名山大川能興云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云致雨，卻都不說著，卻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通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同〔一〕伯溫見，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醜『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眾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二〕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佑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一作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兼知，而知不可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世閑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便是書〔一〕也。但風須〔二〕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範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卦建可行否﹖」曰：「卦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閑，如何﹖」曰：「於理有之。」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閑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一〕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輪轅，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生死輪回，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脅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蓋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溫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一本無之字。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閒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閒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巿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與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人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為伯魚而言，蓋恐其未能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卻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代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代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卻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

鄉党分明畫出一個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又和悅矣。皆孔子為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蠟服。麑是鹿兒。「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為之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固不殺矣，其它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儺」，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中。居敬則自然簡。「居敬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于簡，則多卻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為不善」為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為對。「系而不食」者，匏瓜系而不為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相遠耳。權之為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有不知。

或問：「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跡』是不踐己前為惡之跡，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日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為一世。王者之效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為信，不果乃所以為果。」

範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它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眾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閑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暢中伯問：「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云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為，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同〔一〕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閑得之，大抵只是一個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為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秉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壁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卻假之于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憟』，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嘗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于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卻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薑』，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日：「周公之于兄，舜之于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其氣血衰，則為害必矣。」

問：「熒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嶽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眾則日僉，四岳則曰嶽，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弒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為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回。」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元有物，則群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過，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薑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啟弒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于其遜于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薑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弒桓之惡，文薑實不知，但緣文薑而啟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薑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意〔一〕，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為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桃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禦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于後苑。太祖一日游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于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為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為』，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穩之位。昭穩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範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卻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卻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于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幹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為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它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醜，夫人姜氏人』，何故獨書曰『人』？」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卻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後，卻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後為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誾誾、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莒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得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蜾臝，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賭〔一〕一個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眾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傳說，真個有傳說在傳岩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徼幸，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事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盡教說無形，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閑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不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它皆以心處這個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弒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頻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卻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為大夫，曾皙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明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卻弒父與君，皆為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為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陸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晢宗說：「天人之閑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為美諡，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諡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個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此亦豈知為族之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歡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之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為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得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蓋謂修為其仁者，必本于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卻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卻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僕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于君，尚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于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個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四

###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偽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閑先後失序者，已正之矣。

詩言後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一作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系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系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睢雖後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睢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章首云「能治亂絲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以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于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過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于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蓋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為情，動為心，質幹為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于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托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甯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為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概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甯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並，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日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琮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耳。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常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守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熏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五

###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閑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意誠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于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至其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苟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苟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于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于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于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于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于傅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名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于中，英華髮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栗，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持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知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之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一〕！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是，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罪，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

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蹠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憂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于學，莫害于畫，莫病于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誇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于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遊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跡也。跡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為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一〕；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蔔筮，將以決疑也。今之蔔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蔔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附錄

門人朋友述序

河閑劉立之日：先生幼質集有而字。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周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

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師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為令晉城，其俗僕陋，民不知學，中閑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甯元豐閑，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集無為政二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閑，編戶數萬眾，罪入極者纔一人，然鄉閶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為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眾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薦為禦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禦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禦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稿，不以示子侄。常曰：「揚己矜眾，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為之愧屈善談。

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

先生在禦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至二字。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怯，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

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辟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閾集作閫。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奧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款曲自盡。聞人一善，諮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

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眾，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托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

先生達于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載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嘗二字。問禦吏，曰：「正己以集無以字。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集作忽。

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

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有異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侄，卒立其門戶。未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上四十三字。

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集無此最字。詳。先生終，系官朔陲，不得與於行

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委曲纖細，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采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閑，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

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顈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于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于集無於字。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集無乎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與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

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匯進，殆將以斯道覺斯

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閑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

河閑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于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為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諮嗟難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為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難其賢。使先生為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

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為養。居洛幾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集無字。必合集作由。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閶里士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跡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凡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為門下侍

郎，用呂公晦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集作白。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難嗟，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吊，以為哲人云亡也。

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下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于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一〕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于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先生以親老，求為閑官，居洛陽殆十餘集無餘字。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直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于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閶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遊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及閘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

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遊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德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髮之也。擢為禦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戎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于朝，又顧謂執政戎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台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里洞徹，莫見疪瑕。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托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遺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始嘆服。蓋誠心發於中，暢于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禦蓋，時所巡行，眾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嘩，一夫或怖，萬夫或怖，萬夫競起，奸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嘩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

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眾皆懌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為常。蓋先生禦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

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禦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己。而士之遊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懦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精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

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鳴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為也，悲夫！哭而為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喪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余，隱于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

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博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側，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地，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伊川先生年譜〔一〕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于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征宗實錄。皇佑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而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眾。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佑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閑，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眾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佑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虛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生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種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閑；以言乎德，則並包眾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援。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

元佑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嚴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趣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系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書郎。先生辭曰：「祖宗〔一〕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袛命。」王嚴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于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援受之閑，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袛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袛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己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

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貣，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人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余日講於廷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後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系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

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捨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廷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于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難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乙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

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清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制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禦，則吾不敢不練。」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住。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仇，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系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雨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範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於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台諫官並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佑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眾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遊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党，蓋不相知耳。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禦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禦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曆造台諫，騰口閑亂，以償恩仇，致巿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千里，以示典刑。

八月，差官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佑九年，奏曰：『臣伏見元佑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于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芧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台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台諫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宮，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卻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諦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于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宮。今以罪罷，則所授宮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

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系年錄云：「元佑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卻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報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人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禦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筈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

元佑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閑，以黨論放歸田里。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發，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日：「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範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宮，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奸黨論薦得宮，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

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某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尊。」

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云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于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佑閑，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閑，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于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陜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即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祭文張繹

鳴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眾乃以為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系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鳴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維。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以為清也。

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

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吾字。

鳴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益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鳴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征；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一〕於庭；百年之恨，並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人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胡安國

伏見元佑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辦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甯閑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厲。而其閑志於利祿者，托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

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並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賤，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竊以為過矣。

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幹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道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人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夫頤之文；于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于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用；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人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以不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鐘，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佑以來，西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宮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閑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 衡廬精舍藏稿（節選）

明 胡直

僕向所謂本然天則者，正即良知本然之覺照無內外者是也，初未嘗黜覺照而言良知，亦未能外良知而求天則。即如好惡是覺照，無有作好作惡是良知，亦即是本然天則者也。來教所謂不以己私參之者，故已得之，若專認能覺能照能感應無窮者即謂之良知，則凡人之作好作惡、淫知巧識、狂慧苛察頃刻之間千變萬化者，孰非能覺照感應者為也，亦皆謂之良知可乎？以至恣情縱欲、戕人病物者，亦孰非能覺照能感應者為之也，亦皆謂之良知可乎？故謂良知不外覺照可也，其專認覺照為良知，則去良知何啻千里!此皆未見良知本然無內外之則，未悉陽明先生致知不離格物之旨，故墮於重內輕外之弊。有如此者，蓋恣情縱欲、戕人病物，則正輕外之明症也。今公反以求本然之天則者為是內而非外，是又未悉言者之意，而似為認覺照者之地，以此為平日求堯、舜、孔子脈落之正，恐終北行而南轅也，詎可至乎？至謂寂體透微、仁體謹節，似又以仁體為不微者，蓋仁無寂感，無顯微，而亦未嘗不寂不微也。今二氏之學何嘗不寂不微，而可以言仁乎？雖然，至於微，難言矣，非微不足以見本然天則。(卷十九《復孟兩峰》，P459\_460)

「獨知」一語，乃千古聖學真血脈，更無可擬議者。曾子獨得孔門宗旨，其著《大學》，推極平天下，而功夫只在慎獨。子思，受業曾子者也，其作《中庸》，推極位天地、育萬物，而工夫亦只在慎獨，斯豈可以文義求哉？往僕于晦翁獨知之訓未甚緊也，後因學問不得力，無可倚，只有其中獨知處耿耿不自安。已又觀曾子之言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又自訓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所謂嚴，所謂內省，所謂疚，所謂無惡，非獨知誰也？乃知晦翁獨知之訓，已得千古聖學真脈，又知此訓非始晦翁，乃曾子、子思自訓解已明白矣。僕嘗鞫大盜，雖刑之，不肯輸服。及至一二語解中其獨知，盜不覺服。所以然者，非盜不閑掩飾，以觸其獨知，若天所管押，雖欲掩，不可得也。可見此知不容一毫虛假，乃天下至誠之動者也。在盜且然，而況于學者乎？其所謂明德、所謂天之明命、所謂虛靈、所謂天理天則天聰明、所謂仁體、所謂生理、所謂性、所謂人之生也直，皆不能外此。吾人舍此，更何所倚？故唯慎其獨知，則可以誠意而至平天下，可以致中和而致位育，曾子、子思豈欺我哉？夫獨知如此其顯，是曾子、子思自訓如此其明白，豈視為突兀語而復致疑於其間哉？陽明先生雖憂傳注之蔽，所云良知即獨知也，又豈能舍此而別為異說哉？今吾人止當求獨知為大頭腦，其或言必慎，或止言慎獨而不言必，此各因行文不同，不必大泥也。(《答程太守問學》P477\_478)

雖然，獨知一提便明，其能識獨知者難矣。晦翁認獨知為動時事，不知靜時炯乎湛乎不可得而昧者非獨知乎？是故獨無間於動靜者也。近時學者亦嘗以念頭初動分別善惡為獨知，以念頭既動為善去惡，為慎獨，此雖愈于一有用工之人，然亦未見獨知之體者也。此體不假推測，不事湊泊，不生二三，非無念也，念而未嘗為念；非無慮也，慮而未嘗為慮。蓋立於念慮之先而行乎感應之間，通乎天地民物古今，無所為而不容已者是也。故古之善慎獨者唯顏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未嘗不知，則亦未嘗成念者也，豈以念頭初動而後分別其善惡乎？所謂未嘗復行，則亦未嘗成行者也，豈以念頭既動而後為善去惡乎？此處則真有不容混於意者。(《答程太守問學》，P478)

來書即《仁論》俱以中在仁前、仁在獨知前為言，此似未嘗證驗於心，而猶為文義與舊說牽繞故也。來書曰：「獨知是仁，不識未知時作如何看？」此乃專泥於先儒以意念動時為獨知，即謂有有知時，又泥於先儒未發前氣像一語，而謂有無知時，此大誤也。夫心，虛而靈者也，即獨知是也。此獨知者，不論動與靜、有念與無念、有事與無事，總之一虛而靈而已，決無有冥頑不知之候。即睡時人，固謂冥也，然觸而覺、呼而醒，不可得而冥也。今之在元(玄)默者，每自謂冥心坐忘，然知冥者又為誰？可知其不可冥者，以虛而靈故也。是故當人心靜時，縱無一念一事，此虛而靈者昭乎不昧，未嘗遺物，其與應事接物者無減。故曰未應不是先。當人心動時，縱有萬機萬應，此虛而靈者昭乎不昧，未嘗倚物，其與未應事接物者無增，故曰已應不是後。殆如鏡之明體，不拘有物無物，總只一明，豈有專屬知一邊之說？此知即是天之明命、人之明德，亦即是源頭，更何別有源頭可尋？亦如鏡之明，即是源頭，又豈另有鏡源頭耶？若如吾子言有未知前一段，則人心必有冥然不覺、槁木死灰時矣，此安得為源頭？亦猶鏡子不以明為源頭可乎？今之語靜與寂者適近乎此。此在二氏尚斥為靜縛頑空，若吾儒，寧有此哉!緣吾子只認念頭動時為獨知，又為先儒未發氣像一語所泥，故有如許層數，如許疑擾，而不知獨知本然虛靈，不倚一物，不遺一物，固不容以動靜及有念無念、有事無事偏言之也。此獨知不倚處即為中，不遺處即為仁，又安有中在仁前、仁獨知前之異哉？故無私當理，謂之仁，即謂之中，亦即謂之性。中與仁與性名雖異，而體則一也。要之皆獨知也。剝復數語，皆是慎獨求仁工夫，故孔子語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以獨知之體常知故也。亦如鏡體常明，雖有纖塵，不能掩也。夫是乃為剝復真工夫。大抵獨知之體若能下承擔，常用剝復之功，俾之覿體見面，則自無如許層數、如許疑擾矣。(《答人問獨知》，P488\_489)

今夫理之說曷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之者曰：「理定其溝途也。」然則謂理在溝途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之者曰：「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最後曰「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其下文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言聖人作《易》，咸理於吾性之義，故窮理者窮斯，盡性者盡斯，以逮夫致命者咸由之矣。吾未聞理不在義而在物也，亦未聞窮理之理非理於義之理也。故夫子又明言之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嗟乎，吾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為在物，何哉？(《理問上》，第603頁)

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即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下文即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於物，則萬物奚與於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唯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偽，彼且視父子浮浮然也，其極至弒父與君而弗之忌。彼烏睹父子君臣之為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其極至褻天瀆地而弗之顧，彼烏睹天地萬物之為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此也。(《六錮》，第607頁)

理莫實于盡心而莫幻于索物，而世儒者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獵獵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為實，曾不知其所而認者，乃其口吻之為名也，楮墨之為書也，影響之為傳也，意念之為執也，而自謂實也，而實固不居乎此也。是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以究竟矣，而強以為實，不亦左乎？若夫釋氏所稱三界唯心，山河大地為妙明心中物，其言雖稍偏，而亦不至大謬。蓋釋氏者雖知天地萬物之不外乎心，而卒至於逃倫棄物我是異者，非心之不實也，則不盡心之過也。(《六錮》，第608頁)

然則聖人之本天，舍人心又孰為本哉!《書》曰：「唯天生萬物，唯人萬物之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以是心之出於皇降天命令者也。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此也，非心之外別天有也。是心也，在《詩》曰「帝則」，在《書》曰「皇極」，曰「天之明命」，在《記》曰「天理」，在孟氏曰「此天之所以與我」。儒者又字之曰天神、天明，曰天聰明，又尊之曰天君，故其達諸倫物曰天道……(《六錮》，第609頁)

心性奚能析之？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有一星明之火，即有一星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火之光，有一星之明，即有一星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與明與光異號則可，謂為異物則不可也。謂心與性與情異文則可，謂為異體則不可也。子不見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唯覺則生，弗覺則弗生，唯生則理，弗生則弗理。……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蘊而仁義禮智藏焉，始非有物焉以分貯於中也。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形焉，亦非有物焉以分佈於外也。則覺為之宰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又烏有夫覺虛理實、心虛性實之謂哉？(《六錮》，第611頁)

覺即道心，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唯蔽其本覺，而後為多欲，為人心。當其為多欲、為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非痿痹而已，而奚其覺？人則謂覺為覺於欲者非也。……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謂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此未可以正其非。夫覺性者，儒釋一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由分也。(《六錮》，第612頁)

夫發與未發、寂與感，雖有體用，而無先後。……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為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為體。彼其截然者，以其不貫於心而局於字也，是亦泥文牽義之為賊也。……然則謂心之覺為性為體、謂心之察為情為用可也，謂覺性兼體用可也，謂覺即察、察即覺、體即用、用即體亦無不可者。然則語道而必曰有無、虛實、動靜、內外、體用截焉，是誠無異乎其刻舟而劍已遠。(《六錮》，第613頁)

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古之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國家者，乃推及其本曰先修其身，而修身先正心，正心先誠意，誠意先致知，而知即性也。然則君子曷嘗不務先於心性哉？其為序亦何異於植根浚源而積日累月者之為漸也。世儒乃反以先本為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於末終，又何異種樹者先求其葩，道水者先事於江河，非獨淩節躐等，亦將莫究其所底矣，是不為紊也孰紊哉？……然仁即心也、性也，恭忠敬□言即存心也，養性也。孔門曷嘗不以心性教，亦曷嘗不以心性學哉？蓋心自不離乎言行，而言行固皆出於心性，第曰心性本也，而未可後焉爾，非離言行為心性者也。……經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若以理為在物，從物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于天子，下必不能通于庶人，又奚足以言理？若夫前言往行，亦莫非自古人心性出也，故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專以蓄德，非曰泛然馳騖物理者倫也。(《六錮》，第614頁)

夫以經訓經，則經可明，移經就己，則義益晦。世儒以「至」訓「格」矣，乃轉而為「窮」；以「物」語「物」矣，乃增而為「理」。是正所謂移經以就己，經安得不晦焉。……「格」有「通」之義，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恒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六錮》，第615頁)

窮之義盡也，極也，而非謂窮索也。《易？系》曰窮身知化，夫神不可致思，矧可索乎？故窮神有極神之義焉，窮理則亦然矣。《記》曰窮人欲滅天理，得非謂極欲而滅理耶？誠使極天理，則滅人欲矣。窮理者，即極夫天理之謂也，豈在物哉？是即所謂致知，所謂明明德。故程伯子曰：才窮理，即盡性至命，更無次第，不可以窮理屬知之事。而世之言窮索物理者，遠哉!(《六錮》，第616頁)

曰：「心一也，曷為有道心人心之異？」曰：「心之宰性也，而形氣宅焉。是故心之動也宰於性，不役於形氣，是為道心，道心故有者焉。役于形氣不宰於性，是為人心，人心故無者焉。道心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人心則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是也。」曰：「曷以見微危之異？」曰：「道心者，以其無為為之者也。無為者，其止若淵，其行若云，子思所謂不睹不聞、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是也，微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有，向非故有，則烏能微？人心者，以其有為為之者也，有為則其動如波，其行如驟，抑《詩》所謂愧於屋漏、孟氏所謂行不慊心是也，危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無，向非故無，則烏有危？」(《明中上》，第621頁)

夫心盡則天下無逋性，性盡則天下無逋理，理盡則天下之物從之矣，豈反假物哉？而世儒者必曰一物而窮一理，一理而求一當，方其見一物一理也，則雖有萬理萬當而弗之顧也，方其守一理一當也，則雖有非理非當而弗之恤也，其去至當也朔越矣。……苟得諸性，則雖億萬其感、億萬其應、億萬其當，而億萬亦一也，其疇能二？(《明中上》，第622頁)

道心者，性也。性，靈承於帝也。靈故微，微故辨，辨故不入於過不及，故能中而當，當之不出於物審矣。……性無弗當矣，有弗當者非性罪也。子不聞之，浯溪之山有石鏡焉，能照百里，已而鑿之，則不能見尋丈，是人亂其天也。四明之水，有鏡湖焉，能鏡鬚眉，已而汩之，則不能睹舟楫，是物混其體也。世之不能得當，則人亂物混之為賊也，所謂人心唯危者是也，非性罪也。世儒者仇心疑性而必欲索物，是愈亂而愈混也。(《明中上》，第626頁)

曰：「今之言良知者有當乎？」曰：「良知即覺也，即靈承於帝者也。良知而弗當，則疇焉當？雖然，昔之覿良知者致之，今之覿良知者玩之，彼玩焉者，譬諸子夜睹日於海云之間，輒跳躍呼曰：日盡是矣。然而未逮見晝日也，又況日中天乎？何者？玩其端，不求其全，重內而輕外，喜妙而遺則，概不知天權天度之所存、天星天寸之所出，騁于汪洋，宅于苟簡，而恣所如往，出處取予之間不得其當，益令天下變色而疑性，則曰吾無它腸，鮮不濱于琴張、牧皮之徒。此猶其高等也。其下則多幾於妨人而病物，荀氏所謂飲食賤儒，非若人哉!嘗試較之，世儒懲二氏過焉者也，其流執物理而疑心性；今儒懲世儒過焉者也，其流執心性而藐物則。之二者，蓋不知心性非內也，物則非外也。子思不云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是知當也，此堯舜相傳中旨也。」(《明中下》，第627頁)

理在人，不在物也。……夫點倉之石備山水之態，桂林之洞繁人禽之形，苟人跡之弗至與至而弗遘者，寧復有山水人禽哉？是故知山水人禽之從出者，則知理矣。(《續問上》，第661頁)

曰：「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苟無人焉，高厚之理不自存乎？理豈盡在人哉？」曰：「苟盡無人焉，則天地且荒忽久矣，又焉有高厚？而況經絡地理脈理膚理云乎？」(《續問上》，第662頁)

問曰：「理弗晰於世者，以性弗明故也。昔孟子獨曰性善，而孔子曰性相近，又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故荀氏言性惡，楊氏言善惡混，韓氏言性有三品，宋儒匡惑三子之言，而又不能異孟子，輒又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意以為天地之性即孟子所言性善是也，為氣質之性即韓氏所言上中下三品是也。又有言孔子所稱性相近者謂中人，孟子所稱性善者謂上智，荀氏所稱惡者謂下愚，是皆不能出韓氏之說也，其果然與？」曰：「孟子言性善，非好言也，孟子蓋試諸孩提與見孺子入井、觳觫不忍者而知人性之必善也，孟子豈好言哉!《書》曰：若有恆性。若性有善惡不一，則烏睹其恒哉？孔子系《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子未嘗言性有不一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性有不一，則道義曷從生哉？其所云性相近，正以其善相近耳。聖人辭多不迫，類如此。《中庸》言道不遠人，豈道與人相去有里許哉!言道不外人身也。……且夫氣者，陰陽五行錯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為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汩於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汩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續問上》，第662頁)

曰：「然則性與知覺奚分？」曰：「覺即性也。」曰：「然則有淫知惡覺者何也？」曰：「是泉之汩於泥淖者也，而泉之本清自若也，故曰澄之則清復，亦猶覺之本善固自若也，故曰存之則善復。是故性善與性相近一語也，而好言者自異之也，子又奚疑理為？」(《續問上》，第663頁)

知行

客有與先生論學者曰：「學在行事。」先生曰：「然。行事在存心。」異日復論曰：「學在修身。」先生曰：「然，然。修身在正心。」弟子曰：「請盡其旨。」曰：……(《續問上》，第666頁)

問：「天命之性果兼物乎？」曰：「物無非性也，而人為全。若《中庸》所言天命之性，則專屬人，未始兼物也。故下即言率性，言修道，豈物能率性修道哉？《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言下民則亦未兼物也。是故率性修道，盡人物天地者，其責在人。」(《續問下》，第676頁)

問：「《中庸》首章自修道以下不復言性，何也？」曰：「獨知即性也，中即獨知之未發者也，和即獨知之發而中節者也。」曰：「發與未發，異乎？」曰：「發與未發，時也，而獨知則一而已。辟之鏡焉，未有物之先，鏡炯然者無增也，既有物之後，鏡炯然者無減少也。故未發而謂之中，中即和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即中也。無有內外，無有動靜，無有先後。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何者？性一故也。」「然則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則何如？」曰：「豈獨未發時無氣象，即已發時亦無氣象。有氣象者，是意想方所為之也。而況求之有先後乎？此則意象紛紜。辟諸皎日，而加以燈炬，無論未發已發，皆非其真體矣。」曰：「然則養其未發以為發而中節之基，可乎？」曰：「猶二之也。夫致中和者，固不能離和為中、離中為和也。」(《續問下》，P677)

問：「獨知自朱子言之，然嘗考而證焉，《易？復卦》之翼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曰：復以自知。孔子誨由，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古之語獨知也審矣。」曰：「豈唯是!向所謂中、所謂帝則皇極、所謂矩、所謂靈，則舍是奚取則哉？《詩》曰不愧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內省不疚，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皆獨知之始功也。百姓日用，疇非此？然而不自致其知，故君子之道鮮。使致其知，則君子矣。雖然，世之言獨知者，類皆以念慮之始動者當之，是亦未致其知者也。」曰：「獨知何如？」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唯得於幾先者為能慎獨。」(《續問下》，P677)

問：「世儒言獨知者，謂專屬於已發，而之獨無分於未發已發，無分於動靜先後，而且以鏡喻明矣。然弟子猶有未釋然於世儒之說也，則謂何？」曰：「子試觀於未發之前果皆冥然無覺而已乎？抑尚有炯然不昧者存也？冥冥之中，常見曉焉，蒙莊尚能言之，而世儒忽焉何也？子思既曰莫見莫顯，而又曰隱曰微，則謂獨知專屬已發，豈其然乎？」曰：「嘗觀鏡之明，雖十襲之，而照之用如故，雖百照之，而明之體如故。明鏡不以照不照異，則獨知誠不以發不發分也。」曰：「鏡唯蝕焉則無論矣，發即未發，亦非其體矣。故學者慎獨，則可以無自蝕矣。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于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續問下》，P677\_678)

問：「獨知即良知乎？」曰：「獨知固有誠而無偽也，非良知而何？」曰：「或謂良知必用靜與無欲，如何？」曰：「言用則二也。夫良知本靜也，本無欲也，靜與無欲皆致吾良知之本然者也，而奚以用為？」(《續問下》，P678)

問：「良知不慮而知，曷為又言慮？良能不學而能，曷為又有學？」曰：「慮者慮乎其所不慮者也，學者學乎其所不學者也。慮而後復其不慮之體，則以不慮慮，而莫非良知矣。學而復其不學之體，則以不學學，而莫非良能矣。」(《續問下》，P680)

難者曰：「子之先生齦齦焉以覺為性，鰓鰓焉引物連類而強證之，獨未考朱子答廖德明之書乎？書曰：賢者之見不能無失，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則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觀此則性屬理，知覺屬氣，其不可混也明矣。今必以覺為性，亦終認氣為理耳，雖千萬辨，奚益？」曰：「子之語理，所謂舉三隅不能一反者也。今吾也不復有言，請借子之言為詢，可乎？夫先儒曰性者理而已矣，此雖孔子不能易也。然所謂性果能外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乎？」曰：「未能外也。」曰：「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吾姑不言，吾請詢智之是非果又外於覺乎？」曰：「未能外也。」曰：「智之是非未能外覺，則仁義禮豈又二物哉？今夫人，其耳目口鼻異官，而要之皆一形也，其父子兄弟異倫，要之皆一身也，其仁義禮智異發，而要之皆一覺也。子知仁義禮智之出於覺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覺性非理，可乎？若唯以覺為氣，則五常四端皆當為氣而不當為理矣，其又可乎？且先儒曰「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得私」，夫既曰稟之在我，則乾坤之理已在我矣，亦豈能外我之覺乎？未能外我之覺，則所謂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者未為非也，亦未為私也，而謂覺分性，可乎？謂我之覺性屬於氣不屬於理，可乎？且夫不以我為主，則必以物為主，不以覺為性，則必以不覺為性。苟以物為主也，則物如木石，皆可為主乎？吾未聞人靈萬物而反不如物也。苟以不覺為性，則不覺如木石，可謂有性乎？吾未聞人性至善而一無所覺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父子之道天性。《記》曰：毀不滅性。是皆以無覺者為性乎？抑亦以有覺者為性乎？即如先儒之與德明辨，自謂有理矣，不知是理也其果無覺者為之乎，抑亦有覺者為之乎？先儒何其與《易》、《書》、孔孟異也，又何由之而不自知也？不然，則先儒所謂「性者，理而已矣」，必別有一性、別有一理出身心之外，非五常四端、非至善存存之謂矣，其又可乎？蓋嘗觀之，盈天地間升降、闔□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誰宰之？則帝天為之宰焉者。是命也即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為之宰焉者。是性也即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者是也。然則乾坤變化，亦豈能獨私其理而不舁諸夫人也哉？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准，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於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孟氏所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簣」，蓋謂此耳。如曰求理於物以為無私，吾見之憧憧焉、曳曳焉不任其安排佈置，不任其有我之私，未見有得其理者也。至如德明異時以書論學，乃遽加以咆哮而拒之，其能不為有我之私，難矣哉!此由不以覺為性，故失而不自覺耳。」曰：「然則人心之覺生而聚、死而散者，謂非氣也可乎？」曰：「曩先生于《鬼神篇》已詔之矣。今夫人心之覺，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是故文王于昭於天，孔子至今猶存，此未可為世儒言也。」(《申言上》，P690\_691)

或者曰：「載觀近儒嘗搜考《楞伽》、《金剛》、《傳燈》反復辨證，著書萬言，深排釋氏，以心性不可離而亦不可混者，出於天命而有定理，心則不過知覺妙用而已。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認知覺而違定理，故終有逃倫棄物之失。」又曰：「佛氏所謂性者覺，吾儒所謂性者理。良由不知性為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准，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今之儒可無省哉!」曰：「近儒非獨以詆釋氏，實以詆今之儒者之言覺也。其辨為甚審而語亦甚確矣。以愚觀之，近儒固矣。吾不知近儒所指天命之性，果在人心乎，抑在心外乎？若性在心外，則天下古今無心外之性，而孟子亦不當有仁義禮智根心非由外鑠之訓。若在心內，則非唯釋氏不當違性以求心，而吾儒亦不當違心以求性也。且夫心性不可混，則謂如火之明，如水之清可也，謂當外火以求明，外水以求清，則大不可也。其曰定理非覺，疇定之乎？至精之理非覺，疇精之乎？高下之准、輕重之權，非此覺為之天權天度、天星天寸，其疇為之乎？近儒必欲外覺以求理，則所謂外火求明、外水求清，非特不可，亦必不能也。乃猶以覺理分心性，以心性分儒佛，吾恐心與性、儒與佛皆不得其服矣，故曰固也。夫覺即理也，然至於無准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本覺之體固未嘗亡也，故精者此精也，准與權者此為之也。若夫釋氏主於逃倫棄物者，曩吾析之明矣，要其學止於見性，而未逮盡性，是有覺而未能履之為德行者也，非心覺之專為釋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以有覺德行責釋氏，則釋氏誣矣。」(《申言下》，P693\_694)

曰：「近儒又以天性為本體，明覺為妙用。且曰：天命正於受生之始，明覺發於既生之後。若是，則受生之天性，其稟也為無用之體，既生之明覺，其發也為無體之用，受生與既生截然兩人也，本體與妙用判然二物也，其不通乎？且夫性者，近儒所謂理也，是理既正於受生之始矣，乃復欲求理於物，又欲求理於氣之轉折處，其不為增懸癭而垂駢拇乎？苟謂此明覺者不出天命之性，則此明覺胡為乎求哉？又胡為其若是妙用哉？天亦胡為生人以明覺而徒為無用之體哉？若是則凡人之既生，皆止為無用之體而已，其可通乎？乃不知覺一也，未發則為體，發而中節則為用，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二則非也。」曰：「然。」(《申言下》P697\_698)

曰：「近儒曰：今以良知為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有此良知否乎？」又曰：「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度外耶？此近儒之憂，憂夫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之獨有良知者必置之度外也。」曰：「近儒左矣。夫使天萬物無良知，而人亦無良知焉。則亦誰知天地萬物之為度內度外也？今而草木金石之無知，則天地萬物自不相射矣。唯人獨有良知，則固所以通天地萬物而理之者也。良知之通天地萬物而理之，是乃所謂天然條理者也。苟謂良知而反外天地萬物，是必如草木金石未始有良知者也。」曰：

「近儒謂人物為度內者，蓋推本其同得天地之理為性，同得天地之氣為形焉故也，又焉假夫良知？」曰：「此推本之說，未為非也。乃不知其所推本者，苟無良知，則孰使然哉？且夫孩提知愛知敬，見入井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當其時，非唯不知推本，而亦不遑為推本也，則又孰使然哉？嗟夫，使人無良知，鮮不以耳視目聽，又鮮不以鼻食哉？且將朔越其肝膽，秦齊其骨肉，子不以父父，臣不以君君者，蓋比比矣。則以何者為天地萬物度內哉？子獨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以良知弗□故也，非假推本而後能也。然則謂良知為天理明矣。」曰：「近儒又言今以良知為天理，則是理全屬安排，無復本然之則矣。此近儒之憂憂夫良知之涉於安排也。」曰：「近儒又左矣。夫良知者乃吾人之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者也，吾致其良知以應物，是猶平衡定準以稱量天下之物者也，夫是以順乎本然之則而不涉於安排者也。今若舍吾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而推以窮索臆度懸定物理之輕重長短，是未嘗平衡而欲以稱物，未嘗定準而欲以量物，則非獨涉於安排，且以顛越其輕重長短者多矣，又烏睹所謂本然之則哉？且終不知其窮索臆度者，則亦良知之未光者為之而衡準則未見其平與定也，盍亦反其本哉？雖然，世儒之良知固自在也，使世儒而先從事于平衡定準焉，然後知天權天度、天星天寸，無事于窮索臆度為也，然則謂良知為天理益明矣。」(《申言下》P698\_699)

曰：「近儒語良知，謂良者不過自然而已。自然果可以訓良乎？」曰：「《說文》有之：良，善也，賢也，長也。故《書》稱元良，孟子曰良心、曰良知良能，皆善義也。善固無不自然，而以自然訓良者，非本義矣。」「近儒又以知為虛字，知果該虛乎？」曰：「一字而數義者多也，一字而虛實不倫者亦多也。如親仁字本實義也，然而曰親民仁民，則虛用之。言行字本虛義也，然而曰善言善行，則實用之。又若明明德一語，上明則為虛字，下明則為實字。良知即明德也，抑何疑於虛哉？世儒泥文執義之自為蔽也。雖然，君子明其大者，而小蔽無多辨也。」(《申言下》P699)

或曰：「世儒必以無知覺者為性，然古今未有無知覺之性，吾請折中。」曰：「知覺之中正者為性可也。」「世儒必以事物之有名義者為理，然名義亦人心之知覺為之也，吾請折中。」曰：「名義之中正者為理可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知覺之中正者性善是已，名義之中正者乃所謂善也。今必曰名義生於物不生於人心，又曰吾憂其近禪而畏虛，而以物理別之，是天蔽無瘳者也，亦復何辨？」(《申言下》，P699)

# 黃書

清 王夫之

## 原極第一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木以幹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裹以烝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脈脈門門，泮渙搏翕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屆也。然而清其族，絕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函輿之功所以為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冪，乘禽力橫，耕禽力樅，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於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救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屍天下而為之君長。區其靈冥，湔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救，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構哉！夫人之於物，陰陽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華夏之於夷狄，骸竅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昔者，周之衰也，誓諧替，刺雅興，鎬京淪，東都徙，號祭存，綱紐佚，詛盟屢私，數圻日兼，故抱器服而思烹溉者，日惻惻然移玉之為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或不在此，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徠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吐蕃、契丹、韃靼以為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茅，城濮館轂而重耳幹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為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昕履牧率，夕步天祚，濫唐沿虞，服夏裼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阨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既規規然惴其旁午，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強，以小藩大，勢詘於所守，力僅於所爭，固未嘗不糾回蜿蜒於聖王之心。夫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宇，功施鈇鉞，爛然開於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而山、河以西，師旦分牧。函、崟以東，召奭代理。五侯九伯，州長連率，經緯縫紩，割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攬臂。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夷類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牖戶薄於外禦。是故孤竹蹙燕，淮夷病杞，鄋瞞、義渠侮齊，宋而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

列侯之強大者矯激奮起，北斥南征，故斬令支，轢卑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誇武辟疆者，雖不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進之，為稍持其禍而異於澌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肵俎，錫彤弓，命隨會，攽黻冕，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進之也。夫奠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場圃入保，片云合岱而金堤戒濫，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用夷禮而胄絀神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庭。是故智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為之長，衛其群者為之邱。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於孫子，須於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然後植其弱，掖其僵，揚其潔，傾其滓，冠昏飲射以文之，哭踴虞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整之，清氣疏曜，血脈強固，物不幹人，沴不侵祥；黃鐘以節之，唱歎以瀏之，故禮樂興，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今夫玄駒之右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蚍、飛蚹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垤，無相干雜，則役眾蠢者，必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祀之憂，鮮九垓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憤盈儔侶，畛畔同氣，猜割牽役，弱靡中區，乃霍霍然保尊貴，偷豫屍功，患至而無以敔，物偪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憖也。

## 古儀第二

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阽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弭刃於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來鷳夢弼，建屏萬邦，而神明之胄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七後，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玄之心哉！而天貺不舍，靈光來集者，蓋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云昆，不喪初旨，群甿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於憑依，故屢濱播棄，而卒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跡其所以燾冒天下者，樹屏中區，閑擯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留，即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要以衣冠舄帶之倫，自相統役，奠維措命，長遠醜孽者，實以為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眷民懷，絲遊膠液，紛紛延延，彌保云系者，則貿於相求而隱於相報也。迄於孤秦，家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攬握，顧盼驚猜，恐強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橐寸金。欲以凝固鴻業，長久一姓，而僨敗旋趾。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回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漢承其敝，古型秦軌，白黑兼半，而強幹植條為數百年之計者，亦自創異意，冥合十九。侯王封君，兼城占籍，鑄兵支粟，不為禁戒。故長沙可以支三粵之侵叛，而燕旦受封制冊之中，所以防遏獯鬻氏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還，推恩少力，酎金奪侯。雖輈輔弱助，而命大將，遣單使，得以意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竹，雖握禁闥，軍民部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淩，然而樓蘭、郅支，絕亢懸首；烏桓、羌部，躓駕伏屍。雖莽僭西都，丕奪許鼎，而南陽、益部連衍而接墜緒者，猶此枌榆之苗裔也。晉氏失計，延非族以召禍亂，中國隤隤，非無自致，而州牧分土，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琅琊以延。向使泮散消弱，守牧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東之所能敵也。六代文嬴，漫不足紀，遺法餘力，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孱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倒柄藩牧為慮，曾不足以建十年，而石、苻、拓拔已褰裳而絕安流矣。是故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強彼而固此者。故曰「大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之利而利之。今夫柔鷙擊，輯縱橫，驅合於農則實去。要願樸，建脆弱，驅合於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其畛。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侈身臂，矜總持，不縱以權，不強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者之悲膺疾頞，而俗儒之利以為名也。唐無三代牧伯帥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民、固本、清族類、拒外侮之謀。竊屍寓農之遺號，強合兵農，分制府兵，徵發宿戎，壹聽於京師。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於天寶禍發始尅者，豈府兵之敗軌特遲哉！溯其僅存，尋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遼左，置督護、都督者不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勳名將若李勣、薛仁貴、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選士馬，審機宜，滂沛椎酤，奴隸偏裨，下至乾沒，猶無所問。極重不返，而節度逆行，幹天曆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漩，激而反倒其歸也。然且更迭閏位，圖錄弈改，石晉北傾，恃怙蠢醜，而並陽不拔，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強之效亦可覩焉。宋以藩臣暴興鼎昨，意表所授，不寐而驚。趙普鬥筲菲姿，負乘鉉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托孔云而媚下，削節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總禁軍，衰老填籍，孤立於強虜之側，亭亭然無十世之謀。樅佚文吏，拘法牽執，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之恫喝，玩在廷於偶線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繪歲盆，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澌滅。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掀舉，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溫，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蘄、循僅存於貨酒，嶽氏遽隕於風波，撓棟觸藩，莫斯為甚！夫無為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聽乘也。卒使中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於女直，再折而入於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區宇，盡辮發負笠，澌喪殘剮，以潰無窮之防，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詘。禍速者絕其胄，禍畏者喪其維，非獨自喪也，抑喪天地分建之極。嗚呼！豈不哀哉！夫石守信、高懷德之流，非有韓、彭倔強之質也，分節旄，擁鎮牙，非有齊秦百二，剖土君民之厚實也，談笑尊豆，兵符立釋，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使宋能優全故將，別建英賢，顛倒奔奏，星羅牙錯，充實內地，樹結邊隅，一方潰茂，聲援穀響，雖逮陵遲，取資百足。亦何至延息海濱，乞靈潮水，皋亭納璽，磵島沈淵，終使奇渥吞舟，乾坤霾塞，濱百年而需遠復哉！惟其塗蔽萬民，偷錮大器，瓦缶之量，得盈為歡；嬰兒護餌，偃鼠貪河，愚夫之惑，智者哂焉。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苟有系也，足以固矣，而必於苞桑焉，秦、宋之系於苕枝而不知其根之拔也。故曰「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其來茲之謂與！

## 宰製第三

今欲取天下而宰製之，有聖人，反三維，起在位，度不十數傳，復有口口口口之等夷，狡焉思裂維而盜神器，如口所為，彼固狃以為故常，無足難也。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天地之氣相干淩矣，亦或贏槁不能為人救。聖人堅攬定趾以救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為不得延，固以天下為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非與於貞觀之道者，亦安足以窮其辭哉！天地之產，聰明材勇，物力豐犀，勢足資中區而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謂也。今欲宰製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輔而制其用。今之自縣以上，三進而及市政使司，凡以治民者，自秦而下不能易也。縣隸府，府隸司，司受命於天子，足以呼響，無關格之疢矣。府治其屬，既不能專，其有事，旁撓於同、判、推官，而巡守兵備安坐其上以扼郡邑之呼吸，則分司之建可革也。山東府六而分司者十六，山西府五而分司者十三，陝西府八而分司者二十四，四川府九而分司者十七，或倍之，或參倍之。其佐倅遇府設焉，或稍浮於府，未有一道而兼制數府者也。所以束濕纏系於知府者，可謂急矣。而一郡數邑，不得以制其短長之命，旦夕不測，其民視牧長，如逸兔之於驚麚也。況其為天子守疆圉，取必而與城共命乎！魏尚之於云中，李廣之於隴西，以一郡捍匈奴之名王者，事權重而戰守專也。故革分司，重府權，盡治其郡，設推官以贊其吏治，立武監以簡其兵賦，兵賦所講，受成於府，有所徵發，府受台計而遣之。刑名、錢饢、驛置、屯田、水利，奏最於兩司足矣。夫撓郡權而臨其上者，不過治府緒之餘，而形隔勢礙，推委以積其壞，是龐睫儋耳，無益於視聽而益損其官也。自郡上之，為民之治者受於司，為兵之治者請仍巡撫使之任，而去其京銜，定其鎮地，制其厄塞，重其威令，僉其勁銳，閑其文武，假其利資。七者具修以置藩輔，各戰其境，互戰其邊，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國可反漢，唐之疆，而絕孤秦、陋宋之豐禍也。中區之地，四斁用文，河山用武，沙衍耐騎，箐峒耐步，江海耐舟，麥食耐勇，稻食耐智，雜食耐勞，廣土墳爭，崟崎壁守，鹵國給鹺，澤國給積，澇鄉給魚，赭山給鑄，林阜給荈，邊徼互馬，殷道課關；其它連錫、絲枲、筋鰾、皮革、蒲條、硝黃、翎毛、杉柟、岡桐、栟櫚、漆林、苧絮之所產者，可相輸而各奏其利。大司農不登之書，非中監漁采，則豪猾墨吏兼併閭右之所攘也，一切取足，其瘠疲不耐給者，百之四五。故曰利資可假，勁銳可僉，厄塞可制也。請置河北、山東為一使，江北、濟南為一使，河南、荊北為一使，燕南、河東為一使，開陝、秦、隴為一使，荊南、江右為一使，江南、福、浙為一使，巴西、瀘南為一使，南贛、嶺海為一使，嶺西、桂、象為一使，滇、黔、洱海為一使。此十一區者，用武地六，用文地四，兼錯犬牙率得險者，或十六七，或十三四。因舒蜿，隨原隰，各固其圉，取材其產，搜其軍實以聽邊關之不時。畿輔為一使，左輔為一使，右輔為一使，大同為一使，延綏為一使，寧夏為一使，河西為一使。此七區者，戰地十九，內地十一，大司農因漕委輸，轉十五司之粟米以灌注之。滑州襟帶黃河，右腋太行，左腋钜野，臨制河南之膺隔，一要區也，河北、山東行台治之。其地起大名，北有廣平、順德，南有彰德、衛輝、封邱、延津、陽武、原武；東得東昌、濟南，東傳於海，得益都、臨淄、泰安、博興、壽光、昌樂、臨朐、高苑，又東得登、萊，極於海；西得懷慶、潞安、澤、沁，扼太行，窺冀、晉，傳於山。洛陽據土中，左京、索，右潼關，三塗、嶽鄙，神明之區也，河南、荊北行台治之。其地起河南，東北得汝州、開封、許、禹、鄭之屬邑，窮於滎澤，東南得南、汝，南得襄、鄖、承德；西南得興安、平利、石泉、洵陽、紫陽、白河、漢陰；濱漢。沔，間湍、溝，承楚脊，控關南，東固汝水，放於淮。徐州憑黃流，睨大江，披帶長淮，東枕瑯琊，咽鬲南北，一要區也，江北、濟南行台治之。其地起徐州，東南得鳳陽、淮安，南得廬州、安慶、黃州、滁、和，盡于江，東北得兗州、安邱、諸城、蒙陰、莒州、沂水、日照，北阻大峴；東傳於海。西得歸德、太康、陳州、商水、西華、項城、沈邱，窮於汝，穎之交。太原以故晉之墟，左山右河，北阻忻、代，士馬勁疾，險障重遝，一要區也，燕南、河東行台治之。別治晉陽，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徐溝、清源、交城、文水、壽陽、盂、靜樂、平定，割雁塞以為大同守；西南得汾州、平陽、遼州；西盡河；南不盡太行，以壯澤、潞；東出土門，曆常山，得真定，彌互絡繹，以承右輔之或贏。咸陽居渭流之北，與長安相望，秦川八百，關河沃衍之區也，關陝、秦隴行台治之。別治渭北，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西安，北盡北洛，界梁山；西南得鳳翔、漢中、寧羌之屬，割興安畀河南為右腋；西得鞏昌，阻陰平，鎖蜀漢；北得平涼、華亭、鎮原、祟信、涇州、靈台、安化、合水、寧州、真甯、狄道、渭源、慶、洮、平涼諸邊之劇邑，割實邊藩，為所保守，有秦川供三邊之奔命；又西得岷、洮；北阻蕭關；西戒河、湟，以司茶馬之居僦；又西不盡於生番。武昌，長江東下，清漢南來，雄挽中流，搏蠻中引，江外一要區也，荊南、江右行台治之。治故鄂城，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武昌，逾江得漢陽，阻溳水；南得岳州、長沙、衡陽、安仁、衡山、酃縣、耒陽、常甯，訖南條；西南逾洞庭，得荊州、辰、常，泝於沅，有黎平、平溪、清浪，迄於偏鎮，中括施、撒、永定、永順、保靖，兼漢土；西又南，得邵陽、新化，分資水為南塞；東得南昌、瑞州、九江、袁、臨、饒、廣、南康，包彭蠡，有江右之衍區；諸挾嶺為閩、廣脊，受無賴者，割以為南贛守。鎮江因京、峴，緣揚子，西接漢、岷，北拒淮、泗，漕守山東，俯拾建業，一要區也，江南、福、浙行台治之。其地起鎮江，得蘇、松、常州、廣德，西上夾輔應天，沿江得甯國、池、太；東有徽州，倚三天子鄣，沿漸江，東有全浙；循海而南，得福、泉、興化，福寧；渡江北直海門狼山，鎖大江，得揚州，盡淮東；罄折江海，索腴賦，休士馬，輝戈船，根抵南國，以備倭盜而資山東之奔命。合州，三江所會，魚復、僰道、褒駱、武都、嚴道、夜郎之所奏而會，一要區也，巴西、瀘南行台治之。其地全有四川，自威、茂、雜谷、天全、黎、邛、昌，跨大渡，度相嶺，右繞東川烏撒、烏蒙界水西，盡轄土夷；南渡烏江，得平越；東北上，得清平、興隆、思南、石仟、思州、銅仁，窮五塞，南盡於沅。贛州咳頤梅關，延紆嶺塞，注瀉海嶠，絡引大帽、浰頭、東鄉之條紀，武備所向，樓船步卒之沖，一要區也，南贛、嶺海行台治之。其地起贛州、南安，西得郴、桂、臨、藍、嘉禾，盡楚猺地；北得吉安；東北緣山，有建昌、撫州，故盜區藪；下杉關，得延平、邵武、建甯，南迤汀、漳，窮於海；次海濱，得惠、潮、廣州，蔓引連陽，與臨桂會，而西盡於漓水之交。梧州控肘楚嶠，垂臂瓊海，是漓潭、牂牁漉江之下游，逆邀其所趣，土、漢噤喉之要區也，嶺西、桂、象行台治之。其地起梧州，東得肇慶，窮於漓口；東南得羅定、高州、雷、廉，南極交趾，濱於海，渡海得瓊；西泝三江，全有廣西；北越秦城，放湘源，得永州、武岡、城步、新寧、靖州，通西延、古泥之徑；尋左江西上，得都勻，犬牙楚、黔，界於播夷。大理、葉榆所派，金、滄所維，北捍土蕃，南覆撾、甸、六詔，上游之雄徼，一要區也。滇、黔、洱海行台治之。其地全有云南，並夷部，東逕縣度出箐道，得貴州西境；東有貴陽，訖乎新添北緣、陸廣，赤水、烏撒而界于瀘南；沿平伐、鎮甯，頂營募役，鑿初道以通乎泗城，而西南窮於交趾。於是登其甲乘，制其刑典，宅其賞罰，司其汰補，寬其蹤指，要其連系。盜賊踞山谷泛洋汛者，府自部討之，聞於台。盜名城，躪旁邑，暨小夷之竊發，台部討之，聞於司馬。邊徼奔命，巨寇彌延，羽書馳於司馬，下徼台使，因其形勢，奔走疾呼，以應其鄰左；勞逸腴瘠，摶隘勁脆，以視其往來。滑台涉钜鹿，通天津，以紆左輔。徐州沿淮、泗，下盱眙，以固江南，東放瑯琊以應登、萊之不逮。河南搜練腹裏，開花園、黨子，西南綴上庸甌脫，紆秦、蜀，制山南，北守黃河，犄角畿南而撫其怠。太原居西，補河曲，急則東紆右輔，或出雁塞以應大同。關、陝阻關自保，聲勢山河，視其旁午，連川河以軫綏甯、河曲之恤。江、湖、贛、嶺、巴、蜀、滇、黔，既隨以蠻夷、海汛分其所守，就近參援而調置往來。泝大海，沿淮海，以紆山東；入武關，繞松、洮，以紆關外；或馳孔道，下冥阨，騁大樑，絕黃河以衛京畿。因裹粻兵，取給於十五使司，登大司農而受裁於廟議者，皆以流蕩營魄而振戴根本也。台之所治，或千餘里，或二三千里際荒陲，容受不軌，卒相搖動，禁制不時。河北則東登、萊，濱海線通海、蓋；凱撒、潞，太行伏戎。河南則襄陽受沔下游，制鄖，西受夔、庸逋逃。江北則安慶以名城阻江、楚。江南則溫州總海以須島夷，蕪湖對濡須直江北之沖。荊南則沅州領苗夷，殷黔道。關陝則階、文制生番，匡川北之不虞。巴西則馬湖逼瀘水，亢嗉南中，威州孤懸鳥術，垂制江外。南贛則潮州承閩而分海汛；嶺西則雷州障交夷，縣窮髮；慶遠扈田、泗，西系那丹，以通都泥。滇黔則貴陽匯流排道，飛系荒遠；楚雄殷六詔之中，右哀牢，左特磨，直下車里，老撾以距南醜。凡各分司以鎮之，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於台。武監之治，請視兵賦之多寡。弱郡並之，勁郡專之，或贏置之，以登成於知府，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於台。故指臂相須，而批導形便也。諸行邊領重鎮者，地儉於腹裏，而芻粟士馬，節制旌旄，秩等部從，不亞于中區。或覆增之系其任。或卿尹出牧；或他台使以崇望右陟；或大將超裨校，威信足恃賴，以大將軍行使，系其人。昌平屏擁翠微，衡蓋輦下，左古北，右居庸，畿輔行台治之。起喜峰，出定州，西至延慶，為其守；北抵灤西清兀良哈之塞。永平東北極徼，環海循山，外邀三坌、白狼之險，東醜之所出入也，左輔行台治之。接喜峰，畫灤水，東盡關門，沿海下天津為其守；東北出三衛金源故地，窮興中、大定，東搗開、鐵，靖其庭穴。宣府有偏嶺、飛狐之勝，繁饒悍鷙，直開平之吭，右輔行台治之。起懷來，阻桑幹，西抵廣昌為其守；北出興和，擴亭障，斥地沙漠。大同平衍廣野，內護句注，散戰之區也，大同行台治之。內連廣昌，北出天城、陽和，繞黑河而西，盡東勝，遵濁河，下偏關，抵灑曲、保德，畫大河為其守；渡黑水，擊云內，奏集甯斥豐州之塞。葭州外控榆林，左拊西河，保甘泉之外障，延綏行台治之。東起黃甫，際河而西，西抵花馬池之右，懷抱環、慶為其守；直北清河，南修受降之遺地。寧夏左省嵬，右賀蘭，赫連兀卒之自雄其都也，靈武之所由收關、洛也，寧夏行台治之。修楊制使之遺塞，東起花馬池，東盡蘭州為其守；北逾賀蘭，馳燕支之下。甘州緜綴新秦，壤地數千里，孤峙以制西夷之生命，河西行台治之。東起莊浪，西極嘉峪，南繞西寧、歸德，渡磧石，抵河州為其守；出酒泉，修瓜、沙之塞，橫互自保，以維西陲；餘力蓄士馬，奔他邊之棘；相附郡邑，守隧所統，往來所奏，則分隸其台。畿輔得保安、延慶、順天，效上供之餘。左輔得永平、河間、天津。右輔得保定、萬全。大同得大同、忻、代、岢嵐、保德之屬。延綏得延安、環縣。寧夏得六衛、中衛、靖虜、固原、靜甯、莊浪、隆德、蘭州、金縣。河西得甘、涼，肅、莊浪、西寧、鎮番、永昌、河州。以資其芻收、工匠、孳養，鼓鑄之用，丁男輓運，城堡築浚之役，徵調遊弈，視中區為費。司農寬賦役以休息之，疲者不賦於大官。藩司登計其人，移台用者十可三四給也；不足，仰於腹裏。行漕開中，不盡於京師，便歸其塞。膠、萊漕關東、汴渠、屯氏。沽、潞漕畿，分漕萬全。桑幹漕大同。淇、沁漕太行，浮於河。河漕延綏，浮渭抵陝，濟寧夏。河西不足漕者，牛車橐驢之所任也。渠河流，潤苦壤，修屯積粟，大農濟其畚臿，稍給牛具金鐵之資焉。凡軍伍之僉，中區之厚土，烈風、山箐、水國之任為兵者，可數也。邊徼先其土著，閱其子弟，蕃其牧養，不足，請命逾台以調益之。中區各僉其治毋逾，十八而傳，六十而老，廢疾而給，及身而放，不傳子弟；予弟以總角從軍，驗其嫺熟精僄者傳之。榆關而西，極乎大同，其民小悍。延綏、靈、朔、環、慶之區，其民大悍。莊浪度河，甘、涼，洮，岷之間，其民小悍。皆家丁子弟之聞於天下者也。澤、潞、太行、河北、山東之弓馬。登、萊海舟，死走鹽利。南陽毛葫盧之桑弓、毒矢。鄖陽維五方，依老山，沿漢而上，南通庸、蜀流民之苗孽。廬、鳳習江北，輕生樂禍，舒、皖、六安茶山射獵之徒，勁弩藥鏃，洞中沸糜。木陵、黃土、新市之脊，共爭之區，依砦步鬥者，以寡擊眾。太原、汾、遼、易、定之間，趙、代也，民小悍。京口僄銳，沿江海者漸為下，義烏之步卒，青溪之亡命，其族故存。徽之行賈，便習劍擊，宣、涇喜弩獵，在江表為強。福、廣瀕海習舟，依山習步，猿接猱跳，飛瓦攫檣。贛、撫、汀、建依山者嗜利喜死，撫、建為下。辰、沅而西，起永定筸子，放乎云、貴、宋、蔡、犵玀，西南之尤悍者也。蜀沿江有巴、渝之遺，汶、黎、松潘相嶺沖天之徼，東繞馬、瀘，訖黔、酉土司，各以標槍、利弩、火器，革氂之資，耐勞奔險，樂死好鬥。南、太狼家盡泗城而西，不下數十萬，顧保其區，不戰散地。其他一邑一鄉，頗有勁悍者。守監隨多寡占募，不以額僉如府兵、彍騎、禁廂，衛所之制，老死子孫而誅及疲劣，則上下數百年中區之材用，可因時消息而登之用也。夫捐父老，犯零露，賤伏屍，閑熛火，爭死於百一者，涖以潔清嚼白之率長，使啖糲茹蔌，窮年永歲，無釃酒、割鮮、蒲塞、馳射之歡，攜修眉、聽囀歌、靡濫柔暖、妖孌弦索之戲，則蛇慵麖散而不可止。故牛酒時作，金錢飛瀝，所以賈桀驁之死心也。而況旗幟、帷幛、號矢、刀矛、火器、馬疋、鞍韉之精銑，率不再歲而敝壞與！夫聞諜、偵探、游賓、說客、死士之往來，國家不能括資於經費之中，則假台使以權，寬其繕具。倘如昔者守司農聽攽，率不得請，請下得報，報不得速，事機先失，守文吏隨持其後，此以約束庸愚而坐自弱其勢矣。今夫中區之產八，穀不與賦於大農，其滂溢橫射，走天下全利者，鹺政為上。淮安、通、泰隸兩淮者，北食陳、汝，南食長沙，利參天下之一。長蘆領北海，食畿下。山東領膠東、濱、樂，並食徐、邳。解池三場食兩河，屆澤、沁。陝西領靈州池，障西和井，食隴右。河西山丹紅鹽，居延白鹽，稍食其地。浙江領許村、仁和、嘉興、松江、寧、紹、溫、台，食吳會。福建自食。廣東食嶺東、南海北，兼食廣西，北食衡、寶。云南黑白井自食。四川領成都、富順、淯川、榮昌、大昌、開縣、鹽亭諸井，食其地。或因其產，或因其食，隸之台治。商引料價，批雜稅，割太倉之半，分畀台使。開中者聽其自募牢盆，稍食稍取給焉。川、湖、六、霍，茶荈之所出也，鉛、鐵、銅、錫爐、甘、苧、竹有所產，吳松原蠶，濱江蘆荻魚利，山后石煤，邊番互市，福，廣番舶，滸墅、臨清、九江、蕪湖、梅嶺、錢塘以放關，市船碁布絲縈者，間飽漁侵。使台使諸得自領，會出其餘，以佐他鎮之歉迫，台無上計，部無授程，悉俟九載以奏其出納，而納其奇羨。於是因贏餘，飭六師，精器備，廣城堡，溢賞格，走死智勇於邊徼殺戮之地，為天子使。是故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強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厲精，土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愚，刷宋恥，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無憂矣。

## 慎選第四

萬族蒸蒸，各保其命，各正其性，所以為之者，豈非天哉！飲食而有血氣，陰陽而有生死，天之同人於物也。出塵舒光，漂輕存重，變不變以為信智，敢不敢以為仁勇，拔萬類而授之人，拔人族而授之聖賢之族，天之異人於物、異聖賢於人也。同者為賤，異者為貴，以有尤貴滋性而統君之。無同則害命，無異則淪性。故聖王齊物以為養，從天之同也；利物以為教，寵天之異也。從者差養，寵者辨教，澂汰滓魄，濯洗清明，分萬命，理萬性，揀其粹白以珍之萬族之上，所以助天而保合太和者，始於大公而終於至正也。虞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只敬六德，亮采有邦。」等而上之，知九德之有天下明矣。家邦以給之。三六以別之，德以畫之，使乂咸事，來章一人。天下之大，萬民之眾，審其所撰，忖其所葳，由臣之不虛貴也，知主之不虛王也。如此，則踞天位而長萬邦者，彼何人哉！德未至，不敢幹。德已至，不敢越。井井然猶牆堞階圮之累上，故奇傑意消，聰明思返，卒以奠大寶而徠尊親矣。故同、異、貴、賤、差、辨，此六數者，聖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陰陽之位也，而一以胥天下之和平。尚其所尊而鼓鐘以樂之，則和矣。量其不能而桑畝以安之，則平矣。故怨讟不起，而奸宄息也。三代以降，漢之選舉以郡邑州將，曹魏六代以大小中正。始於揚汰，終於浮濫，褻薄天寵，流觴媮競者，往往弊自上開。而當其嚴整，猶有差別之足紀焉。隋承陳、梁之末造，宮體先吹，文爭實長，其曼聲、曳趾、挑綺、拾英之流習，濫於崇朝。科目之興，尋遠古則然，世會所爭，不能逆流而泝之上矣。因緣其軌，欲以稍靜天下者，固當心載大公，較隆天秩，則異非所異而寵殊所寵，猶可以徐俟和平，來附人心，而明貴賤之級。流及於宋，竊竊然唯恐天下之異心也，師武曌之智，開籠絡之術，廣進士，明經、學究之科，下逮七科、乙等之目，推郊祀、任子、異姓甥壻、門客之恩，搖盪誘餌天下於堂陛嫌微之際。而當時桀黠者，亦微測上旨，倒持來去，以邀榮朊，不得則李巨川、張元、吳昊之流憤起而播其亂。其君臣之間，猶發篋行儈之相為禁持，故和平去心，而粹白失性，胥中區而淪虐老獸心之俗者，非無所自開其源也。近世之思政者，踵而用之，增文學，益解額，倍制科，升乙榜，推恩鄉貢，職名不足，綴冗員、速資格以濟之，而天下之怨亦由是而興。夫天下，恩之不勝恩也，怨之不勝怨也，恩之所止，怨之所流。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而竊天地之恩以鬻販人民而膠飴其心，施天下以私而責其公報，猶假敵戈鋋，望其稽伏，其不傷脰陷胸於彼者，蓋亦鮮矣，詩曰：「屍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均平專一，而風流雛鷧，無私之謂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退者十九，早知不能而使退，故法嚴而怨不起。今廣其科目於此，人倖得焉，而得者百一，則怨一矣。捷其資格於此，人倖遠焉，而速者十一，則怨二矣。兩者皆以恩天下也，而貿其怨。故士自授經成讀，昧偏傍，盲語助，老死童子者，皆有怨心。其極則躡六卿，登黃閣，皓髮返林，賜鏹馳驛，祖帳暉煌傳於亭，而閑語乘興，猶戟髯把攬，呃塞而不得語。彼親天子之側者，乖沴橫塞，奴虜駔販如此，其他上偪下流，畜狡伺而幸翻覆，侵尋沈淖，尤不知其所屆。是何也始誘之以甚易，而後繼之以極難也。弓之解也，膠液筋緩，則熯而張之。承今之敝，建小康之術，莫若先其甚難而後稍授以易。先其所難，則知不能者退矣，猶矍相之射也，廢然而無妒姢之心矣。是故以賢者廁不肖，不肖者忮；以不肖者廁賢，賢者慚。慚發於賢者，故拾橡織絇，憤棄君父之憂；忮發於不肯，潰決奸宄，鬱不可折之勢以仇君父，長亂階，不瀕之亡而不止。坤之履霜，不肖之忮也；括囊，賢人之慚也。賢人隱，弑逆作，相乘之理，漸不知保，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故順異同，立差辨，以小人養君子，天之制也。觀其所養，故養而不窮。今一邑之小，補生徒者養於民，成歲貢者養於民，偕鄉計者養於民，登進士者養於民，授職官者養於民。五累而上，養之益豐。五降而下，養之益繁。而又無以觀其所養，博泛叢闒，登進苟且，其一切所為，卒無以異於闤闠拚除卒伍之行。籍起上流，屍避徭役，公私謁請，流連嬉燕，以操細民之生命。其不一旦得當，裂冠冕而泄其不堪者，寡矣。裁生徒，節貢舉，省進士，謹資格，持之以難，擇之以慎，天下乃曉然知上所尊尚之旨，其不容苟且如此，而抑歡然奉養於長吏孝秀而永謝其望心。況累是而上，享玉食，蹈天位者，不愈震耀肌魄以推戴莫京哉！故差其所養，別其所教，執相成而功相倚也。王者規天道，長萬族，順其所從，珍其所寵，則性命正矣。累上以為益尊，則天位凝矣。忘恩以遠怨，則和平臻矣。節養以息民，返不率以歸農，則民志定矣。革陋宋鬻販之私，則大公行矣。百年之內，乘千歲之弊，仍科目而減其額，核資格而難其選，則始基立矣。然後抑浮藻，登德行，立庠序，講正學，厲廉恥，易科目，升孝秀，俟之必世之後而天氣清，人維固，禽心息，口行泯。沄沄陶陶，太和旋復。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言其贊助清明，而扶光霄極，葉天道也。

## 任官第五

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以仁愛人，以義制我。以仁愛人，不授以制而盡其私。以義制我，不私所愛而厚其疑。惡有為天下王者自愛而制人，可以宰九州，建千祀者乎！且誠非所以自愛。天有四時、五行、四方，各位其位，時其時。不疑冬之淒苦而間以燠；不疑夏之歊暑而間以寒，不疑西北之有昆侖，崇墮崟崔，隔己而陵夷之；不疑東南之有尾閭，淫浸沈沒，泛己而堙燥之。四時、五行、四方各行其職，胥以歸功，蓋相報也。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言齊桓推亡固存，以誠信禮衛，毀於兩河脰吻之間而不相疑，故取似實果而贈美瓊瑤也。王者拜貺天醮，宅履中區，感河流光，承劍啟珓，以貽後世，得之丁甯，付之鄭重，固其所也。然三、五之代，以曆迭興，或及身而授，或數十世而授，卒不越神明之胤。惡有如趙宋之削其援，弱其族，以口之口口者乎！彼耶律、完顏、奇渥溫之初始，亦嘗分尺土，籍一民，伏莽齧堤，以為窺竊之資也哉！若晉、宋、梁、唐之末造，僭偪孤寡，權壅上流，彼畀受苟簡，日習而次垂之，此又無庸致怪也。流風沿遞，疑積相仍，乃至論道之職，喉舌之司，六官之長，旬宣之使，下及郡邑，城不足百雉，戶不滿三千者，盈天下而無非疑地。以為不可疑也，是戈矛填心而黚皰割腕也。以為可疑也，是授蹻、蹠以籥鍵而稍滯其戶牡也。以為疑在此而制以彼也，是忌狸竊雛而間之以狐也。舜之命官也，禹陟司空，宅百揆，棄為後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伯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各專其采。雖稽讓從容，後心載俞，而旁任必咈，其汝諧以往者，共工百度之藪，虞理名山大澤之長也。故勞謝專屍以體其愛，道孤獨贊以去其制，則仁義立而天工亮矣。天地之氣，刑德相召，禍喜相感。甘草兆熟，苦草兆饑。醴泉甘露，不流桀池。夾珥陰風，不淒堯宇。誠由誠往，疑用疑來。是故五臣、十亂、酂、留、馮、鄧之侶，布心灑血而不恤，彼有以召之也。李廣之射石，非虎也而飲金沒羽。誠以拔之，則小人革面；疑以任之，則君子寒心。是故豫生飲藥于趙都，百里行哭於秦族，越石授命於並陽，袁、劉糜姓於台下，楊業介馬以喪元，余闕憑城而濺血。此數子者，事二姓，棄舊君，比匪類，仕偽邦，非有皦日白水之疇昔也，而一旦甘死趨禍，大貿其夙夜之狂心者，豈非任服躬而難委，誠推心以必酬者乎！故專任者不期報而報臻，疑投者不期欺而欺應矣。今命官之制，在外者，一縣之令，丞、簿不聽命焉。

一郡之守，同知、判、推不聽命焉。一司之使，分以左右，二參、副、僉不聽命焉。文移印信，封掌押發，登於公座，唯恐長官之或偷也，而鉗束之如胥吏。行未百年，法已圮壞，猶使藉口公座，脫獨戶之咎，疑制之患，已大可睹。又復分其屯田、水利、錢法、驛傳、鹽政，分為數道以制司。道立分司，督察巡守兵糧之務以制郡。巡按之使，絡繹馳道，迴圈迭任，無隙日月以盡制之。所以制外者無遺力矣。在內者，取都督一府而五之，間以同、僉。六部卿貳，或七八員。都堂、大理、通政、太僕以放，雖有長貳之別，而事權散出，不受裁制。黃扉論道之席，至永刊極刑以廢其官。其文移印信，封掌押法，公同朝參者猶外也，復使給諫禦史巡視刷卷以制之。卒有爰立大僚、邊關盜賊、建置河漕、三禮疑似之事，所部不得決，又設會議、抄參、私揭以制之。所以制內者無遺力矣。以一人敵天下之力，以一代敵數百年之力，力窮法匱，私蠹蝕爛，乃使相秀而謝之。非己之專也，則是開以滑避之徑而絕其功名之塗也，豈不拂與！夫一職而分官以領之，連銜以轄之，所以疑制不肖也。人材之數，曰賢，曰不肖，口中人。賢制不肖則不肖懼，不肖制賢則賢者憂，中人制不肖則惡不弭，中人制賢則善不長，賢制中人則疲於效命，不肖制中人則靡於朋淫，賢制賢則意見差，不肖制不肖則聲氣葉。不肖懼則裂而傷賢，賢者憂則引而避不肖，惡不弭則忌憚益忘，善不長則登進無助，疲於效命則事會圮，靡於朋淫則媚術張，意見差則乖左折衷，聲氣葉則膠固兩利。然則疑制者，唯兩不肖而後諧也，亦將大違其疑制之始心矣。天原道，君原天，相原君，百官原相，大哉！滂沛萬登，而綱紐尺握，乃以禁制朕兆，膏泛群族也！今以天下之大，選賢簡德之繁且久，不能得一二心膂之臣，任以論思，乃靳然果廢其官，夫唯開業於風雨，英敏神靈者，括萬幾，統一心，無所凝滯。過此以往，奏報日冗，陳案日仍，晏安日藉，聲色玩好、禽馬柔曼，淫音幻技日進於深宮，外勞內蠱，其不折而入於中奄者，無幾也。故胡惟庸、汪廣洋之禍，消於綸扉，移於涓寺，而萬安、焦芳、黃立極、丁紹軾之徒，承頦頤，奉密教於北門者，且波溶瓦散而不可救。元氣痿，大務閣，民愁閭左，士歎十畝，粻空於野，金蝕於藏，彼揖此讓，晉口口而口之大口，可不痛與！則仁義不立，而疑制深也。傳曰：「賤妨貴，新間舊，小加大，逆也。」故王者制名，天下奉名，百官赴名。倒其所制，昧其所奉，貿其所赴，則將賤爵祿而重事權。爵祿者，天之秩也，事權者，上之意也。菲天秩則士薄功名，尊上意則人喪廉恥。是以王者慎名，名正則任重，任重則責隆，責隆則政理矣。今夫學士之秩，五品也，使立於九卿之上。賤妨貴，小加大，背盭淩遲者，莫甚於此！則將使天下蝸瞀蠅營以趨事權，而天秩之自然，蕩然不可復稽。

夫虛一品之置者，靳其愛以制物也。愛以我私，而制盡人族，與仁義背馳，而求治天下，亦難矣。給事、禦史之秩，胥七品也，給事以巡視遣，禦史以巡按遣，則操六卿、兩司大臣之臧否以亂其掌故。彼之願職任，累歲時，登進崇階，代天工，作民牧，其前效已可睹也。早知不能，廢之而已。乃升新進，誇小臣，翻戾趾肘，使黃髮卿尹呵斥所輟者，屏息躡踵，禠繡隅坐，以承其欬笑，不亦左與！故主貴其名，莫不貴之也；賤其名，莫不賤之也。制名以任賢能，疑名以尊意旨，浮薄長進，權藉推委，效著於偶然而垂為法制，故人紀賤而天維缺，非建國不拔之典矣。唯除疑制者不然。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難其選舉，易其防閑，公其心，去其危，盡中區之智力，治軒轅之天下，族類強植，仁勇竟命，雖曆百世而弱喪之禍消也。

## 大正第六

昔者三、五之王也，推五德，承終始，其原本灑祓嬗革之際，如平旦之受夜，虞淵之受晝也。後世五德失墜，治無主尚，以意為輕重，至於湔惡俗，拯民瘵，創業中興，莫不有彷彿之意焉。粵自成湯革夏配天，伊尹、仲虺以弼之，一德馨聞，廷野革面。不數十世，而故家大族盤枕膏腴、湛溺財賄者，以亂阿衡之治。故盤庚之誥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由是言之，淩遲乾沒，紹治而啟亂者，明主所深患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可不戒與！天以五行養萬民，食於陰，飲於陽，衣被榮毳，侑佐鹽醴，水滋土敦，木實火調，若此者，民承養於天，無須於王者之制，而流蕩生死，縈紆往來，通愚強之力，致文弱之養。金之為用，王者所加於天，以損民而益之上也。故水之德潤，木之德成，土之德安，火之德化，金之德賊。是以聖人尤難之，行於不得巳而用其利，戒於禍之必尅而制其賊，愚強者寶之以勸其功，文弱者賤之以殺其濫。沃以所寶，則小人和平；教以所賤，則君子強固；此為節宣五行而勝其害氣也。其有不率教者，於是訶斥以辱之，裔夷以逖之，纆棘以錮之，刑殺以威之。夫王者之於萬姓，視猶一父之子也。其聰明文辨、便數強固者，亦克家當戶之子也，則豈不慘怛割裂、涕洟於刑戮之加哉！而其受五行之賊，犯王者之賤，越輻欺軌，沈沒淫濫，螟螣細民，愁痛孤寡者，則尤恝然其忍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遠害也。今夫農夫濘耕，紅女寒織，漁淩曾波，獵犯鷙獸，行旅履霜，酸悲鄉土，淘金、采珠、羅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年皓髮以獲贏餘者，豈不顧父母，拊妻子，慰終天之思，邀須臾之樂哉！而刷玄鬢，長指爪，宴安諧笑於其上者，密佈畢網，巧為射弋，甚或鞭楚斬殺以繼其後。乃使縣罄在堂，肌膚剟削，含聲隕涕，鬱悶宛轉於老母弱子之側，此亦可寒心而栗體矣。而以是鼓聲名，市奏最，漁獵大官，貤封門蔭，層累封垤，以至於無窮，則金死一家而害氣亦迸集焉。夫故家名族，公卿勳舊之子孫，其運數與國家為長短，而賊害怨諮之氣偏結凝滯，則和平消實，傾否折足，亦甚非靈長之利也。即或狼藉著見，掛吏議，左降褫錮者，猶銜舟絡馬，飛運以返鄉里，有司賓之，鄉社祝之，閭里畏之，廣頃畝，益陂池，敞榭邃房，鼓鐘妖舞，舂容魚雅以終其天年，錮石椁，簪翁仲，梵唄云潮以榮施於重泉之下。而游佻公子，發其贏餘，買越娃，擁小史，食遊客，長夜酣飲，驟馬輕紈，六博投瓊而散猶未盡。亦惡知向之朘削零丁者，已滅族靳胤於塞阡、荒壑之旁也！豈不痛與！趙宋之有天下也，解散法禁以惑媚強智，而苟固其位者，可謂泰矣。然京朝長吏以贓賕敗者，其刑大辟，歲論決若而人無所赦。法合世重，惠逮孤寡，以振起五代之殘劉者，有足重焉。降及太宗，減大辟流沙門島，而濫觴起矣。真宗以還，復減流島之科，刺配腹里軍州；天書降赦而後，此法愈減，貪墨跋扈，運鬐尺水者，恣無所恤，而蔡京、王黼、韓侘胄、賈似道之流，鳴上風以登飛鳥之音矣。韃靼九十年間，其狼戾睢囆者，不僅在阿合馬、桑哥之尤著。太祖起田間，尤慘其所為，故刑法嚴厲，夷風以革。數傳而後，僅以大計褫削當炎火迎貓之刑，無惑其裂廉隅而莫懲也。律法監臨主守盜公物盈貫以上，積至死罪，而敕使、守臣、郡邑之長獵部民極钜萬，不以投辟。繹成湯之責，尋仲蔑之言，亦已悖矣。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承貪亂之餘，不以刑辟整絕之，未有能齊壹天步，柔輯惸獨者也。天地之奧區，田蠶所宜，流肥瀦聚，江海陸會所湊。河北之滑、浚，山東之青、濟，晉之平陽，秦之涇陽、三原，河南大樑、陳、睢、太康，東傳於穎，江北淮、揚、通、泰，江南三吳濱海之區，歙，休良賈移於衣冠，福、廣番舶之居僦，蜀都鹽、錦，建昌番布，麗江氂密企碧所自氈金碧所自產，邕管、容、貴稻畜滯積，其他千戶之邑，極於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鄉焉。此蓋以流金粟，通貧弱之有無，田夫畦叟，鹽鮭布褐，伏臘酒漿所自給也。卒有旱澇，長史請蠲賑，卒不得報，稍需日月，道殣相望。而懷百錢，挾空券，要豪右之門，則晨戶叩而夕炊舉矣。故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今吏極亡賴，然朘刻單貧，卒無厚實，抑棄而不屑，乃藉鋤豪右，文致貪婪，則顯名厚實之都矣。以故粟貨凝滯，根柢淺薄，騰湧焦澀，貧弱孤寡傭作稱貸之塗窒，而流死道左相望也。漢法：積粟多者得拜爵免罪，比文學孝秀，今縱鷹鷙攫獵之，曾不得比於偷惰苟且之遊民，欲國無貧困，以折入於口口，勢不得已。故懲墨吏，紓富民，而後國可得而息也。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陰長於下，連類遂志，刑害陰私，貪吝汙鄙，偪天位而無忌，故聖人神道以示觀。退省其躬，行下言之教，成加民之治，故曰下觀而化，慎所示也。明興，家法忠質，宮庭潔清，無別館、離宮之崇飾，龍舟、步輦、馳道旁午之遊觀，無置騎、飛舸、千里割鮮、銅狄花石之供，無算車、料產，均輸、酒酢、香藥、子母責息之利謀，觀道盡矣。而貪沿下游，極重不復者，法教不施而風俗苟簡也。州縣之制，以差選人者，唐、宋分畿、赤、次、雄、望、緊、上、中、下，凡九等，以分別資格，升降除擢而止。今吏部之注府州縣，分系以瘠、饒、淳、頑，進士、乙科、鄉貢、任子視以除授，則將部、台、藩、臬、分司歲時、生辰、薦獎之苞苴視以厚薄，欽使往來，供億、勞賄、車船之悉索視以苛簡，而長吏之乾沒其民者亦將視以裒益，胥上下之耳目交注於淳饒，而其憊可知也。抑縣垂格範，為割蜜分羹不刊之則，固授之以亡廉銷恥之術逕矣。古者未命之士，食如其力，等而上之，亞於國君，位次升，祿次腆，車乘家老次備，贈答宴祭次隆。故延州投縞，子產獻紵，足於己而無籍於物也。今萬戶之邑，十萬之都，皆古諸侯之治也。稍給祿養，不逮家臣。居禁掖，登小卿者，劣盒十口，賓客服佩之不給。郎官宂散，稱子息，仰給責家，指擬差遣外除以售所貸，而子弟橫鄉里，屍獄訟，以僅完田廬。徒廣其科目，易其升擢，博置員額，以誘其仕心。祿入已菲，米鈔又折減其什五，率天下養百官而不足，縱百官食天下而有餘，此何異饑鷹以攫雉兔乎！請罷勸貪之的，革饒瘠之目。除授之別，以輕、重、邊、腹差等其資色，而祿石、傔從、薪馬、紵絲、公私宴答之給，授以本色而豐溢之。不率，則刑辟擬其後，而無仁恕之歉也。比國家之加惠縉紳者，下逮休廢，尤為淪洽。起廢員，晉勳階，有大慶則播為恩例。其非制科、不登五品者，賓於鄉欽酒禮。而髦荒畜厚之家，跡絕金閨，猶走謁要津，窺倖慶典。清白縣車者，復恬靜白遺恩外。抑褫奪、靡戍，狼藉，簄脫之寒灰，晉與飲禮，終日百拜，清酒九酳，習為優戲，榮施愚目，而自好者莫不非笑之。今為之定制，諸非居任以廉最者，雖邊功建言，不得與起廢晉階之科。其尤沈沒之倫，遇鄉飲酒，齒之下座以折辱之。而告老閑住者，買聲色，教歌舞，廣亭榭，不以儉率子弟，所司歲具上聞，追還封誥，齒於僇民。帛鎖終於在笥，桑榆鑒於口口，斯不肖銷心而賢廉得意，亦移風振俗之一道也，學校者，國之教也，士之所步趨而進退也。比者邑置郡設，鳴琴釋菜，虛器歲修，官掌故者垂老氣盡，漁獵生徒。學使獎行絀劣，率一二人，視掌故郡邑之喜怒，士之誦習帖括者，固巳羔雁視之，寓目橫經，則朵頤溫飽。廉恥風衰，君師道喪，未有如斯之酷烈也。今即旦暮不能廢隋，宋之格，而稍滌正之，尤當以行相參，定其殿最，如較文之等。州、縣之長，超乙科，廉靜文弱，才下任劇者，改邑教授；郎、舍、守、令起制科者，改郡教授。晉其秩如先所任，紀其教成，以為禮曹、太常、國子、學使之選。或鄉老休致者，郡邑得聘領之，為之授兼經，講正學，考內行，辨同異，究性命。舉於鄉者，不通四民之旨，及因緣長吏，與聞獄訟者，學使猶得按而黜之。以需數十年之後，廉恥厲，行檢修，學術正，然後革詞章，慎鄉物，較隋、宋，媲庠序，雖有泛駕之士，亦戒足沈溺而正衿稜觚矣。故王者養賢以養民，口口以配天。繼於其亂，先以刑禁；繼於其治，終以德化。相因小民之疾苦，則焦頳焚灼，妖怨亟起，而欲望建淳和以迓祥吉者，是孳息螟蝝而冀登嘉穀也。

## 離合第七

中區之間，軒轅所冶，大禹之所經維，起句注之西，迤石梯，畫黃河，東逾白登，阻桑乾，復山疊嶂，界以野狐、居庸二翮之險。極東盡渝關，憑海陽。其外亂岫荒原，豐草大泊，曾冰酷寒，毛革酪乳之鄉，殊形詭嗜，以訖北維之丘。西自黃甫川阻奢延之水，度鹽池，跨南河，有賀蘭、燕支、車箱、雪山之險，以西極乎青海黑水，逆流而南，放乎湟，洮。其外平沙朔野，橫吹萬里，間以西戎。積石而南，西傾、三危、島櫳、太白、岷、嶓、嚴道、越巂、峨、崍經脊地岫，峻削崩奔。其內羌、沔、大江、若、沫支流傾潤乎中國。其外縣絙流沙，赤土頭痛，積雪夏飛之野，戒以碧目黧面翦發環耳之俗。滇詔之西，金沙、潞江、麓川之水，羊腸盤曲，南結以護嶍、岷之塞，放特磨，界交趾，幾絡乎廣右。其南則邕部、百粵、鐵圍、鬼門、狼夷高髻藤笠之族，東被而盡乎海濱。渝關以南，巨浸浮絕，潏沸渟泊，南曆沭榆、之罘、瑯琊、海門、三江、舟山、雁蕩、霍童、紫帽、甲子之門，羅浮、七星以柱南維。過崖、碙而西，接合浦而界以日南。其他東遼水，北開平，西瓜、沙，南哀牢、緬甸、交趾北戶之鄉，蓋中區之餘氣也。崇巒遝嶂以垣結之，沙衍茅葦以紛披之，絕壁渴澗以溝畫之，瀚海尾閭以凝蕩之。其中帶束脈繞，搏聚約固，寒暑相劑。言語相譯，形象相若，百穀相養，六畜相字，貨貝相灌，百川流惡，群山蔭夕以翕成乎中區之合，自然之合也。天地之氣，輔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輔其自然故合，循其不得已故離。是故知天地之晝夜者，可與語離合之故矣。行其不得已，知其有離，不得已者抑自然之所出也。而後統以三條，分以兩戒，郭景純、僧一行、朱元晦之說由此其選焉。中區之形，首建乎西北而窮乎東南，支山自主，支水自戒，文武自俗，阨塞自理。大河中畫，北燥南潤。火故潤之，水故燥之，天地所以節陰陽也，而遂有不相需之時，以成南北。河北則桑乾以南，恒山之支，曆井陘、少山、黑嶺、伏牛、羊頭，峙乙太行、王屋，窮於中條，委於河，而太行之東，淇、洹、漳、湡湊山東者，成為一區。河右則割黃流，浥秦川，南窮於褒、斜者，或稍輿山西合而離乎！河山以東，河南則出潼、殽、嵩、少、熊耳、桐柏之山，東延成皋，南間平靖、黃土、木陵、岐嶺，結為潛、霍之嶽，以漸乎江，是大江之所守也。江南則岷、峨南垂，放瀘水以北，逕牂牁，出夫夷，東被衡山，以盡乎彭蠡，而上庸之北，障以武當，沿沔而西，北極武關，縈紆漢中，限以大散，南赴荊門、歸峽，窮於沅、酉，江東浙嶺、漸江分乙太湖。閩有武林、仙霞、杉關之隘。粵有五嶺、瀧水、秦城、潭中之塞。若此者，旁條畦列，亦乘天地之間氣，率以為離也。間氣際離，純氣際合。合氣恒晝，離氣恒夜。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否泰之所都也。雖然，亦存其人焉。昔者軒轅之帝也，上承羲、炎，下被有周，敦親賢，祚神明，建萬國，樹侯王，君其國，子其民，修其徼圉，差共政教，順其竟絿，乘其合，稍其離，早為之所，而無誇大同。然後總其奔奏，戴其正朔，徠其覲請，講其婚姻，締其盟會，系以牧伯，糾以州長，甥舅相若，死喪相聞，水旱相周，兵戎相衛，仕宦羈旅往來，富貴相為出入，名系一統，而實存四國。此三、五之代寓渙散於糾纏，存天地之純氣而戒其割裂，故氣應以正而天報以合，數千年之間，中區之內訚訚如也。秦、漢以降，東南壹尉，西北均候，綴萬國於一人之襟，而又開河西，通甌駱，郡朱崖，縣滇笮，其合也泰焉。物不可以久合，故河山條派奇傑分背之氣，率數百年而一離。建安以後，裂為七八而離為三。太康合之，未百年而又離，播為十六。宇文、高氏稍合，而別於江左者終離為三。開皇合之，未三十年而又離，以逮乎武德而後，合者幾三百年。天寶亂而河北小離，廣明亂而並晉、大樑，幽鎮、吳越、閩廣、荊湖、兩川之草據者不勝離也。雍熙合之而燕、云終離，末二百年而卒離為二。韃靼驅除其離，以授其合於洪武。祥興以後，中區之氣，永合於茲者四百載矣。是故合極而亂，亂極而離，離極而又合，合而後聖人作焉。受命定符，握樞表正，以凝保中區之太和，自然之節，不得已之數也，天且弗能違，而況於人乎！故太史儋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余歲而霸王者出焉。」終南、汧、渭之交，周、秦之先所合處也。平王東遷，棄其故地。秦阻殽、函，東西並峙。其後守府僅存，四伯迭起，不能復問豐、鎬之王跡，迄於戰國，瓜分瓦解，而河山以東僅敵一秦者，東西相離之大致也。故三川並而天下一，驅除盡而漢祖興。由此言之，離合之際，非深識者不測其旨矣。夫三、五而降，其得姓授氏，為冠蓋之族，或稍陵夷衰微，遷徙幕占，南屯北戍，逮為殊俗者，其始皆數姓之胤胄矣。精脈嬗演，筋肉同抵，姻亞僚寀，歡若臂腋。迨其渙散，不可尋憶，則有兄弟互鬥於原野，甥舅各畜其弋鋌，血肉狼藉，巴吞鴆禁，此非慘心痛髓之事，而天地之所深悼哉！然而聞其害氣，則姑且聽之，行其不得已。尤懼其壞潰而無以救其孑遺，則原阪以阻之，江河以塹之，金鐵、粟米、鹽鹵、皮革散其產以資之，賢豪財勇各君其地、帥其師以長之。是故合者聖人之德也，離者賢人之功也。今戒其或離而求致其功，所以因條戒，絡地脈，靳天寶，采物傑，因民志，建規撫者，無庸褒耳經維而蔽目規盡矣。南條之紀，不得熊耳、冥阨、壽春，不足於守。中條之紀，不得楊劉、曹濮、河內、太行，不足於守。東條之紀，不得虎牢、廣武、少室、熊耳，不足於守。江漢之紀，不得荊門、上庸、襄陽、舒、皖、濡須，不足於守。坤維之紀，不得武都、天水、仇池、陳倉，不足於守。武林放海，餘氣也，不阻太湖，不足於守。五嶺窮於蠻中，餘氣也，不左洞庭，右彭蠡，不足於守。用文之國，士馬佻脃，數戰以逞，魄浸耀、氣浸衰而不知，因長以攻瑕者，不足於守。珍先王之典器，葆其訓物，崇廉恥，敬臣民，厲風軌，敵苛虐，武健以邀輔皇天，而故反其道，諧於霸夷者，不足於守。魚鹽、秔稻、錦綺、璣象，宅其地，登其盈，以爭長靡麗，嬉蕩民心而弱敗之，不足於守。不制其臣，不珍其實，盜竊偷步，禍發堂廉，授敵間而乘之；或懲其道，上猜下離，自棄其輔，偏一於此，不足於守。此十一不守者，賢者所必鑒也。故地有必爭，天有必順，氣有必養，誼有必正，道有必反，物有必惜，權有必謹，輔有必強。取必八術以遂其功，所以憖愛餘民，救害氣於十一，抑可以為百年之謀矣。詩曰：「既順乃宣，而無永吧」，順民之離逷，以經其畛畔，遏救殘劉，消弭啼怨，公劉之聽以延天篤也。或曰：天地之數，或三或五，三百年而小變，千五百年而大變。由軒轅迄桀千五百年，禪讓之消，放伐變之。由成湯迄漢千五百年，封建之消，離合變之。由漢迄乎祥興千五百年，離合之消，純雜變之。純以紹合，雜以紹離。純從同，雜亂異。同類主中國，口口口口口，各往其復，各泰其否。然則授天命以振三維者，非獎掖中區，宰製清剛，作智勇之助，驍悍磽駮之氣，固不能早絕純雜之消，反之於太古軒轅之治，後之治也而無所俟焉。嗚呼！非察消息，通晝夜，範圍天地而不過者，又惡足以觀其化哉！

後序

述古繼天而王者，本軒轅之治，建黃中，拒間氣殊類之災，扶長中夏以盡其材，治道該矣。客曰，昔者夫子懲禍亂，表殷憂，明王道，作春秋。後儒紹隆其說，董、胡為尤焉，莫不正道誼，絀權謀。今子所撰，或異於是，功力以為固，法禁以為措，苟窮諸理，抑衍而論其數。雖復稱仁義，重德化，引性命，探天地之素，恐乖異乎春秋之度也！曰，何為其然也？民之初生，自紀其群，遠其害沴，擯其口口，統建維君。故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製其倫，強幹自輔，所以凝黃中之絪縕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也哉！客曰，宰製所謨，以貽無疆，固當通其變而不滯其常。漢起西京，中興洛陽，子之所制，定燕薊為會同之邦，不已固與？曰，王者相陰陽，定風雨，建之邦畿，為宰治主，亦莫不用氣之厚而固自然之宇也。是故羲、農之都，或陳或魯。平陽、蒲阪、安邑、耿、相，憑河東北，以為安處。長安、洛陽、大樑之土，後王宅之，數百年之下而後地力衰歇，漸以薄鹵。今燕薊之宅，受命而興者，女直、韃靼曾不足於稱數。永樂定鼎，始建九五，水土未薄，天氣翕聚，天子守邊，四方來輔。後之所宅，固當踵跡靈區，以光贊我成祖也。客曰，賢哲制未亂，庸愚謀已然，立說之大凡也。今子所撰，陳於數十年之前，可以救而保其堅；方茲陸沈，口口忽其斬焉，過述先事之失，為期忌愆，子所謂失魚而求筌也。曰，孔子著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辭。言之當時，世莫我知。聊愾寤而陳之，且亦以勸進於來茲也。昔在承平，禍亂未臻，法祖從王，是為俊民。雖痛哭流涕以將其過計，進不效其言，而退必災其身矣。天下師師，誰別玉瑉，荏苒首解，大命以淪。於是哀其所敗，原其所劇，始於嬴秦，沿於趙宋，以自毀其極，推初弱喪，具有倫脊。故哀怨繁心，於邑填膈，矯其所自失，以返軒轅之區畫。延首聖明，中邦作辟，行其教，削其辟，以藩扡中區，而終遠口口，則形質消隕，靈爽亦為之悅懌矣。歲德在丙，火運宣也。鬥建維辰，春氣全也。文明以應，竊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緜也。為漢大行，忠效捐也。悲懣窮愁，退論旃也。明明我後，逖播遷也。俟之方將，須永年也。黃書之所以傳也，意在斯乎！

# 稽山承語

虛生子朱得之述

傳于師，習於心，是故書紳之下，已非得意忘言者伍矣。矧茲又出書紳之下乎！惟予衰眊，莫振宗風，追述之永心喪也。

問：正其不正以致其良知，於事物相接之時，其工夫則有著落矣。事物未相接時，如何用功？

師曰：只是謹獨。

問：格物以致其良知謂之學，此知行合一之訓也。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何如？

曰：正言知行不一之弊。

《中庸》言道之不明、不行，亦言知行不一之故乎？

曰：然。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師曰：千聖傳心之要，只是一個微字，所謂「不覩不聞」也，是所謂「道心」也。「惟精惟一」，只是存此、致此而已。

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為子則不能孝，為臣則不能敬，為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為君亦未仁，為父亦未慈，為兄亦不能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生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心矣。

◎

《中庸》論「前定」，只是良知不昧而已。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之意甚嚴，自舉以問。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即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

天地皆仁之滓。「天下歸仁」，萬物皆備於我也。

「修道之謂教」以下許多說話，工夫只是修道以仁。

良知無動靜；動靜者，所遇之時也。不論有事無事，專以致吾之良知為念，此學者最要緊處。

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

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而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而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也者，以其充塞氤氳而言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而言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而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而言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而言謂之神，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無妄而言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而言謂之中，以其物無可加而言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而言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

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麄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怪草木花匯，又精〔而為鳥獸魚〕鱉昆蟲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者也，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以此驗之，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莫非壹體之實理，不待有所彼此比擬者。古人之言，合德合明，如天如神，至善至誠者，皆自下學而言，猶有一也。若其本體，惟吾而已，更何處有天地萬象？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此乙酉十月，與宗範、正之、惟中聞于侍坐時者。丁亥七月追念而記之，已屬渺茫，不若當時之釋然不見師友之形骸，堂宇之限隔也。

□據《明儒學案》補。

「誠者天之道」，言實理之本體；「思誠者人之道」，聖賢皆謂之思誠，惟有工夫則人道也。

幹卦通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賤，無優劣。在自己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疆老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也。

問志道、據德、依仁、遊藝？曰：藝即義也。即事曰藝，即心曰義，即孔子自序志學之旨也。

◎

「擇不處仁」，非擇里也。

「以約失之者鮮」，「凡事豫則立」也。

一友自負無私意，適其從兄責僕人于私寓，自悔深切，入以告于師，且請教。此友在傍微哂。師顧曰：此非汝之私意乎？見兄之有過，幸己之無敗露，私意重矣。此友方知私意是如此。

心之良知謂之聖。

◎

良知無有不獨，獨知無有不良。

問乾坤二象？曰：本體要虛，工夫要實。

合著本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是本體。又曰：做得工夫，方見本體。又曰：做工夫的便是本體。

師設燕以投壺樂賓，諸友請教。曰：今此投壺，俱要位天地，育萬物。眾皆默然。投畢，賓退，實夫不悟，以問正之。正之曰：難言也。曰：此會何人得位育意？正之曰：惟弘綱三矢，自此而山（亡？）。明旦，眾入謝燕，實夫起問，師曰：昨日投壺，惟正之三矢得此意。實夫凜然。

天理、人欲甚精微，自家工夫不可放過，不可影過，不可混過。

一日，師曰：四方英賢來此相依，共明此學，豈非此生至樂！然某見一人來，心生一喜，又添一憂。喜在吾道之遠及。憂其人或言之未瑩，以啟人之疑；行之未篤，以來人之謗。疑謗一興，阻喪向善之誠者多矣。諸君宜相體以求自立也。

◎

問喜怒哀樂？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真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

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

曰：意固有善惡乎？

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三教同異？

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童克剛問：傳習錄中以精金喻聖，極為明切，惟謂孔子分兩不同萬鎰之疑，雖曾有軀殼起念之說，終是不能釋然。師不言，克剛請之不已。師曰：看《易經》便知道了。克剛必請明言。師乃歎曰：蚤知如此起疑生辨，當時便多說這一千也得。今不自煆煉金之程色，只是問他人金之輕重，柰何？克剛曰：堅若蚤得聞教，必求自見，今老而幸游夫子之門，有疑不決，懷疑而死，終是一憾。師乃曰：伏羲作《易》，神農、黃帝、堯、舜用《易》。至於文王演卦於羑里，周公又演爻于居東，二聖人比之用易者，似有間矣。孔子則又不同，其壯年之志，只是東周，故夢亦周公，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自許自志，亦止二聖人而已。況孔子玩《易》，韋編乃至三絕，然後歎易道之精，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比之演卦、演爻者，更何如？更欲比之用《易》如堯、舜，則〔恐〕孔子亦不自安也。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乃其所至之位。

一友問：某只是於事不能了。師曰：以不了了之良知。又曰：所謂了事，也有不同。有了家事者，有了身事者，有了心事者。今汝所謂了事，蓋以前程事為念，雖云了身上事，其實有居室產業之思在此，是欲了家事也。若是單單只了身事，言必信，行必果者，已是好男子；至於了心事者，果然難得。若知了心事，則身、家之事，一齊都了；若只在家事、身事上著腳，世事何曾得有了時？

或問客氣？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人之材力自是不同，有能洪大者，有能精詳者。精詳者終不能洪大，如史稱漢高帝雄才大畧。大可以該小，畧可以該詳，可也，謂能提綱挈領也。不然，迂疏而已，反不如精詳者，雖小，自有實用。

一友初作尹，問曰：為尹之道，不可輕聽人言，不能不聽人言。逆詐億不信，既非君子之道；如舜之好問好察，何以知人之不我欺也？

師曰：只要自家主意明白，主意堅定在我，一以愛民為心，誠然如保赤子。凡以愛民之言欺我，我即用之，欺我者乃助我者也。凡以殃民之言欺我，與我主意不合，必不肯聽，又何患聽言之難也。

古人琴瑟簡編，莫非是學；校築魚鹽，莫非作聖之地。且如歌詩一事，一歌之間，直到聖人地位。若不解良知上用功，縱歌得盡如法度，亦只是歌工之悅人耳。若是良知在此歌，真是瞬息之間，邪穢蕩滌，渣滓消融，直與太虛同體，方是自慊之學。

【校】［xiàoㄒㄧㄠˋ］.教，教習。《商君書•境內》：「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高亨注：「校，教也。徒，兵眾也。校徒操士即教育操練的士兵。」

歌詩之法，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歌永言，聲依永」而已，其節奏抑揚，自然與四時之敘相合。

◎

丙戌春莫，師同諸友登香爐峯，各盡足力所至，惟師與董蘿石、王正之、王惟中數人至頂。時師命諸友歌詩，眾皆喘息不定，蘿石僅歌一句，惟中歌一章，師復自歌，婉如平時。蘿石問故。師曰：我登山不論幾許高，只登一步。諸君何如？惟中曰：弟子輩足到山麓時，意已在□□上了。師曰：病是如此。

◎

客有論慮患不可不遠者，師曰：見在福享用不盡，只管經營未來，終身人役而已。

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何以不同？

師曰：有意無意耳。又曰：犯而不校，非是不與人校長短。且如大明律，不曾有罪，懸法設科，人自犯之，乃犯也。設使彼有九分九厘罪過，我有一厘不是，均是犯法，非彼犯我也。聖門之教，只是自反自責，故曰不校。必是我全無不是，彼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停之心不倦不厭，方是好學。

甘於盤問學，終日只依良知而行，不覺常有出入之病。曰：只是不懇切。又曰：且如于盤登此樓，初登時只是一樓，既登見其欵制，坐定見其精粗，又見有何物在中，少頃，又見物之精粗，尚有未見未知者。至於外人，聞說此樓，欲見者但望之而已，何由知其中之委曲。此猶致良知之學也。雖云淺深有得，亦豈便能盡良知之蘊，須是盤桓精察日久，日見日得，其樂至於左右逢原，方是良知用事。

問：舉業有妨於為學，何如？

曰：梳頭吃飯，亦妨於為學否？即此是學。舉業只是日用間一事，人生一藝而已。若自能覺破得失外慕之毒，不徒悅人而務自慊，亦遊藝適情之一端也。

問：舉業必守宋儒之說，今既得聖賢本意，而勘破其功利之私，況文義又不可通，則作文之時，一從正意，乃為不欺也。今乃見如此而文如彼，何如？

曰：論作聖真機，固今所見為近。然宋儒之訓，乃　皇朝之所表章，臣子自不敢悖。且如孔顏論為邦，行夏時，乘殷輅，豈即行其言乎？故師友講論者，理也；應舉之業；制也。德位不備，不敢作禮樂，吾從周，無意必也。惟體古訓以自修，可也。

◎

嘉靖丁亥，得之將告歸，請益。

師曰：四方學者來此相從，吾無所□益也，特與指點良知而已。良知者，是〔非〕之心，吾之神明也。人皆有之，但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眾耳。各人須是信得及，盡著自己力量，真切用功，日當有見。六經、四子，亦惟指點此而已。近來學者與人論學，不肯虛心易氣，商量個是當否，只是求伸其說，不知此已失卻為學之本，雖論何益？又或在此聽些說話，不去實切體驗，以求自得，只□逢人便講。及講時，又多參以己見，影響比擬，輕□先儒。得失若此者，正是立志未真，工夫未精，不自覺其粗心浮氣之發，使聽者虛謙問學之意，反為蔽塞，所謂輕自大而反失之者也。往時有幾個樸實頭的，到能反己自修，及人問時，不肯多說，只說我聞得學問頭腦，只是致良知，不論食息語默，有事無事，此心常自烱然不昧，不令一毫私欲干涉，便是必有事焉，便是慎獨，便是集義，便是致中和。又有一等，淵默躬行，不言而信，與人並立而人自化，此方是善學者，方是為己之學。

問：責善朋友之道，意何如？

師曰：相觀而善，乃處友之道，相下則受益，相上則損。纔責善便忘己而逐人，便有我勝於彼之意。孟子此言，為章子子父責善，不善用其好善之心，故云然。蓋謂責善在朋友中猶可用，若父子兄弟之間，絕不可用。非謂朋友專以責善為道也，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朋友數，斯疏矣」。

然則朋友中有過而不覺不改，柰何？

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

一日，師曰：長途飯肆，望見行旅，便出道中要留欲飯之，其饑者則樂從，飽者則惡其留，雖多憎口，留客之意，終是不厭不息，是有所利也。某今所為實似之，見有過者強留之，強飯之。我之取于諸友者多矣，既業飯肆，亦自不能已于強客也。

◎

孔子歿，門人以有若似夫子，請以所事夫子事之，曾子雖不可，某竊有取於其事。未論有若之德何如，但事有宗盟，則朋友得以相聚相磨，而當年同志之風不息，庶乎學有日新之幾，亦無各是其是之弊。

◎

諸君聞吾之言，未能領悟者，只作亂說，不必苦求通曉，苦求記憶。且只切己用功，見善即遷，知過即改，常令此心虛明不滯，後日當有不待思索，自然契合，自然記憶者。

◎

或問：裴公休序《圓覺經》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何如？

曰：我替他改一句，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羅漢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如來也。

# 孔氏杂说

宋 孔平仲

## ●卷一

汉孔安国字安国，晋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会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绍宗、冯子琮、魏兰根，南史蔡兴宗、唐郭子仪、辛京果、戴休颜、张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颜见远、田承嗣、田承绪、张嘉贞、宇文审、李嗣业，皆以名为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桢之；王允之子之，之子肇之；王晏之子昆之，昆之子陋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辅之子谦之，吴隐之子瞻之，颜悦之子恺之，两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谈，故《史记》无谈字，《季布传》改赵谈作赵同。范晔父名泰，故《后汉书》无「泰」字，郭泰、郑泰皆改作太。李翱父名楚金，故其所为文皆以今为兹。韩愈为李贺作《讳辨》，持言在不言征之说，故父名仲卿未尝讳焉。晋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议武帝云：「干植不强。」不讳植字。三国之时犹不讳其君，《吕岱传》张承与岱书云：「功以权成。」是斥孙名也。

文王可以为文君。张衡赋「文君为我端蓍」是也。北狄可以为蛮，《史记匈奴传》「猃狁荤粥居于北蛮」是也。二典可以为谟，马融曰：「戛击鸣球，载于虞谟。」注：虞谟，舜典是也。《尧典》亦可谓之《唐书》，《吴陆抗传》「靖谮庸违《唐书》攸戒」是也。韶可以为禹乐，《史记》「禹兴九韶之乐」是也。三王亦得称帝，《史记夏纪》帝桀是也。献俘不独人也，物皆可以为俘，俘，取也，《书》云「俘厥宝玉」是也。モ不止于自乞也，与人亦可称モ，《前汉广川王越传》：「尽取善缯モ诸宫人」注：モ，遗也。贿不独赂也，赐皆可以为贿，《书》「贿肃慎之命」是也。诊不止脉也，视物皆可以为诊，《后汉王乔传》「尚方诊视舄」是也。饷不止饮食也，赠皆可以为饷，《魏文纪》注「以诗赋饷孙权，徐孝穆有答饷镜诗」是也。城邑亦可谓之币，《赵世家》「冯亭以城市邑千七币吾国」是也。称誉亦可谓之荐，《伯夷传》「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是也。

龙不独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龙言也。诸葛亮、嵇康皆号卧龙。孔融荐祢衡云：「龙跃天衢。」袁宏赞武侯云：「初九龙盘，雅志弥确。」《樊英传》注：安帝征隐士策文云：「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许劭、许虔，汝南平舆（音预）人，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唐乌承舆与兄承恩亦号辕门二龙。阴舆谓贵人曰：「亢龙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如此之类甚多，然则龙不止于君德矣。

父命得为敕，后汉樊重焚卷，诸子从敕是也。叔可称大人，疏受封疏广云「从大人议」是也。母亦可称大人，《前汉淮阳宪王传》云：「王过大人亦解」；后汉范滂就诛，与母诀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是也。父可以称圣善，杨修答曹植书有圣善之教，注谓武帝也。人臣亦可称万岁，《马援传》「援酾酒享军士，军士皆伏称万岁」是也。上父母寿可称万寿，潘岳《闲居赋》称「万寿以献觞」是也。屋之高严通谓之殿，《前汉霍光传》「鸱鸣殿前树上」、《黄霸传》「郡国上计长吏一辈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谓之奏事，《魏相传》「带剑奏事」是也。造谒人亦可谓之朝，《司马相如传》「临邛令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成」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谢孚言「端拱啸咏」、谢鲲言「端拱庙堂」是也。人臣得言谅暗，《山涛传》武帝诏云「山太常虽居谅暗」是也。人臣得称「圣君」、「贤君」，晋曹摅，一县号曰圣君；《薛宣传》「属县各得贤君」是也。

大禹之后，二世已失邦矣（启太康）。周公之后，五世已杀君矣（伯禽、孝公、炀公、幽公弟浈，杀幽公自立）。成汤既没，则有大甲。周家四世昭王、五世穆王。汉高祖一传而有吕后，唐太宗一传而有则天。自古未有如本朝七圣相承，而天下太子，国家无事也。

《前汉循吏传》云：「宣帝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职而退。」夫五日一听政，前史以为美谈。今朝廷每日御殿，日几昃乃罢，可谓勤劳过于昔人矣。唐文宗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只日视朝，乃命辍朝、放朝皆用双日。

汉高而侮人，骂詈诸侯如骂奴耳，见《魏豹传》。此豹所以叛汉也。又《张耳传》：张敖为赵王，高祖过赵，赵王旦暮自上食，体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赵相贯高、赵午乃有柏人之谋。夫高祖固英主，然好骂，害事如此。

周昌以汉高祖比桀纣，高祖不以为罪。壶关三老以汉武帝比瞽瞍，而武帝为之感悟。可谓大度之主也。

高祖时，彭越无显罪而醢之，与纣脯鄂侯何异。《郑当时传》：高祖既得天下，令诸故项籍臣，皆名籍拜为大夫，当时之先郑君者独不奉诏，乃逐郑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杨子云称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宫不女，馆不新，陵不坟，德则如此矣。」至如从代有天下，封宋昌为壮武侯。吾窃小之，以为有天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观《齐王传》，朱虚侯章亲斩吕产，而东牟侯兴居入清帝宫，帝追恨二人，尝欲立齐王，乃黜其功，割齐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职夺功。章先死，兴居遂反。夫以昌尝劝而封之，章兴居常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弘矣。至于露台惜十家之产，身衣曳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尝赐邓通钜万，又赐铜山，使得铸钱，亦未得纯为恭俭也。

《郊祀志》：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诏书好言祥瑞，元帝诏书好言灾异。宣、元，父子也，时代相接，不应灾祥如此陡变，亦各系其好尚如何耳。吾尝疑宣帝时，凤凰等不应如此之多。但有一瑞，即形之诏令，大者肆赦，小者犹赐爵牛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泽而为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汉光武之世，三公多见罪黜。侯霸为司徒，荐阎杨，以素有讥议，帝疑有奸，大怒，赐霸玺书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行法耶？将杀身以成仁耶？」朱浮为大司空，帝衔之，免后因司徒冯勤燕见，乃言浮以戒之，以为死生吉凶未可知（见勤传）。韩歆为大司徒，以直言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鲍求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俱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后欧阳歙、戴涉相代为大司徒，皆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位矣。（见《侯霸传》）

光武时，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垂朴牵曳，群臣莫敢正言。申屠刚谏不纳（见《申屠刚传》）。以封邱城门小，欲达侍御史（见《虞延传》）。王、梁、孙咸以谶为三公（见《方术传》）。桓谭、郑与皆以不为谶废之终身（见本传）。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见《循吏传》）。左雄言九卿位亚三事，自明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韦彪于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后，多以苛刻为忠。陈宠亦于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密，遂除钴钻诸惨酷之科（各见本传）

唐太宗性急，其召马周于常何家，未至间遣使者四辈敦促，以此见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来，拨乱之主莫已若，故轻天下士（见《虞世南传》），自谓朕为人主，兼行将相事（见《张行成传》）。为立太子，投床取佩乃自向（见《长孙无忌传》），刑坐入者无辜，坐出者有罪（见《刘德威传》），唐失驭臣之术矣。代宗之于元载，纵之至于已甚，乃赫然发怒，加以大戮，妻子并死，又发其祖父冢，剖棺刑尸。若能驭之于初，岂至是欤。

按《张镐传》：肃宗引浮屠数百居禁中，号内道场，讽具闻外，镐以为未闻区区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拨乱之主愿只如此尔。

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唐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可观其量矣。

《唐太宗本纪》：「太宗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各为碑铭以纪功德。」吾以此见太宗所存之浅也。宪宗欲从中官吐突承璀之言，于安国寺立圣政碑，李绛深陈其不可，宪宗从之。杨在官清白，吏请立石纪德，曰：「事益于人，书名史氏足矣。碑颂者，徒遗后人作丁石耳。」隋泰王俊卒，王府僚佐请立碑，文皇亦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张加贞传》：姜皎为秘书监，至于杖死。《张九龄传》：周子谅为监察御史，以言事杖于朝堂。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吏善恶，刺史有罪，五品已上系劾，六品已下杖然后奏。玄帝时，监察御史蒋挺坐法，朝决于朝堂。张廷圭执奏御史有谴，当杀之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

汉亦轻杀人矣，有秦之遗风。主父偃以受诸侯金劫齐王自杀，武帝始欲勿诛，而公孙弘争之，遂偃族。夫始则以为不诛，至于诛也，止其身可也。而遽灭之，是汉之习于轻杀人也。

《杜周传》：周为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千有余万，此武帝时也。《唐旧史万国俊传》：则天时国俊往广州投流人，一杀三百人。则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肃政台御史，仍遣五使，分诣诸道鞠流人。所遣之人见国俊盛行残戮，得加荣贵，乃竞以杀人为事，惟恐后之。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人。不杀狄仁杰，而容苏安伯，此见武后之矫情能忍也。

旧史《张易之传》：朱敬则之谏，大为丑讦，而则天劳之，赐彩百段。至于戮害诸李、自戕其子以恶其母，故公主幽闭至年四十不嫁，以配当上卫士。其悍鸷亦无比焉。

灵帝之时，可谓大乱极否之时矣。然传变斥言中官弄权，而帝识其忠。廷拆崔烈可斩而帝从其议，虽权贵恶之，不过为汉阳太守耳。

光武时，尚书令甚卑。申屠刚未有官，征为侍御史，迁尚书令，以直谏失旨，出为平阴令，乃其证也。肃宗时，尚书令甚重。郅寿自冀州刺史三迁尚书令，帝擢为京兆尹，乃其证也。

唐重内官，见《倪若水传》。玄帝时天下久平，朝廷尊荣，虽自公官擢为方面，皆自谓下迁。若水为汴州刺史，见班景倩入为大理卿，饯于郊，谓之登仙，恨不得为驺仆。至德宗时刺史月俸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师禄薄，自镇方入八座，至谓□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亻艮降之晚。崔甫为吏部员外郎，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僚，有忤意者荐郎官，当迁阁台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为外大重内大轻。

东汉之定民籍，颇若劳扰，今之造户口簿却不如此也。按《后汉江革传》：「每至岁时，县当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兑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注云：按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夫人而阅之，至于妇人之老者皆行，则劳扰可知矣。

汉时妇人封侯，萧何夫人同封ガ侯，樊哙妻吕须封临光侯是也。晋时妇人有谥，虞谭母卒谥曰定，柏温母卒谥曰敬是也。妇人有称卿之例，山涛谓妻曰：「我后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杨素妇郑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作皇后」是也。按《晋令》，升朝官皆封妻为县君，不甚以为贵，以其多也。按《晋外戚传》：杜妻裴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贵，封高安乡君，孝武追崇为广德县君，晋时县之贵如此。

汉时射策、对策，其事不同，《萧望之传》注云：「射策者，谓为难问疑议之书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择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以观其文词定高下也。」晋良吏潘京为州所辟，谒见问策，探得不孝字，刺史亏曰：「辟士为不孝耶？」答曰：「今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亦射策遗法耳。

《新书唐传》：永淳中，突厥围丰州，崔智辩战亡。朝廷议弃丰州、保灵夏。休上疏争之，以为丰州控河遏寇，号为襟带，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汉以来，常郡县之，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就宁庆，始以灵夏为边，唐乃募大实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废之，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矣。高宗言至于今日，灵夏又在虏中。举此观之，中国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即位一年则为棺，至汉预造陵。《晋索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长久，茂陵不能容物鸟，而文帝又自作庙矣。所谓顾成庙、德阳宫之类是也。古之天子七月而葬，汉则异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武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于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后七年五月己亥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是崩后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即位，是文帝崩后九日，葬后三日，太子方即位，又何缓也。

今之兴师讨虏之费，疑不若汉之多也。按《前史贾捐之传》：「伐羌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后汉段频传》：「频上言云：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频又因讨羌上言云：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通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又按本传：「颖后平羌费四十四亿也。」今之与夷狄最多者，岁才百万尔，亦不若汉之多也。按《后汉袁安传》：「窦宪以塞比地空，欲立降人为北单于，而安上封事争之云：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杨仆传》：「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汉以伐羌之师在外，乃为之不置酒，其恤士卒仁心如此。」《梁冀传》：「桓帝诛冀，收其财货以充王府之用，减天下租税之半，散其苑囿以业贫民。」夫桓帝，季末中才之主也，尚能以民为心如此。

《唐许景先传》：「开元十三年，玄帝自择刺史十一人。」永叔《集古目录》：「明皇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守令之官，天子自择，其爱民也如此。

汉时印绶，非若今之金紫银绯长犭史服之也。盖居是官则佩是印绶，既罢则解之，故三公辈上即缓也。按《后汉张奂传》云：「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银即印，艾即绿绶也，谓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组是也。」晋时妇人亦有印绶，虞潭母赐金章紫绶是也。

汉初米石至万钱。昭帝时谷石五钱。王莽时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献帝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宣帝元康四年比年丰谷石五钱，则唐明皇米斗五钱不足言也（黄巢时，米斗三十缗。鲁灵守南阳，米斗五十千，有价无米）。

汉时官职，不主于迁。夏侯婴有大功，无它过，自高祖为沛公时，婴为大仆，又事惠帝吕后，迄文帝时只为大仆。扬雄亦曰：「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也。」

汉时俸钱少而米多。贡禹拜谏议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斗。式百人拜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盖宽饶为司隶校尉，俸钱月数千。《外戚传》注：中二千石，实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满也。月得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举成数尔，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而腊日所赐甚厚，封侯之入甚丰。《何敞传》注：汉官仪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五十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二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货殖传》：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匡衡传》：衡封乐安卿，为乐安侯，卿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衡又益四百顷，收其租谷，何其多也。百官公卿来注，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光武即位，二十六年正月诏有司增百官俸。注云：《续汉志》曰：大将军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三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九诣受俸钱谷各半。两京之俸大略相同，但西京千石月九十斛，东京减为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东京减为五十五斛。西京为多，东京为少。而范晔云：「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必别有所据，不知其详焉。

丞相封侯，自汉公孙弘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灾异策免三公，自东汉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张温始也。唐自武德以来，三公不居宰辅者，惟王思礼一人而已。

汉兴封侯，虽自公孙弘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当以冬月为相，止赐关内侯也。关内侯大率三百户。又按《董贤传》：「赐爵关内侯食邑。」岂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时，三公封侯无更春之例，《侯霸传》曰：「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东汉之末，三公不复封侯，惟灵帝即位，大傅陈蕃封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蕃不受封。

张敞乘余冬治絮舜，王温舒恨冬月不展，诸葛丰以春夏系治人，在位多言其短。王莽时春夏斩人，百姓震惧。据此则汉刑必以秋冬，得无留狱滞事乎？

唐时掌选，升黜百官，高下由手。卢承庆典选校百宫考，有坐渭运溺舟者，承庆考中下以示之，其人不愠也。承庆曰：「非人力可救。」考中中，其人亦不喜也。承庆曰：「宠辱不惊。」乃考中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无定制也。按《史记卫霍传》：如苏建为平陵侯，卫伉为宜春侯，此用地名也。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比再冠军，封为冠军侯；赵破奴再从骠骑将军，封为从骠侯，此用功名也。《汉书》：张骞为博望侯，取其广博瞻望；霍光封博陆侯，注云：博大也，陆平也，取其嘉名，无此县也。后汉彭城王始赐号灵寿王，此用美名也。

汉将多以酬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记平准书》：武帝方事夷狄而系羌越，下式上书愿父子往死之。帝侯下式，赐金六十斤，田十顷，以风天下。天下莫应，而列侯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者。故于宗庙之尝酬时，使少府省诸侯所献之金，斤两少而色恶者，王削县，侯免国焉。盖缘诸侯之不应从军，武帝忿焉，乃设此法。故坐酬金失侯者百余人，而尊式为御史大夫。

汉时凡有戍役，调民为之。《贾谊传》：淮南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魏相为河南太守，征下有司，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霍光，自言愿复留一年，以赎太守罪。注云：来京师诸官府为戍卒者，若今之卫士，更番分守诸司也。

## ●卷二

东汉县令，皆自署主簿，往往用其土人，如王涣为考城令，而署仇览为主簿是也。亦操杀伐，如张升以郡纪纲守外黄令，论杀赇吏是也。

今律计赃云：一尺以上，在汉则以金计之，《匡衡、薛宣传》所谓十金是也。《刑法志》：文帝以笞五百代斩左趾，以笞三百代劓刑，然笞人多死。景帝元年减五百作三百，三百作二百，犹尚不全。中六年又减三百作二百，二百作一百。又定棰令以竹为之，长五尺，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节，先是棰人之背，至此着令笞其臀，又不得更一人，笞者方全，至今遗。

汉士志操，亦有后人不可及者。公孙弘非贤者也，暮年为三公。武帝东至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主父偃小人也，游学四十余年，见斥于诸侯，最后献书阁下，而首谏伐匈奴，以武帝好大喜功，锐意于武事。而二人者乃正论如此，比之希旨求合苟患失之者，不可同日语也。

东汉之士，风节最高。宦者朱方有宠，而郎中审忠请加夷族，以答灾异。张让方用事，而郎中张钧请斩十常侍以消寇贼。以桓帝之庸昏，五邪之暴横，而韩演为司隶，奏左罪恶，自杀；又奏且瑗几恭臧罪，瑗上印绶，诏贬为都卿侯，卒于家。

前汉平当作相，以冬未封侯，至春，元帝召侯之，当以病不受。后汉张湛，帝强起为大司徒，湛至朝堂，遗失溲便，自陈病笃，遂罢之。晋蔡谟迁司徒，曰：「我若作司徒，将为后世所哂。」虽得罪放废，终不肯拜也。郑袤迁司空，天子临轩遣使就第，袤辞让至于十数，云三公当上应天心，苟非其人，实伤和气，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庭，讫不受命。观四人者，岂肯若元稹交结中官，大为岐路，以经营宰相者乎。

东汉韦豹字季明，司徒刘恺云：「当选御史。」令豹宿留，豹曰：「选荐之私，非所敢当。」乃跣而走。唐韦澳，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荐用之，讽其兄温令澳谒己。温归以语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轻之耶？」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此人者，必不肯干进求举矣。

唐太宗宠巢玉妃，生曹王明，欲立为后，赖魏郑公谏而止，是妻弟妇也。武后乃太宗才人也，而高宗立以为后，所谓「陷吾君于聚」也。杨妃先嫁寿王，而玄宗召纳禁中，为寿王别聘韦诏训女，此与新台之恶何异焉。

《五代史晋安重荣传》曰：祸之来也，阴必惑之，以至于败。方重荣之叛于成德军也，镇之牙署堂前有揭幡竿，长数十尺，重荣将叛之前一日，张弓彀矢，仰竿杪铜龙之首谓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则当一发而中。」果中，左右即时拜贺。后终于斩首添颅焉（重荣睹累朝自节镇遽升大位，每谓人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宰，有种耳」）。又汉李守贞叛于苏州，尝会将佐，守贞执弧矢遥指一虎氐掌图曰：「我若有非常之事，当中虎舌。」一发中之，左右拜贺，守贞亦自负焉。终于举家蹈火，王师于烟中获其尸，断首函之（守贞又欲作炮石，无炮竿子，无何，上游泛一筏至，其木悉可为竿子，以为神助焉）。南史张敬儿自叙梦云：未贵时，梦居村中，杜树高数千丈。及在雍州，又梦杜树直上至天，以此诱说部曲，自云贵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梦一手热如火，而君得南阳。元徽中梦一髀热，君得本州。建元中梦半体热，君得开府。今复举体热矣。」敬儿有异志，终为齐武帝所执伏诛。此皆《五代史》所谓「祸之来也，阴必惑之」也。

祥瑞之不可凭也，止以唐事验之。肃宗上元二年二月月蚀，七月癸未日蚀，既大星皆见，而甲辰近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茎三花，上制《玉灵芝诗》。又霖雨累月，京师墙宇多坏，漉鱼道中，是岁玄宗、肃宗俱崩，则玉芝者不足为瑞矣。代宗即位八日庚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紫微渐移东北，弥漫半天，而九月甲午，华州至陕西黄河清彻二百余里，是岁吐蕃犯京师，大驾车陕，则河清者不足为瑞矣。永泰二年，自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而丁未日重轮，其夕月重轮也。七月洛水泛溢，人颇被害，而大庙二室芝草生，十一月获赤兔，十二月慧星见，则日月轮重、芝草、赤兔又不足为瑞矣。夫一岁之中，灾祥并出以为祥瑞与，则安得有灾，故吾以为祥瑞不可凭也。

相之不可凭也。《南史庾荜传》：庾家富于财，食必列鼎，又状貌丰美，颐颊开张，人皆谓必为方伯。及魏克江陵，以饿死。时又有水军都督褚萝，面甚尖危，纵理入日，竟保衣食而终。唐柳浑十余岁，有巫告曰：「儿相夭且贱，出家可免死。」浑不从，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钟繇，以为唐举许负何以复加，然相王肃年逾七十，位至三公。肃六十二终于中领军。史氏以为蹉跌。故吾以为相不可凭也。《南史》：徐陵八岁属文，十三通庄老，光宅寺慧云法师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传》：孔季诩擢制科，授校书郎，陈子昂尝称其神清韵远，可比卫。而季诩终于左补阙。使徐陵夭而不寿，季诩遂至显官，则人遂以为风鉴之验矣。吾以此知风鉴之不可凭也。

《左传》：昭公四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叔孙昭子曰：「旱也。」是岁果旱。《管辂传》：徐季龙取十三种物着大箧中，使辂射云：「器中有十三种物。」遂一一名之，惟以梳为枇尔。以梓慎之知天，而以旱为水；以管辂之善射，而以梳为枇。世间悠悠之说，皆不足信尔。

阴阳之说，似可信又不足凭。按后唐李克用讨幽州，占云：「不利深入。」克用不从，果为燕师所败。此可信也。庄宗之入汴，司天监云：「岁时不利，深入必无成功。」庄宗不从，乃自此有天下。此不足凭也。

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谓《青囊书》是也。今之俗师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祸。其说甚严，以为百事纤悉莫不由此。按本传：璞母卒，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许步。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未期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敦举兵，璞忤敦意，收璞诣南冈斩之。使吉凶寿天信皆由墓，则璞所择地宜有可以自免者矣，得非固有定数而不可移耶？璞犹如此，则俗师之说不足信也。《范晔、郭躬传》后云：吴雄不问葬地，而三世廷尉；赵兴不恤忌讳，而三叶司隶；陈伯敬动则忌禁，而终于被杀。此说亦可以破流俗之拘挛矣。

昔人不以白为嫌，郭林宗遇雨，中一角垫。注云：今国子同生服舀（吕洽切）以白纱为之。晋谢万着白纶巾，山简着白接，皆不嫌白也。今之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类置柩中，至用楮带木笏。王死，刘忄炎以<尸羊>把麈尾置棺中。昔人未有此禁忌耳。

《刘焉传》：有张陵者，谓之米贼，即今俗谓张天师也。真诰有张生白亦是也。本传注：张修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法亦略同。为人祷病，为书三通，一上之天着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谓之三官。贞诰有被考于三官者是也。注云：实无益于疗病，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已。

鬼神之于人，但侮其当死者耳，以正御之，亦无如人何。《南史萧惠明传》：吴兴郡界卞山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太守不敢上，惟孔靖字季恭居之无害。」惠明为太守，谓纪纲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客。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萧琛字彦瑜，惠明从子也。传云：吴兴郡有项羽庙，土人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逐于郡厅事安床幕。（以下原书缺）

晋王坦之非时俗放荡，著《废庄论》。裴以王衍之敝，著《崇有论》。江以放达不羁者，道之所弃也，著《通道崇捡论》。虞预以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而范宁亦以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云一时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桓温北伐，瞩望中原曰：「使神州陆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而衍为石勒所害，亦自言吾曹向若不祖尚玄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近世士大夫往往尊向释氏，有持经拜僧者，视此亦可戒矣。

佛果何如哉，以舍身为福，则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净居之祸；以庄严为功，则晋之王恭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其后斩于倪唐；以持诵为获报，则周嵩精于事佛，王敦害之，临刑犹于市诵经，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佛出于西胡，言语不通，华人译之成文谓之经，而晋之诸君子甚好于此。今世所谓经说性理者，大抵多晋人文章也。谢灵运翻经台今尚存焉。唐传奕谓佛入中国，儿幻夫，摸象庄老，以文饰之。姚玄宗治令其说亦甚详。《霍去病传》：「破匈奴获俗屠祭金天人。」注：祭天以金人为主，佛徒祠金人也。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后休屠王太子归汉，以金人之政赐姓金氏，即日也。」据此则前汉时佛像已入中国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宜乎其盛也，有天助焉尔。后汉明帝梦见金人以为佛，于是遣使天竺国图其形像。光武子楚王英始信其术，为浮屠斋戒祭祀，诏还赎缣，以助伊蒲塞之盛馔。注：伊蒲塞即优婆塞也。《陶谦传》：笮融（笮侧格反）大起浮屠寺，作黄金涂像，裕佛设饭。《前汉西域传》：塞王南君宾塞种分散，往往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塞先得反）。捐毒即身毒天竺也。《后汉裴楷传注》：浮屠即佛佗声之转耳。《史记大月氏传》：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按《后汉西城传》：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袒肩赤足，此卑湿暑热之验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战，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唐房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家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惟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几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余以为史之失自陈寿始。观《吴志诸葛恪传》载题驴谢马事，乃知《晋史》冗记有自来矣。晋张辅云：「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故谓固不如迁。」自昔史氏所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袒纳奕棋一段，几二百字。两传俱出，此为文烦矣。吾观《魏志》管宁注，胡昭脱晋宣帝于死，而口终不言，以为贤于丙吉。又观晋载记《慕容超传》，呼延平之活超也，与丙吉事正相类，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为长太息也。《晋书隐逸夏仲御传》：史臣欲效太史公乐书文章，而不知笔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读而觉之为可笑也。许迈当在《隐逸传》，而以缀王羲之之后，失次矣。

霍光之隘，王音之直，于《前汉五行志》见之。唐张仲方驳李吉甫，本传虽不见字迹，观《郑纟困传》李绛之言，亦可见其侧媚之一端也。

蔡邕以「致远恐泥」为孔子之言，李因以「其进锐者，其退速」为出于老子，杜甫以东方朔割肉为社日，皆援引之误也。前汉叙传述武纪外博四荒。按《书》「外薄四海」，则「博」为误矣。《魏高堂隆传》：隆潜谏太子，犹之未远是用大简。按《诗》是用大谏，则「简」为误矣。后汉怀挟，字都作协，如《方术传》云：「怀协，道艺是也。」《胡广传》：「议者剥异。」合作「驳」字。《朱浮传》：「保宥生人。」合作「佑」字。《王充传》：「乳药求死。」合作「茹」字。

吴雄之葬，巫医皆言灭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医何预葬事，谓之墓师何也？

《刘恺传》：陈忠上疏荐恺，言臣父宠前忝司空。忝岂可施于父乎？此范氏不择之罪。韩信等上高帝尊号曰大王陛下而不择臣；陈平、周勃请文帝即天子位，称臣而曰大王足下，此皆言之不顺也。

霍光以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狱死，谬刑也。杜延年以吏民上书言使宜有异者，或抵其罪，滥罚也。杜延年身不犯法而魏相致之于罪，忮心也。萧望之以韩延寿声名出己而杀之，其后乃自杀，阴祸也。

观《魏文帝纪》注细字数板，自许芝说符瑞，汉帝逊大位，曹丕上章下令，虚辞饰说，往来纷纷，三尺童子犹知其诈，况欲欺天下后世乎？当是时御史中丞司马懿已在劝进之列也。

观《李诉传》，平蔡之功，奇伟如此，其得李，虽待以赤心无疑，然固亦捐死以徼幸也。而平淮西碑，乃抑与诸将等，欲裴度专美，儒者见偏，而言不公如此。以退之之贤，不免此蔽也。

《孝惠纪》注引《食货志》：黄金一斤直万钱。乃知汉金之贱也。今金两有直万者，则汉金一斤，如今一两价矣。高祖善家今之言，赐金五百斤；罢医不使之治疾，赐金五千斤；使陈平为反间，捐金四万斤。使其价不贱，安得如是之多哉。唐时金必贵，太宗以于志宁、孔颖达能谏太子，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沈存中云：「古之一斤，今四两余也。」然则一两之直，亦二千五百也。

惠帝时，十五税一。文帝十二年，诏赐农民租税之半，十三年遂除田之租税。汉之裕于财可见矣。

武帝大搜，一为搜逾侈，一为搜奸人。征和元年之搜，闭城门凡十五日，待诏北军征官多饿死。武帝之举措暴虐如此。当时在廷无一人谏者，信乎国之空虚也。

庾信《马射赋序》：「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此乃王勃之所祖述。庾信《文盛墓铭》云：「授图黄石，不无师表之心；学剑白猿，遂得风云之志。」此乃杜牧之所摸放也。

《荀子礼论》云：「郊止乎天子，而社至于诸侯，道及士大夫。」释者云：「道，通也。言社自诸侯通及大夫士，皆得祭门及行也。别本《史记》道或作舀。」司马贞注曰：「舀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也。」杨亻京注《荀子》辨之云：「当是道误为蹈，传写又误以蹈为舀耳。道变而为蹈，蹈变而为舀。今《史记》直作函字，音含矣。」一字而四变也，义训随而不同，则六经中如此者想不可胜计也。故尝谓学者当阙疑，而不可字字求解也。

《诗》：「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旗。」《左传》：「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虢，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享々，火中成军，虢公其奔。」「旗」字从「斤」，以《诗》与《左传》验之，合音「芹」字，「芹」、「畿」声相近，故后人相承呼之讹矣。《论语》：「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按《汉书薛宣传》作「焉可怃也」。释者训「怃」为同义，亦似直不知孰是。魏高贵乡公三老五更，注：蔡邕《明堂论》云：更应作叟，叟长老之称，字与更相似，书者遂误以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为更，以此验之，应为叟也。指踪青作纵（此处疑有脱字），非也，《周礼》：「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迹知禽兽，是亦踪迹之义尔。

杜子春天资刻薄人也，吾以为不如郑玄之宽厚。大司徒五党为州使之相，子春释云：「当为纠」。谓纠其恶。玄则不然，只读如本字云：「谓礼物不备相给是也。」

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为沾濡之形也。」《新唐史元载赞》以为刑剧。《广韵》：屋刂音屋，又音握。郑玄《周礼注》：剧诛谓所杀不于市，而以适甸师氏。

察事为廉，其义亦经而易晓。《汉高帝纪诏》云：「廉问有不如吾诏者。」注：师古曰：「廉，察也，字本作黏，其音同耳。」《杨彪传》：「曹操使人廉之。」《华佗传》：「曹操大怒，使人廉之。」注皆曰察也。

陈平封曲逆侯，《汉书》无别音。《文选》载陆士衡《高祖功臣颂》：「曲逆宏达，好谋能深。」注：曲，区句反，逆音遇。

《霍去病传》：「诸宿将尝留落不耦。」注：留谓迟留，落谓坠落。今世俗多作流落，据出处合作「留」字。

《新唐史》好用「叵」字，魏晋间已用之矣。《魏吕布传》：「布指刘备曰：『是儿最叵信者。』」《晋书》：「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至叵听。」

《尚书》与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声呼，误矣，见《张耳传注》。朝请，音才性反，非请说之请也，见《成帝纪注》。

汉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载其名，《后汉章帝纪》：「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名，它官反，一名执嘉。《高后纪》载高祖母曰昭灵后。

管仲谓之管敬仲，出《左传闵公元年》。子产谓之子美，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原宪字子思，出《史记》。张宗字诸君，杜茂字诸公，《陈忠传注》。施延字君子，出《后汉书》。四皓名氏乡里可见者，园公姓园名秉，字宣明，陈留襄邑人，常居园中，故号园公。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齐人，隐居修道夏，号黄公。陶潜作《圣贤群辅录》云：「出皇甫谧《高士传》。」杨雄所称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传》。郑子真名朴，严君平名尊，出《前史王贡两龚传注》。伯乐姓孙名扬，字伯乐，秦穆公时人，出《庄子马蹄疏》。庄周字子休，出《列子》。音计然，危盖师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计研，或曰计倪，出《史记索隐》。杜康字仲宣，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舆姓陆氏，名通；师旷字子野，并出《庄子疏》。伯夷弟也，夷齐谥也，见《论语疏》引《春秋少阳篇》。

## ●卷三

孔子为文宣王。隋长孙览祖雍为大师，亦谓之文宣王。唐苏向、白居易、韦溱、韦叔夏、马怀素、褚无量、刘子玄、刘知柔、卢从愿、权德舆、三超、令孤楚、崔融皆谥「文」，惟韩退之为韩文公，独显焉。李翔为李文公，又次之。父子有同谥者，唐邱和父子同谥曰「襄」；韦肇三世同谥曰「贞」。兄弟有同谥者，唐刘子玄兄弟同谥曰「文」。晋王导谥「文成」，与张良同。本朝范希文谥「文正」，与唐崔甫、阎立本、牛僧儒同。欧阳永叔谥「文忠」，与唐韩休、裴度、颜真卿、石晋、卢质同。徐礻善谥「忠懋」，与唐武元衡同。戾太子非美谥也，而宣帝以加其祖。吾以为太子之死，与幽厉之恶有间，固可以迁就而为之隐。孟子以为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与夫自谥者异矣。

贺姓本庆氏，汉安帝父讳庆，贺纯改焉，见《晋贺循传》。束姓本疏氏，汉二疏之后也，王莽之末，疏孟达避难，乃去疏之匹乌，见《束皙传》。马姓出于赵氏，晋赵奢破秦军，号马服君，子孙由是以马为氏，见韩愈《绛州刺史行状》。诸葛其先葛氏，本琅琊诸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故以诸别之，见《诸葛瑾传》。河南征崇本姓李，遭乱更姓，见《程秉传注》。孟尝君姓田名文，封于薛，其后为薛氏，《吴书》薛综是也。魏张辽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蜀简雍本姓耿，幽州人，谓耿为简，随意变之。稽康本姓奚。唐宪宗改淳于氏为于。灌夫本姓张，其父张孟为灌婴舍人，故冒灌氏姓。夏侯婴之子孙随外家姓孙氏。贾谧，韩寿之子也，随外祖姓贾氏。京房本姓李，推律自改为京氏。员半千其先姓刘，慕伍员之为人改为员氏。王莽娶王咸之女，以为姓各出别。晋陈矫本姓刘氏，出养于姑，改姓陈氏，而刘颂以女嫁矫。人或议之，颂曰：「姚虞陈田，同出舜后，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也。」

《汉书》：彻侯避武帝讳，改作通侯，言功德通于王室也；后汉改作列侯，列者言序列也，出《高祖纪注》。茂才异等，本是秀才，避光武讳也，出《光武纪注》。办严辨装也，避明帝讳改之，出《吴汉传》。叔孙通，《楚汉春秋》名何蒯通，《史纪》名彻，避武帝讳改之，然亦可以谓之叔孙何蒯彻也。刘元海者，刘渊也；戴若思者，戴渊也；石季龙者，石虎也；韩擒者，韩虎也，皆史氏之避唐讳也。

岭南郡县近世人物为少。汉后，陈元，梧州人。蔡伦，桂州人。唐冯盎，高州人，以南粤降高祖，封为越国公。张九龄，韶州人。姜公辅，爱州人。《北梦琐言》：相国刘公胆，其先讳景，连州人。赵观文，桂州小（一本有蒋子）军也，状元及第。

福建人好文学，自唐常衮为观察使、欧阳瞻为诸生始也。《蜀秦宓传》：本无学士，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汉前地理志》：「燕蓟风俗，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此史之诬也。虽云太子舟之遗风，独无召公之余俗耶？使燕蓟士君子观此，得无不平乎？《吴志薛综传注》：「薛兼字令长，清素有器宇，资望故如上国，不似吴人。」然则吴人异乎此，皆遣辞之过也。

楚地何其博大也，按《货殖传》则今之徐州沛县及陈州等西楚也。自徐州以东至海州、扬州是东楚也，江南、湖南、两浙是南楚也。

昔人之贱庶出也。孙坚五子，而《吴史》载其四，仁，庶出也，史芟之。《陈武传赞》曰：陈袁将家，支庶而与胄子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然靖郭君田婴有子四十人，而贱妾之子文最贤，于是以文为太子，所谓孟尝君也。

天下无穷者，才智也。陈平尝出六奇以佐高祖，至吕氏之颛，平燕居深念，恐祸及己。而陆贾教之交欢太尉，又为之画吕氏数事。平从之，卒诛吕后。则贾之智谋又在陈平之右矣。方刘晏之治财谷，一人而已。自晏之死，赋入益耗。顺宗将李巽为使，莅职一年，校其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过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万缗。而程屏之计校又精于巽。自治财谷之才以观之，是刘晏不及李巽，又不如程屏也。

东晋简文帝昱，自穆帝至废帝三朝房阿衡之地，更事不为不多，至有天下，则为庸主。后蜀季寿其佐李雄号为贤相，征伐四克，辟国千里，至其有国，酷虐奢侈，再世而亡。乃知能为臣者，未必能为君也。

文帝问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又问天下钱谷出入几何？勃谢不知。问陈平，对各有主者。上称善，而勃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张安世子千秋，霍光子禹，具为中郎将，将兵随范明友击乌柏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已失。光复问禹，禹不能记，曰皆有文书。光由是贤千秋，汝禹为不才，叹曰：「霍氏世衰，张氏兴矣乎。」言各有主者，而勃自以为不如；禹言皆有文书，而光以卜霍氏世衰，何也？曰：大臣职在知要，小臣职在知详也。

魏相为扬州刺史，善丙吉之言，期于大用，为霁威严；翟方进为吉兆尹，纳胡常之说，恐犯迕贵戚，少弛威严，二君可谓为外物所移矣。晋王宏为汲郡守，有殊绩。石鉴上其政术，武帝褒诏赐谷，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无复能名，更为苛碎，赎罪免官。此为褒诏赐谷所忄呈也，故人莫若自信之为贵也。《魏徐邈传》：卢钦谓往者毛介、崔琰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永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来天下奢靡，转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若徐邈可谓自信者也。

人心苟定，则于外物也何有。吾观徐尔之避曲木，不如吴□隐之不饮贪泉也。隐之子及孙为群县者，常以廉慎为门法。胡威父子清慎，羊祜亦九世清德，乃知捡身奉法，亦须自其父祖以来，盖其闻见渐染已不同矣。有大德功，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过享也，福过则灾生。晋何曾无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子劭，亦有父风，一日之供，以二万钱为限，太官御膳无以加之。劭兄子绥，亦奢侈过度。至永嘉之乱，何氏灭已无遗焉。

前汉韦平世为宰相。后汉张纯、张奢，刘恺、刘茂，袁安、袁敝，王龚、王畅，父子为司空。□为司徒，子拂为司空。李为司徒，子固为太尉。杨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为太尉。

荀爽自被征命至登台司四十五日。邓禹为大司徒，封ガ侯，食万户，年二十四。公孙弘六十以贤良征，山涛四十为郡功曹，其后二人亦皆至相辅。

宰相，人所欲也，汉武帝时屡诛宰相。公孙贺泣涕不肯拜，以前有死也，既拜后果族灭。死，人所恶也。唐武后杀害李宗，许王素节追赴都，道闻遭丧哭者，谓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须哭哉？以前有非命也。」至龙门驿被缢焉。

李栖筠，史以为魁然有宰相望，喜奖人善，而乐人攻己短。天下士归，所重不敢有所斥，但称贺皇公。代宗数数欲相之，惮元载辄止。仕至御史大夫，其子吉甫相德宗，善谋谟。吉甫之子德裕相武宗，有机略。此三人者，萃于一家，亦盛矣哉。陆逊、陆机、陆抗亦三世，班超、班固、曹大家亦一家。又韦贯之父肇为中书舍人，累上疏言得失，为元载所恶，左迁京兆少尹，久之改秘书少监。载曰：「肇若过我，当择善地处之。」终不肯诣。贯之为长安丞，或荐之京兆尹李实，实书其名于笏曰：「与我同里，素闻其贤。顾识之而进于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诣实，而明日受贺矣。」贯之唯唯，亦终不往。韦澳中宏辞科，十年不调官，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荐用之，讽令谒己。澳不往，答曰：「恐无呈身御史。」澳者，贯之之子也。一门三世清风如此，皆谥曰「贞」。贯之卒相宪宗，肇、澳后来仕宦皆显，肇几相代宗，澳几相宣宗。

杜佑以阖门保李藩，然卢杞亦尝以百口保朱Г矣。

杜黄裳决意用崇高丈有功。王导决意用羊鉴乃败绩，讥当斩刑。此用人者之相戒也。

王允矫性屈意以附董卓，卓亦推心不生乖疑，而卒谋诛卓者，允也。温峤谬为王敦设敬，综其府事，干说密诛以附其欲，而卒能败敦者，峤也。

兵家胜负，多出偶然，无定算也。谢玄以八千人当符坚百万之众，其势疑不敌也。若坚阻淝水而阵，必保万全。惟其麾军却退，众乱不能止，故败。世谓玄能走坚者，此耳。桓温伐蜀，败于笮桥，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攻之，李势大溃乃降。世谓温能平蜀者，此耳。

匈奴人多马众，韩安国传平城之围，匈奴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匈奴传》：匈奴围高帝于白登，精兵十万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龙，北方尽骊，南方尽骑。《霍去病传》：卫霍伐匈奴，杀获甚多，然两军出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而后不复击匈奴，亦以马少故焉。

蜀为险固，然守非其人，最为易取。秦伐蜀十月取之，后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本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六日也。

武帝时，严安上书云：「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略秽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吴顾雍传注》：孙权时，沿边诸将各欲立功立效，多陈便宜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之。」吾尝以为天下本无边事，皆生于小人之徇私计而忘国家之忧。严、顾之说，人主宜书之坐右，以自儆焉。

武帝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变怒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人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当是之时，武帝之心如何？李泌对德宗言卢杞奸邪，以杨炎罪不至死，而齐杞陷之，是其一事，德宗曰：「杨茨视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论奏，可则退，不可则辞官，非特杞恶之也。」夫有言于上，以身为去就，此人臣之高节，不知德宗乃恨之如此之深也。魏郑公、刘泊之事太宗，俱好谏争。郑公以身后一言之谮，仆碑停婚。刘泊亦以褚遂良诬奏赐死，不得辨明。岂非平时亦有所积，一旦缘事发之易乎？此韩非所以为《说难》也。

吾读《子思子》，乃知孟子之刚难以趋时，然固有师也。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闻穆公将相子思，老莱子曰：「君子事君，将何以为乎？」子思曰：「顺吾性而以道辅之，无死亡焉。」老莱子曰：「不可顺子之性也。子性氵音刚，而傲不肖。又且无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道事君，道行言听，则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听，则亦不能事君，故无死已也。」老莱子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固，卒以相磨。舌柔顺，终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

荀卿何为非孟子，曰：「夫以周公为不恭不俭，以尧舜为非禅，则宜乎其非孟子也。」

桓谭《新论》云：「扬子云在长安素贫约，比岁已甚，亡其两男，哀痛不已，皆归葬于蜀，遂至困乏。雄为中散大夫病卒，贫无以办丧事，以贫困故葬长安。安子弃其坟蓦西归于蜀。此罪在轻财通人之蔽也。」谭之论如此。

文中子事迹，略见于《唐书王绩王勃传》。文中子为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后卒。门人薛收等谥之曰「文中子」。绩，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时，福时仕唐为雍州参军。勃乃福时之子也。勃杀人，福时坐勃左迁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π、剧，万岁通天中以诛死。勃、π、剧，时号「王氏三珠树」。

韩退之晚年遂有声乐而服金石药。张藉《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既而遂曰：「父疾日浸加，孺人侍药汤。」白乐天《思旧》诗云：「退之服硫黄，二病讫小痊。微之谏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尝讥人不解文字饮，而自败于女妓乎？作《李传士墓志》，切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乎？

龚胜一出涉世，虽归老矣，而逼于王莽征召，年七十九竟以饿死。度不如是不足以全名脱祸，故父老哭之曰：「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东京高凤自言本巫家，下应辟召，作与寡嫂讼田以自污。此范晔所以独称之，以为与屈原委体涧沙、嵇康鸣弦揆日相远矣。然凤尚有泛迹，彼埋灭光影，与俗沉浮，使人不得而窥者，又何得而称耶？

《后汉董扶传》：诸葛亮问秦宓以扶与任安所长，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任安记人之善，忘人之过。孔子曰：『恶称人之恶者。』而扶有褒贬焉，亦异乎专称人之恶者乎？安比于扶则长者矣。」庄子曰：「与其誉尧而非桀，莫若两忘而闭其所誉。」盖夫长短之相形，毁者誉之对也，然则任安亦未为醇焉。

贾谊曰：「夸者死权，夫权有可死之道焉。」唐王钅共方玄宗奢纵之时，剥下奉上以得主心，至兼领二十余使，贵震天下。杨国忠忌之，终于赐死。刘晏以宰相干天下财，兼铨管，代宗尝命考所部官吏善恶，刺史有罪，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既而杨炎权晏光诛后诏。此二人者，皆权大盛以贾祸也。使其无权，则上不忌、下不怨，故曰：「权有可死之道焉。」

陆逊，吴丞相。逊子抗，吴大司马。抗子机为晋成都王，隶大都督，统军二十万。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后粟军败被谮，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审权位至相，子让能位至大尉平章事，让能子晓，朱梁时为礼部尚书平章事。让能赐死，晓为乱兵所杀。《五代史》云：「三世为相，道禁大盛也。」

晋周ダ营救王导，不令导知。其后王敦欲诛ダ，竟导无言，谓「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也。夫有德于人不使人知，乃长者之事，而获报如此。

秦王见韩非《孤愤》、《五蠹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汉武帝见相如《子虚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二君者虽用人不能终，然亦可谓知文好士之主也。

奉天之诏，人多感泣；望春之誓，士卒多泣下（《杨惠元传》），而神策将士至皆不饮酒。夫德宗之素行不仁也，徒以二语出于恻怛，而使人如此，乃知人君之易与为善也。

贾谊上疏文帝云：「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大宗。」夷文帝犹在也，遽言其没，而庙号大宗。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似非人臣所当言也。虽当时君臣不以此为嫌，然窃意迁就而为之辞，亦无害耳。张释之不忍言发掘园陵，而云取长陵一А土。与谊同时人也。

魏高贵乡公推尊少康优于汉高祖，燕之慕容盛称商太甲，以伊尹事同夷羿，而周公为诈。其臣初虽与之辨，而终皆屈服，又誉其说之是。乃知逼于一时之势，以白为黑，雷同诡随，奚所不至也。

索潜遣子说刘曜曰：「若许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其子，而刘聪戮于东市。王衍说石勒称尊号以自免，而有排墙之厄。然则方此之时，中国之乱，夷狄之盛，岂惟其君之才驽下。至于其臣之操行取羞夷狄亦若此，则其尊卑再世奴虏，亦有以也。

《前汉于定国传》：东海有孝妇，养姑甚谨，夫死无子，而不肯嫁。姑不欲累妇，自经而死。姑女诬妇杀之，官乃曲成其狱。定国争之，太守不听，乃抱狱具哭于府上，因辞病去。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而定国白之，乃杀牛祭孝妇，大雨岁熟。《后汉孟尝传》：上虞有寡妇养姑甚谨，姑年老寿终，而夫女弟诬妇鸩之。官竟其罪。尝言其枉，太守不听，尝哀泣门外，因谢病去。太守竟杀孝妇，郡中遭旱三年。后太守至，尝具陈其冤，乃刑讼女而祭妇冢，大应澍雨，谷稼以登。二事尤相类也。

羊祜凿墓，陶侃决指，二人正相反。王戎好聚敛，自执牙筹，昼夜计算，世谓膏盲之疾；王衍口不言钱，谓阿堵物，二人正相反。王坦之作《废庄论》，阮籍作《达庄论》，二人正相反。《废庄论》诋讥子休，而多窃其言，操戈入室，此文章之最病也。

楚幽王，春申君之子也。秦始皇，吕不韦之子也。曹操，夏侯氏之子也（桓帝时，宦者曹腾养子嵩。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恃之叔父生曹操，于亻享为从父兄弟）。晋元帝，小吏牛氏之子也（恭王妃夏侯氏与小吏牛氏私通而生元帝，所谓牛继为黄）。

前汉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号万石君。严延年母号刀石严妪。后汉冯勤曾祖杨宣帝府有八子，皆为二千石，号万石君。秦彭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三辅号万石秦氏。

汉有小杜律。郭传躬父弘习小杜律，杜周之子延年亦习法律，故对父言小唐有小杜公。杜审权与杜俱为将相，而尤显，故世号审权为小杜公。杜牧之号小杜，亦以对老杜言之也。古有三李杜：李固、杜乔，李膺、杜密，李白、杜甫也。

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为「四杰」，然不多<辶辛>。卢校颖川而死，王溺南海而死，骆乃亡命，杨终盈川。今后汉王逸子延寿，字文考，作《灵光殿赋》者也，年二十四，溺汉江而死。《文苑传》：赵壹长揖司徒袁逢，生哭河南尹羊陟，报书责皇甫规，时人皆谓之屈，然仕不过县令。才大俊而器度狭，皆非远到之人也。

吾尝以四岳为一人，通二十二人之数，而或者疑是四人。按《显宗纪注》：三公一人为三老，次卿一人为五更。《后汉礼仪志》：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大传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以此推之，四岳亦是一人，但择当时大臣之贤者居之，无他人也。《显宗纪注》又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岳之事者乎？书内有百揆，四岳若以为四人，则百揆亦须为百人矣。

人多言黄叔度若万顷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按本传乃千万顷也。东床坦腹，人谓之睡，按《羲之传》，乃食也。写经换鹅，人皆谓之《黄庭》，按本传乃《道德经》也。一班窥豹，人皆谓之棋，《献之传》乃ヅ蒲也。烂柯人皆谓之棋，《东阳记》乃鼓琴而歌也。范张鸡黍，按本传：张劭白母，请设馔以待范式，无鸡黍事也。

《仇览传》：「为蒲亭长，化不孝子陈元。」谢承以为阳遂亭长，化不孝子羊元。地名、人姓皆不同。《唐史来齐传》：宣城石仲览。《高智周传》：江都石仲览。《百官志》：平章事自李靖始。《郭正一传》：自正一始。史籍异辞，何可胜计。

或疑褚先生为褚大，非也。按《儒林传》：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准书》：褚大为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间人也。《孝武帝纪注》：褚先生名少孙，为汉博士。

## ●卷四

曹植《七启》，言食味云：「搴芳莲之巢龟。」张勃《七命》，言食味云：「丹穴之雏凤。」虽欲称盛馔，而二者似非庖厨物也。

大抵作文字须识忌讳，笔如椽。王撰哀策谨议也，纶绋引棺索也。《天球河图》，赤刀大训，非吉礼所陈也。士大夫有名华国，出《周礼注》，言宝玉，及大丧陈之，以华国也。

章表奏对不可訾赵广汉。按《会要》：本朝广汉之后也。

纸字从系，{氏巾}字从巾。蔡伦未造纸以前，以帛为纸，所谓竹帛也。《贾逵传》：肃宗以简纸经传各一通与逵。注：竹简及纸也，此纸亦帛耳。《伦传》云：自古书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伦，桂阳人，而宅在耒阳县。有舂{氏巾}石臼尚在。

齐隋妇人施幂罹。幂罹，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若今之盖头矣。先是妇人犹乘车誉丁，唐乾元以来，乃用兜笼，若今之檐子也。《唐志》载咸亨寺敕云：「多着帷帽，遂弃幂罹；曾不乘车，别坐檐子。」

今之肩舆，正是以人代畜也。《周礼》：司徒有┝辇，以人免，夏后氏二十人，商人十人，周人十五人，然只以载任器耳。东汉阴丹见阴就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耶？」注：《帝王纪》曰：「桀以人驾车。」唐王求礼谏武后亦云：「自轩辕以来，服牛乘马，今辇以人负，则是以人代畜也。」

《高祖纪注》：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陛下，群臣严至尊之意也。若今称殿下、传下、执事，皆此类也。

谓人为明公、阁下之类，亦可谓之高明。《孔融传》：李膺为雍融曰：「高明必为伟器。」又曰：「高明父子祖与仆有旧恩。」亦可谓之第下，张浩谓元显为第下。明公亦可谓之仁公，温峤书与陶侃，谓侃为仁公。明府亦可谓之明庭，《张俭传》：李笃谓毛钦曰：「虽好义，明庭今日载其牛矣。」贤相亦可谓之贤宰，《左雄传》论曰：「陈蕃秉处称贤宰。」

伪汉刘钅长（音敞）尊南海为昭明帝，衣以龙凤。太祖开宝中削去伪号，易以一品之服。真宗祥符四年，封五岳为帝，太子服衮冕御朝，发册遣使，仪卫甚盛。或云：「四渎封王，二水官封王，而海为大海岳，等尊也。海之不帝王，阙典也。」庄子曰：「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海谓之帝尚矣。」

阳城欲裂裴延龄之麻，乃有奸人蹈其迹以疑世。昭宗相李蹊，而崔昭伟不便之，讽刘崇鲁掠其麻而哭之。人君不可不察也。

退之诗好押狭韵累句以示人，而不知重叠用韵之病也。双鸟诗两头字，孟郊诗两奥字，李花诗两花字。

欧阳永叔称梅圣俞《河豚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以为河啄食柳絮而肥，圣俞破题便说尽河豚好处，乃永叔褒赏之辞，实不尔也。此鱼盛于二月，柳絮时，鱼已过矣。

唐穆宗时，户部尚书杨于陵云：「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八百万。今□十余炉，岁八十五万。」元六年，东南岁铸钱二百七十五万，只梧州元丰监岁铸十五万，已当长庆时天下之数矣。

唐宣宗时，兵部侍郎蒋伸判户部，兵部侍郎夏侯孜作监铁转运使，兵部侍郎崔慎由判户部六典，出于唐令所遵用。然别曹兼判，亦唐故事也。蒋伸判户部奏事，伸三起上三留之，唐时贰卿犹有坐礼。

《新唐史》：「韩退之，邓州南阳人。」退之，南阳人，而非邓州也。或云是怀州界人。《史记》曰：「起攻南阳大行道绝之。」注：徐广曰：「此南阳河内洛武是也。则退之修武人也，以为邓州，误矣。

汉龚胜、邴汉之乞骸骨，诏谓之耆艾二人而不名也。时胜为光禄大夫，汉为大中大夫，特诏行道舍传舍，如今之驿舍也。

昔时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写本。《齐宗室传》：衡阳王钧尝自手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也。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遇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是虽在乱世，九经传播甚广。至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板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

天子八宝，其二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祗也。今言玉玺者，传国玺也。秦始皇始取蓝田玉刻而为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方四十剑钩五龙盘。秦灭传汉，历王莽，为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缺。后传至石季龙，季龙磨其隐起之文，又刻其旁为文云「天命石氏」。开皇二年改为受命玺，至后唐帝王从珂隽以自焚。石晋再于受命宝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契丹又盗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一宝，其一以「皇帝承天命受之宝」为文，其一以「皇帝神宝」为文，冯道书之。今所用乃威所作宝也。神宗朝有使虏者，见虏王国传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

或问荷节之说，答曰：按《后汉冯衍传注》：文帝初与郡守始为铜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为瑞信。《傅奕传》：「范津为汉阳太守，与奕合符而去。」《前汉司马相如传》：「剖符之封。」注云：「白藏天子，青给诸侯。」岂非以白合青乎？《文帝纪》：「符使符，以竹箭五枝，长五寸，铠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予郡守。」岂非以右合左乎？《汉高帝纪注》：「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后汉光武纪注》：「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牛尾为具既三重。」冯衍《与田邑书》：「令以一节之任，建三国军之威，岂持宠其八尺之竹，牛之尾哉。」

庾信《柳遐墓铭》：「西中郎，岳阳王以绿车之重，临西河之牧，敕用君为本州理中，寻迁别驾。」理中即汉治中也。自治中迁别驾，则别驾高于治中矣。」

汉时尚坐席也。《史记灌夫传》：「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尔，余半膝席。」如淳注：「以膝跪席上也，其衣冠则类今之道士。」《杜钦传》：「小冠子夏是也。」所谓布衣韦带之士，皆未仕之服也。《后汉周盘传》：「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注：「以韦皮为带，未仕之服也。未仕则服韦带，仕则服革带，故解之。」《隋何相传》：「□□以来，皮弁有缨而无笄。」导稠曰：「此古田猎之服也。」今服入朝宜变其制，弁袍象牙簪自导稠始也。又从省之服，初□□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谒帝，而去印绶兼无佩玉之节乎？乃加兽头小绶及佩一只。」由此观之，则载弁曳绶，隋朝尚如此耳。

东晋犹乘车。王导短辕犊车，长柄麈尾是也。《唐刘子玄传》：古大夫以上皆乘车，以马为服。魏晋后以牛驾车。江左尚书郎辄轻乘马，则御史劾治。唐时士庶亲迎，犹盛服冠履乘骆车。

今之衣半臂，非礼之服也。魏明帝常着帽被缥绫半袖，杨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嘿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见阜。《光武纪》：更始诸将服妇人衣，诸于绣屈《注：书无屈字，《续汉书》作衤屈，并音其勿切），三辅吏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书音义》云：「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衣。」杨雄《方言》云：プ其短者，自关之西谓梳衤屈。郭璞注云：「俗名衤屈掖。」据此则是诸于上加绣衤屈，如今之半臂也。

周武皇帝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袱发，仍裁为四脚。今之幞头，正是此遗法耳。

周宣帝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黄眉墨庄，所谓钅公黄以此欤。

《马周传》：品官旧服止黄紫。至周建白三品服紫，四品、五品绯，六品、七品绿，八品青。高宗朝八品、九品服碧，上元中三品服紫金带，四品深绯金带，五品浅绯金带，六品深绿银带，七品浅绿银带，八品深青瑜带，九品浅青瑜带，庶人服黄铁带，非庶人不得服黄。武后朝改佩鱼作龟。《崔承庆传》：佩龟者，盖防征召之诈，内出龟以合之也。亦有金银铜之异。中宗府依旧佩鱼，《董晋传》：唐式朝臣皆服绫袍，五品以上金玉带，所以尽饰以奉上也。

今之更点击钲，唐六典皆击钟也。大史门有典钟二百八十人，掌击漏钟。

后汉南海贡荔枝，桓帝时唐羌上疏罢之。唐贡蜀中荔枝，卢仝诗「天子初尝阳羡茶」。是时当未知七闽之奇。

《嘉话录》载崔造事：赵山人言造合得刺史，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造心惧，敕到之日，乃造私忌日。洪州府僚皆赴慰焉。唐时私忌日犹受吊慰。

后汉董翊举孝廉为须昌令，闻举将丧弃官归；唐杜审言为崔融所奖引，融死，审言为融服缌麻；裴佶与郑余庆友善，佶破，余庆为行服，士林美之。

观题壁可见其文章，观公文可见其政事。杜子美《石砚诗》注：「平侍御者，可见其尤长于诗也。」

宋玉赋「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天言高可也，地言高不可也。《后汉杨厚传》：「父统对耳目不明。」目言不明可也，耳言不明不可也。

古字通用，后人草则加草，木则加木，遂相承而不知也。如倚卓遂作椅桐之椅，棹船之棹。厅者于此听事也，只合作听字，后人以为屋也加广（亘检反），如庭廉之类，今讹遂作厂字。《玉篇》：「厂（呼旦反），者，山石之岩，人可居也。」今礼部韵亦讹也。

突厥畏李靖，徙牙于碛中。牙者，旗也。《东京赋》：竿上以象牙饰之，所以自来识也。太守出有门旗，其遗法也。后人遂以牙为衙，早衙、晚衙，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或以衙为廨舍，早晚声鼓，谓之衙鼓，报牌谓之衙牌，儿子谓之衙内，皆不知之耳。《唐韵》注：「衙，府也。」是亦讹耳。

钱文载年号，起于元魏敬宗时也，然后来亦不皆载年号。隋末钱币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敝。至唐武德方行开元通宝钱，六典谓之开通元宝，经八分，重二铢四忝，凡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弃书回环可读。世俗不知，遂以为开元钱，明皇所铸也。

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钅光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如使佞佛者出家，谄道者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后世皆称姚崇、宋为贤相。按《唐史》：崇，开元元年十月相，至四年冬罢，九年秋卒，年七十二。，四年冬相，至七年正月罢，二十一年致仕，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崇在位四年，在位二年。崇相玄宗时五十四岁矣，罢时六十岁，又十七年而卒。李林甫在相位乃十九年。

汉有萧、曹，唐有房、杜、姚、宋。尝考其后世，萧、曹至子皆削封，而萧凡五世绝祀；房乔次子遗爱与公主谋反诛，停玄龄配享；杜如晦次子荷说承乾建大事诛；姚崇长子彝，少子奕，奕子闳为牛仙客幕府，见仙客疾，亟逼仙客为表荐奕为宰相，仙客妻以闻，玄宗怒杖杀闳；宋六子，天宝中，浑、恕、尚俱以赃败，华、衡亦坐贪得罪，广平之风衰焉。

宪宗元和十四年，自凤翔府迎佛骨至于京师。韩愈以谏逐。十五年有弘志之事。懿宗咸通十四年，迎佛骨于凤翔，谏者以宪宗为戒，懿宗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七月崩，十二月送骨还法门寺。天子迎死骨入禁中，不祥之兆也。

德宗谓陆贽曰：「卿清慎大过。诸道馈送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能自窒乎？」吾谓天子令宰相受赂，此德宗之多僻；不受而已，何必上疏，此陆贽之贾直。

德宗刻薄猜忌，固其天资，然尤暴着于他君者，亦由邺侯家传，及陆宣公奏议之所致耳，此饰非拒谏所由生也。故臣之谏君，造膝不使人闻，削稿不使人知，非徒明哲保身而已，亦无使彰于后世也。

唐时回鹘最强盛，武帝时为点戛斯可汗所破，其一支奔天德塞下。天德军使温德彝奏回鹘溃兵侵逼西域，亘六十里，不见其后。回鹘及可汗又来惜振武城居之，赖李德裕在朝，随事应接，不为巨患。今匈奴之盛久矣，其势将衰。万一溃突入边郡，则朝廷未有处之之策。此当无事之时，不得不深虑也。

甚哉，宣帝之蔽也。魏谟作相，劝立太子，不答。裴休亦有兹请，宣帝曰：「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崔慎由亦言之，慎由罢相。乃密以夔王滋属中尉王茂玄、枢密使王龟长等，而左中尉王宗实不预焉。宗实迎立郓王，是为懿宗。夫宰相大臣可请不从，又不与计议，乃密以储继付之宦官。夫宦官能立则亦能废之，何其暗于大体也。此宣帝之蔽也。

石晋之时，契丹入寇，胡王死而太后囚。其后人助北汉拒周，诸郡不欲入寇，而虏主强之。燕王述轨因众心所恶，弑虏主而自立焉。南北之限天意也。干纪妄动，其报如此，则可以自惩艾矣。

时异事殊，殆不可晓。贡禹言高祖、文帝、景帝宫女不过十余人。随太子勇谓杨素曰：「公家马数万匹。」汉帝为天子，而宫女十余，何其少也；杨素为人臣，而厩马数万，何其多也。

谓天子为官家，萧梁时已有此语。梁简文《诸子传》：建平王大球见武帝礼佛，谓母曰：「官家尚尔，儿安敢辞。」

今批答云「省表具之」，晋时已有此语。刘颂传诏云：「诸所陈闻具之，知卿乃心为国也。」

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北史时已有此语。《北齐孝昭皇帝纪》：「诏定三恪礼仪体式，亦仰议之。」

俗所谓平善，亦有所出也。《赵飞燕传》：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俗所谓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汉西域传》：「屯田轮台，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注：累，为妻子家属也。

俗所谓瓜葛，亦有所出也。《后汉礼仪志上陵议注》：「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也。」晋王导与子悦奕棋争道，导笑谓曰：「与子有瓜葛，那得尔耶？」

俗所谓阿谁，三国时已有此语。《庞统传》：「向者之论，阿谁为是。」

俗所谓见钱见谷，汉已用之。《王莽传》：「舍无见谷，王嘉疏。」元帝时外戚赀千万者少尔，故水衡少府见钱多也。

工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肃传》：「泰极已前，功夫尚大也。」

俗所谓日子，亦有所出。《文选曹公檄吴将枝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发檄时也。然则日子者，日时也。

俗所谓停待，晋书已有此语也。《愍怀太子传》：陛下停待是也。

俗所谓日许者，尔许也，声之讹也。《启颜录》咏伛人云：「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

俗以仅为劣，《南史王莹传》：茔子实追从兄上岸，盘颈令卒与杖，搏颊乞原，劣得免。

俗呼抽替。《南史殷淑仪传》：孝武帝之贵妃也，有宠而薨，帝思见之，遂为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

《前汉鲍宣传注》：「持时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已；持时，如今报时是已。汉官仪黄门持五更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今所谓蒙教赐之类，《蜀董和传》：诸葛亮为丞相，下教教之说，盖谓此耳。

无状有两解：贾谊自伤为传无状，注：无善状也；《显宗纪》：刺史督察尤无状者，注谓其罪恶尤大，其状无可寄言。

俗言添水。马融《笛赋》曰：「圣哲犹增益也。

俗言句投，马融《笛赋》「睹法于节奏，察度于句投（徒斗反）。」注：句，犹章句也。

俗呼牝马为课马，出《唐六典》。凡牡四游五课羊，则当年而课之，课为岁课驹犊。

俗以和泥灰为麻刀，出《唐六典》。京兆岁送麦稍三万围，麦越二百车，麻捣二万斤。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无得擅微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太夫人。子不为列侯，不得称也。」然则妇人封号称大者，盖如是耳。

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至孝惠即位，复十五税一。高后元年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中间复此条，故文帝二年五月诏曰：「今法有诽谤妖言之令，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然则法令变更无常，自古以然。

《汉书》多言酎，张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师古曰：「酎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

武帝之时，作歌者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复宝鼎后土祠，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负薪塞河防，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至盛唐望祀虞舜子九嶷，登天柱山，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大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来雁之歌》。四年，祠神人于交门，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汉赐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黄金者，皆与之真金；不言黄金者，一金与万钱也。

陆机云：「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世说》具说载此语，意谓生莼羹在水中者也。后人谬以「千里」、「未下」为地名，可删去「但」字。刘禹锡《历阳诗》：「一钟菰封未，千里水葵羹。」亦陆机之意也。

观刘梦得《祭退之文》，有以知退之之文独步一时也，云：「手转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千余年，声名塞天。」又《祭子厚文》云：「勒石垂后，属于伊人。」此语心服之矣。

右《孔氏杂说》，毅甫记录之文也。三孔文字漫不可得，独此编乃传图之《珩璜论》。渝川丁氏尝板千家，视此为稍略。且珩璜之名未知所出，或谓玉碎者，岂其然乎？旧尝见吴虎臣引其数则以为杂说，兹故因之。淳熙庚子九日，临江假守吴兴沈诜识。

# 孔易阐真

素朴散人悟元子刘一明体述

门人冲和张阳全校阅

后学孙明空重刊

## 大象传

上乾下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为天，其德健，上乾天，下乾天，是天之一气上下流行不息，行健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资天之气而始，即有此天之健德，此德本来流行不息，无一时间断，因交后天，弃真入假，健非所健，有时间断矣。以是傚天之行健，借假修真，于后天中返先天，自强不息焉。强者，刚强不屈，万物难移之谓，若能自强，则正气长存，内有主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礼不履，非道不处，非义不行，顺之逆之，强而无处不在，强而无时或息，其行与天为徒矣。但世之强者有矣，强而为物所引，用之于外者有矣；或能自强，始勤终怠，遵道而行，半途而废者亦有矣；自强实落功夫，全在不息，若稍有一点懈怠，稍有些子私欲，不得谓强，亦不得谓自强，惟不息之自强，方能造到浑然天理，坚刚不坏，永久长存地位。夫天者，命也；命者，健德，即本来一点浩然正气。因其无影无形，活活泼泼，流行不息，谓之气；因其至大至刚，充塞天地，谓之健；因其主宰万有，为阴阳之祖，造化之根，谓之命。气也，健也，命也，总一强也。一自强不息，而造命之功尽矣，此法天之学也。

上坤下坤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坤为地，其德顺，上坤地，下坤地。上者，地之高；下者，地之低。是地势随高就低，坤顺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资地之气而生，即具此地之顺德，因其知识一开，误用聪明，顺非所顺，顺其气质之性，失其至善之性，内而不能虚己，外而不能容物，以假为真，以苦为乐，终归大化。以是法地之顺道，而厚德载物焉。厚德即顺德，顺德厚德即内虚外实之德，惟顺能虚，惟厚能实。内虚者，虚心也，虚心而能容物；外实者，实行也，实行而能应物。容物应物是能载物，物无穷，而载之亦无穷，其德愈载愈厚，愈厚愈载，君子能载物，君子有厚德也。但载物顺境去的，逆境去不得，不谓之厚；外面强行，内里不虚，亦不谓之厚；载物之厚德，须要在真履实践处做出，如人骂也受的，人打也受的，至于艰难困苦、疾病灾患，一切不顺境遇，无不一一受的，亦若地之山岳之重也受的，河海之决也受的，草木之伤也受的，地之厚德如是，君子之厚德亦如是；地之载物如是，君子之载物亦如是。一厚德而修性之功尽矣，此法地之学也。

上坎下震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屯者，屈而未伸之义。上坎水，下震雷，坎言云而不言水者，雨自云而降，雷在云中震动，已有雨意，未至雨时，正阴阳搏结，将通未通之候，屯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先天一点阳气，为后天阴气所陷，虽有发现之时，屯难不通，若无扶阳抑阴之功，难得易失，当面错过，以是因其所发，而经纶修持焉。经者，整其绪，调合阴阳是也；纶者，理其条，加减进退是也。经而不纶，不能成物，知药物而不知火候，不能成道。当一阳生于坎地，正阴阳交接之关口，生杀相分之要津，可凶可吉之时，修道者急须下手，扭转旋玑，谨守灵苗，不使阴气稍有侵伤，渐生渐采，十二时中无有间断，经之纶之，进退止足，毫发不差，虽始而阳气不通，终而阳气舒畅，亦如雷震于云中，甘露自降，所谓昏久则昭明者是也。

上艮下坎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者，无识无知，修养之义。上艮山，下坎水，坎言泉而不言水者，山下之泉即是水。山下出泉，泉得山养，为有本之水，源远流长，通行无阻，蒙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欲行德于外，先须养德于内，若不养而即行，则行而无本，中无主宰，反伤其德。以是效泉之出山，无阻而果行；法山之养泉，敦厚而育德也。坎中一阳，系天一所生，乃生物之祖气，所谓天德者是也，此德隐于后天之中。一切常人，顺其后天，弃其先天，多不知育养修持，渐次消耗，自伤性命，若有醒悟者，截然放下，育于内而行于外，育以济行，行以验育，内外兼修，育固养，行亦养，可以复全天德，不为后天阴气所伤矣。但育德须要无一德之不育，果行须要无一行之不果；育德须要育到如山之不动不摇，方是育之至，果行须要果到如泉之昼夜流通，方是果之至。行果德育，尽性了命，浑然天理，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蒙之所以贵也。

下乾上坎

云上於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乐音洛）。

需者，有待之义。上坎水，下乾天，水气自地而升于天，上则结而为云，云生天上，其雨可立而待，需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不能成其大道者，皆由性躁行偏，阴阳不和之故。以是饮食以养阴，使阴去济阳；宴乐以调阳，使阳去就阴。阴阳相和，生气内藏，无中生有，不待勉强，自然而然。盖以天地之气氤氲，甘露自降；阴阳之气交合，黄芽即生。曰饮食者，养身而身无伤也；曰宴乐者，养心而心无累也。身心有养，还丹易结，所谓炼己待时者，不在此乎！

上乾下坎

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讼者，辨论是非之谓。上乾天，下坎水，天至上，水至下，天与水违行而不相合，讼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暴性阴谋、争胜好强，为应事接物招祸之端，稍有不谨，外而伤人，内而伤己，以是作事而谋之于始，不争讼于人，而自讼于己焉。事不一事，作不一作，凡日用常行，修道立德皆事也。作事不谋于始，则见理不明，必作之不当，性躁行偏，险事随之。惟谋之于始，可作者作之，不可作者止之，谨之于始，自能全之于终。盖作事者，健行也；谋始者，防险也。谋而后作，不轻于作，天下无不可作之事，天下亦无不可成之事，噫！躁行即违行，行险即招险，作事能谋于始，人心渐去，气质渐化，以己合人，物我同观，有何违行之事哉！

上坤下坎

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师者，以一而帅众也。上坤地，下坎水，是地中有水也。地势厚大，水性滋润，地中有水，以一地而容众水，以众水而润一地，此师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身，如邦国也，人之心，如君也，身中之精神性情气，如民也，性中之仁义礼智信，如众也，此民此众，为人生之本，不可不保惜之，以是容民，以固根本，畜众而御外患焉。然必先容民者，先治内也；后畜众者，后治外也。治内以御外，治外以安内，内外相济，纵横顺逆，无不遂心，师之道如是，君子容畜之道亦如是也。

上坎下坤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比者，亲也。上坎水，下坤地，是地上有水，水所以滋润万物；水行地上，流通无阻，地无疆而水润亦无疆，此比之象也。先王有见于此，知天下大矣，一人之施治有限，安得人人而亲之？以是建万国，封诸候，兴朝觐之典，亲诸候，使诸候各亲其国，民于是施治。不能及者，而亦及之；远民不能亲者，而亦亲之。特以亲诸候，即亲万民耳。修道者，明阴阳五行五德之理，使各居其位，如建国建诸候也；使阴阳调和，五行一气，五德相合，如亲诸候也；五行攒而五德合，万缘俱化，万善同归，如亲诸候亲万民也。卦体，坎中一阳，居于中正尊位，即道心耳。道心发现，仁义礼智根于心，万理纷纭，浑然天理，大地里黄芽长遍，满世界金花开绽，顺手拈来，俱是灵药，亦如水流地上，无处不通。先王亲诸候，修道者亲万善，同一理也。

上巽下乾

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小畜者，养之小也。上巽风，下乾天，是风行天上也。风行地上，鼓动万物，所养者广；风行天上，只可清热解燥，所养者少；小畜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尽性至命之学，乃窃阴阳，夺造化，转生杀，扭枢机之大事，非得心传者不能行。但大畜不能，亦须小畜，以是懿文德焉。懿者，美也，妆饰之谓。文者，威仪云为之文。威仪云为虽非修德之大事，亦修德者之不可忽，如应物平顺，执事恭敬，动作详细，言语谨慎之类。藏其刚而用其柔，瞻前顾后，从容不迫，自无躁动失德之行，亦如风吹天上，燥气悉化也。修德而至燥气悉化，能小畜，而即能大畜矣。

上乾下兑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登进也。上乾天，下兑泽，天覆泽而泽仰天，是上下有一定之位，不得混乱，此履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小有分，尊卑有别，不得以上为下，以下为上，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以尊为卑，以卑为尊，以是辩别上下之位，定其民志，使不得妄想过履耳。阳为君，上也；阴为民，下也。能辩上下，则是非邪正已明，非礼不履，扶阳抑阴，修真化假，内念不生，外物不入，万有皆空，一切俗情尘缘之志，于是乎定矣。卦象兑为阴金，妄情也；乾为阳金，真情也。以阴履于阳下，以阳履于阴上，妄情不起，真情长存。真情者，无情之情，以无情制有情，如猫捕鼠，如汤浇雪，片饷之间，灾变为福，民志定而无败道之物，方且渐履于刚健中正，纯粹之精矣。但定民志，全在能辩上下，辩的一分，定的一分，辩的十分，定的十分，稍有些子辩不明，即有些子定不得，故圣人尽性至命之学，先要穷理也。

下乾上坤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财同裁相音象，左音佐，右音佑。）

泰者，通也。上坤地，下乾天，天气自下而上升，地气自上而下降，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交，万物发生，泰之象也。元后有见于此，知天地阴阳相交而万物生，人之阴阳相交而万化安，以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焉。人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而生身，身中即具此阴阳五行之气。此气在人身中，发而为五德。五德其体，有自然之道，不待勉强，所谓率性之道也。后明五行相生之理，使仁义理智信一气流行，裁成乎天地生人自然之道。五德其用，有当然之宜，不可偏执，所谓修道之教也。后明五行相克之理，使仁义礼智信，各得其当，辅相其天地赋人当然之宜，裁成其道。辅相其宜，凡以为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以左右斯民，使人人皆以天地之道为道，以天地之宜为宜，保合太和，各正性命耳。噫！谁无天地之道？谁无天地之宜？特患不能裁成，不能辅相耳。果能裁成之，则先天可全；果能辅相之，则后天可化。先天全，后天化，其体自然，其用当然，五行一气，五德混成，性命凝结，方且与天地同功用，与天地同长久。其泰为何如哉？

上乾下坤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辟音避。难去声。）

否者，塞也。上乾天，下坤地，地气自下而上升，天气自上而下降，是天地阴阳之气不交，万物闭塞，否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天地阴阳不交，则万物藏；人身阴阳不交，则天真伤。以之随时收敛，俭约其德，自辟其难，不可荣以禄也。俭德者，黜聪毁智，韬明养晦，借后天，保先天，不使些子客气杂于天真之内也。盖人一交后天，假者来而真者去，心为物诱，性乱命摇，否莫否于此，难莫难于此。若不知早辟，稍有些子名利之心、声色之情，愈致其否，伤生害命之难，乌能免诸。不可荣以禄，正以见荣禄，且不动于心，而况小货小利乎？俭德二字，包括甚多，其功甚细，一才一智，皆必藏之，如壁列万仞，物我两忘，有德而不知其德。若知其德，便不为俭。因其不知德，方能不可荣以禄。禄不可荣，其难自无，其否自去，始虽阴阳不交，终必阴阳相合。俭德辟难之功，岂小焉哉！

上乾下离

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同人者，与人相同也。上乾天，下离日，日即火也。天无物不覆，日无物不照，天与日同处，公而且明，同人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应世接物，贵乎能同于人，尤贵乎不苟同于人，以是类族辨物焉。类者，同一其类；族者，各一其族。如人高低贵贱，皆有其族。君子于各族，皆一类视之，无一不同。辨者，分别也；物者，邪正善恶之物。君子于物，而必辨之，无敢苟同。类族，所以法天之无私；辨物，所以傚日之明照。既无私，又明照，天下无不可同之人，天下亦无苟同之物。盖君子同以道，而不同以心；同以理，而不同以人。所谓和而不流，群而不党，天日之同物如是，君子之同人亦如是也。

上离下乾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竭恶扬善，顺天休命。

大有者，有之大也。上离火，下乾天，是火在天上，天得日而生者众，日在天而照者远，无物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有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天命之性，浑然一理，万善毕集，本大有也。因交后天，知识一开，先天受伤，由是善恶相杂，大有者而小有，小有者而无有矣。以是恶念一起，则遏而止息之，善念一生，则扬而滋长之，顺乎天而休美其命焉。命之不休，由于不能顺天，不顺天，由于不能遏恶扬善。若能遏恶扬善，久而至善无恶，正气常存，仍还当年完完全全天命之物事，无者有，而有者大矣。人生在世，惟命最大，有命则生，无命则死， 不能休命，虽外之万有，皆属虚假。盖天之所命于人者，一善而已。能休其命，即是顺天；顺天，即所以顺命；休命，即所以休天。有天有命，有之最大。但有天有命，全在遏恶扬善工夫。遏恶扬善者，明也；顺天休命者，健也。以健为体，以明为用，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由明明德而归于至善，浑然天理，性定命凝，有莫有于此，大莫大于此，世间一切身外之有，焉得而比之乎！

上坤下艮

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裒蒲候反，称去声。）

谦者，有而不居之谓。上坤地，下艮山，是地中有山也。山本高，地本卑，以卑而蕴高，外虚而内实，谦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高傲之心多，卑下之心寡，所以居心行事，每每不平。以是裒去其高傲之多，增益其卑下之寡，应事接物之间，称其物之高低贵贱、大小轻重，因事制宜，而平施之也。盖以能谦之君子，有才不恃，有德不居，无我相、无人相，傲气悉化，其心常平，心平自然应物亦平；内平外平，其德日高，其心日下，外不足而内有余，谦之受益多矣。

上震下坤

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者，乐也。上震雷，下坤地，是雷出于地，奋发而升，阳气通和，万物无不为之爽畅，豫之象也。先王有见于此，知德者，天之所命，为人生之根本，不可不乐于修为，以是作乐以崇其德焉。乐所以和德，德所以成乐。若不崇德而作乐，是谓苦中作乐，惟借乐以和德，其德愈崇；借德以作乐，其乐愈和。德乐相符，是谓真乐，其乐音之殷盛，足以荐上帝、配祖考。盖上帝之所喜者德，祖考之所悦者亦德。荐上帝，以德荐也；配祖考，以德配也。作乐不失其德，是不违其上帝，不忘其祖考。不违上帝，答天也；不忘祖考，报本也。夫人之有生，命受于上帝，形本于祖考，形所以载命，命所以全形，形与命两不相离，报本即是答天，答天即是报本，答天报本，神鬼皆乐，而人焉有不乐。崇德作乐之效有如此，人何乐而不崇德哉！

上兑下震

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随者，就其时也。上兑泽，下震雷，是泽中有雷也。雷主动，泽主静，动入静中，阳气暂时休息。有不得不静者，随时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先天一点真阳，为后天阴气所蔽，性为情移，如震家之物，而为兑家所有；若欲復之，舍随道，余无他术矣。以是嚮晦入宴息也。时晦亦晦，借阴养阳，不敢妄动，炼己待时，当宴息而即宴息，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也。特以震入于兑，杀气正盛，生气正弱，晦之极矣。若冒然下手，不但生气不復，反助杀气猖狂；惟嚮晦而入宴息，动之必先静之，阳随阴而阴即随阳，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

上艮下巽

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者，事有坏也。上艮山，下巽风，是山下有风也。山能养物，风能鼓物，鼓起而养，此饬蠱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精神如民，人之天真即德，其天真有蠱者，皆由不知振发精神以修养耳。以之振起精神之民，育养天真之德焉。振民，必如风之自下而渐上、自卑而登高；育德，必如山之稳定以生物、敦厚以养物。能育，则精神愈振；能振，则天真得育；振之育之，未蠱者，可以保；已蠱者，可以饬。渐次而入，愈入愈力，必将进于至善无恶之地，何蠱之有乎！

上坤下兑

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临者，以上而临下也。下兑泽，上坤地，是泽上有地也。泽无物不浸，地无物不载，既浸而又载，泽得地而所浸者多，地得泽而所载者广，此临人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教化不可不兴，民命不可不立，以是法泽之浸润，教民不倦。思而教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渐次感化；教无穷，而思亦无穷，必以易风移俗为归着。法地之广生，容民不苛，保而容之，省刑法，薄税敛，丰衣足食，如保赤子；容无疆而保亦无疆，教之有法，保之有道，上顺下而下悦上，上下一心，熙熙皥皥，太和气象也，此有位之君子则然；若夫无位之君子，教人保人亦不外此。君子之诲人不倦、立言著书，愿人人为圣、个个成道，亦教思无穷也。君子之量包天地，人我同观，无物不容，无物不爱，亦容保无疆也。不论有位无位，总以生物为心耳。

上巽下坤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观者，观望也。上巽风，下坤地，是风行地上也。风行地上，所到之处，无物不随之鼓舞，如有所观而感化，此观象也。先王有见于此，知一方有一方之风气，一方有一方之性格，不得执一法而教化，以是省方之风气，观民之性格，随方设教，因人开导，亦如风行地上，随高就低，东西南北，皆不碍得。风之鼓物如是，先王之设教亦如是。大凡有教人之责者，须当效先王省之观之以教人，方能人为我感矣。

上离下震

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噬嗑者，口食物而合也。上离火，下震雷，随雷之火为电，是雷电一处，雷以震物，电以照物，刑中有德，杀中有生，如口食物必合，动不妄动，动而必明其滋味，此噬嗑之象也。先王有见于此，知强暴凶恶之徒，多蹈于死地，而莫可逃者，皆由不知有罚法也。以是治律条，豫明轻重大小之罚，使人知其罪不可犯。果有不服王化，明知故犯，量其轻重大小之罪，勅其一定之法，使人知法不容逃。先明以示之，后威以刑之，生杀分明，刑德两用；在执法者不滥刑，在受法者甘于死，彼此无间，噬而嗑矣。罚也，法也。皆先王以明勅之，无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凡用法者须当傚先王，先明后行，庶不误伤其性命矣。彼世之妄想成道者，不能先穷其理，冒然下手，入于旁门曲学，着空执相，欲求长生，反而促死，其即先王之罪人，亦系嗑而未噬，空空无物，何益于事乎？

上艮下离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贲者，節也。上艮山，下离火，是山下有火也。山下有火，而凡山下之物，皆霑其光；以火照山，贲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山下之火，其光不大，人之才缺，其见不远，以是于庶政之易事而修明之，于折狱之难事无敢强焉。庶政，即风俗利弊、钱谷词讼之类。庶政之兴废，显而易见，不难修治。即有错误，犹能更变。至于狱事，性命所关，幽隐难辨，稍有不明，殃及无辜，非智察秋毫者，不能折之，无敢折狱，亦重性命之意也。修道者之用明，亦不外此理，应世接物、日用常行之事，如庶政也；尽性至命、幽深奥妙之理，如狱事也。应世接物，人道也；尽性至命，天道也。人道显而易见，稍有才智者，即能辨之；至于天道，必须真师口传心授，大悟大彻，方能折辨不差，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利己兼能利人，为功最大。若无师传，妄猜私议，而强折之，毫发之差，千里之失，误人性命，何敢折乎？无敢二字，是圣人教人养小明，而渐求其大明，不可恃小明而坏大事，自惑惑人也。噫！小智小慧之误人甚矣。

上艮下坤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剥者，消去也。上艮山，下坤地，是山附于地也。山本高，地本低，以山附地，去其高之有余，厚其低之不足，剥之象也。为上者，有见于此，知山不附地，则山不着实；上不厚下，则上不安居。以是剥上厚下，使在下者，皆得其所焉。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在上者，亦安其所居之宅，行无为之治矣。修道之士，有才有智者，亦上也；无才无智者，亦下也。有才不恃，有智不用，剥去才智之有余，就于才智之不足，以高附低，以实居虚，则高为真高，实为真实，化假为真，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安居其宅，不为客气所伤矣。夫仁者，人之安宅也。剥上厚下，颠倒之间，剥即变復，復则能依于仁，生机回转，性命有赖。厚下安宅，天机毕露矣。

上坤下震

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返还也。上坤地，下震雷，是雷在地中也。雷为至阳之物，阳动于地，生机回转，则万物生。先王有见于此，知天之阳气回转，则万物蘇甦，人之阳气发现，则生机返还。以是于冬至之日闭关，商旅不得行而贸易，元后不得出而省方。凡此者，无非使人效法天地之復，养此一点生机，不得稍有伤损耳。生机者何机？即人本来秉彝天良之心，为生物之祖、阴阳之宗，一落后天，为气质所蔽，不能常现，间或一现，此即阴中返阳之时也。惟此一时，难得易失，人多不知，当面错过，所以阴渐长，阳渐消，阳尽阴纯，有死而已。至日闭关者，欲人人在阳復之时养阳也；商旅不行者，使其不得务于外假，有伤内真也；后不省方者，使其不得明于责人，暗于修己也。一闭关而谨慎严密，内念不生，外物不入，阳气焉得而渗漏之？先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有如此，修道君子，炼己持心，虚室生白，生机回转，急须收入造化炉中，防危虑险，谨封牢藏，由微而著，必自一阳而渐復于六阳纯全，亦即先王至日闭关之意。盖以此一阳来復之时，为生死之关口，得之则入于生路，失之则归于死路。闭关者，闭其死户也。死户闭而生门开，天借人力，人借天力，天人合发，则一时辰内管丹成，不待三年九载之功。其如人多不求真师口诀，每每当面错过，可不悲哉！

上乾下震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无妄者，无妄心妄行也。上乾天，下震雷，是天下雷行也。雷顺天时而动，万物即与之俱动，雷无妄，而万物亦无妄，此无妄之象也。先王有见于此，知天之生物者时，圣人之养物者德，以是茂其至诚无妄之道，成己成物，对乎天时，育养万物，使物物各正性命，亦皆归于无妄耳。茂如茂盛，推而广之也；对如对面，两不相悖也。能茂对时，并行而不相悖，育万物，而万物皆得其所，育对时之行，与天同功用，与雷同动静，焉得而有妄哉！修道者，火候爻铢不差，进退急缓得法，亦茂对时也。攒簇五行、和合四象，浑然一气，万理毕集，亦育万物也。对时育物，物物含真，皆归无妄，天雷无妄如是，先王无妄亦如是，修道无妄亦无不如是。无妄之道，一对时而尽之矣。

上艮下乾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识音志。）

大畜者，积聚大也。上艮山，下乾天，是天在山中也。天大山小，外小而内大，此大畜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不能增益其德者，皆由自恃才智、自高自大，不知傚法古圣先贤之故。以是多识前人之言、往古之行，扩充识见，以畜其德焉。圣贤心法命脉，皆藏于经书之中。前人之言，言其德也；往古之行，行其德也。若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晤对圣贤，所言者，皆前人之言；所行者，皆往古之行。言行无亏，其德日畜日大，方且尽性至命，性命俱了，与天同长久，与山同坚固。其畜之大何如乎！

上艮下震

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颐者，腮颐，取养之义。上艮山，下震雷，是山下有雷也。山本静，雷本动，以静养动，动本于静，如口上静下动，静以待动，颐养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口为出纳之官，是非之门，祸福之根，以是慎言语、节饮食也。言语者，心之声。言语正，则心正，言语邪，则心邪，一言一语必有益于世道人心而后出，不敢妄发，言语必谨。饮食者，身所贵。饮食当，则益身，饮食不当，则伤身；一饮一食，必须察其来由可否而后用。不敢过食，饮食必节。谨言语，则心有养矣；节饮食，则身有养矣。身心俱得其养，内外无伤，性命可修。所谓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也。

上兑下巽

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大过者，大之过也。上兑泽，下巽木，泽性下润，木性上升，泽上于木，反能灭木；木下于泽，反能泽灭。此大过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泽之浸润大过，能灭其木，人之才智大过，能伤其德；以是法泽上于木，独立而不惧；傚木下于泽，遯藏而无闷；立大过人之志，成大过人之德焉。盖以修道君子，以性命为一大事，俯视一切，万有皆空，如泽之清，尘缘不染，借世法而修道法，独弦绝调，生死不变，立乎万物之上而不惧；如木之柔，有才不恃，有智不用，被褐怀玉，韬明养晦，不求人知，隐遯深藏而无闷。不惧者，万物难屈，志气大过乎人；无闷者，妄念不生，修养大过乎人。惟其不惧无闷，故能成世间稀有之事，而为人人之所不能识不能及也。

上坎下坎

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洊音荐）

习坎者，水由此达彼也。上坎水，下坎水，是水由此而洊至于彼，由彼而洊至于此，洊而流通，习坎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圣贤之事，乃成己成物两端。成己者，德行也；成物者，教事也。德行不常，则大道难入；教事不习，则学人不悟。以是于德行日就月将，温故知新，愈久愈力，期必至于深造自得而后已；于教事渐次开导，明提暗点，愈入愈引，期必至于学人通彻无疑而后已。盖德行者，身心性命之学，最精最细，毫发之差，千里之失；惟常之，则穷理尽性至命，而已可成矣。教事者，承先启后之事，至切至要，讲论不明，误人前程；惟习之，则探赜索隐阐幽，而物可成矣。但教事本于德行，教事即教其德行之事，能常德行，方能习教事；若不能常德行，则教事无本。先常德行，而后习教事，常于己者如是，习于人者亦如是，犹之水洊由此达彼，总是一水，无处不可流通也。

上离下离

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离者，日明之谓。上离日，下离日；日之运用，夜则入地而内明，昼则出地而外明，一明而有两作，此离之象也。大人有见于此，知人不能明内，则必不能明外；先明内，后明外，明内如是，明外亦如是；以是明内已毕，又继其明而照于四方也。明者，明内也；继明者，又明外也。明者何明，即明其本来一点虚灵不昧之德耳。能虚能灵，内德已明，诚于中而达于外，无物能瞒，无事有累，照于四方，如在掌上，大地里黄芽长遍，满世界金花开绽，左之右之，头头是道，内外通彻，其明不息，方且自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矣。但继明照四方，非是空空无为即便了事，其中有增减之功。曰明照者，以明而照也。明不能照于四方，其明不大，不为继明；即明内，又明外，明而必如日升虚空，下照万物，万物莫能蔽其明，方是真明，方是继明，若稍有些子照不到，即有些子蔽其明。明能照于四方，纵横逆顺，皆不碍其照，无处不通，无处有伤，明明德之功尽矣。

上兑下艮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咸者，感也。上兑泽，下艮山，是山上有泽也。泽本虚，山本高，高而能虚，咸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山上不虚，不能有泽，人心不虚，不能感物，以是虚其己之所有，而受益于人焉。紫阳云："休施巧伪为功力，认取他家不死方。"他者，人也。人非世间之凡人，乃我本来不死之真人，因交后天，走于兑家，掩埋已久，迷而不返。间或一顾，学者执着后天，当面错过，不能受之。此其故，皆由不能炼己；不能炼己，私欲满腔，茅塞灵窍，实而不虚，总有人来，无处容纳。修道君子，炼己持心，除去一切后有滓质，而心虚矣。心虚，则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即能受人之益而实其腹。我以虚感，彼以实应，小往而大来，金丹自然凝结，亦如高山，上虚受泽之润，有不期然而然者。

上震下巽

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恒者，久也。上震雷，下巽风，是雷动风随，风雷相搏，雷得风而声达远，风随雷而吹有力，此恒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雷性刚猛，风性柔缓，刚柔相济，故能鼓动万物。人之刚性属阳，柔性属阴，阴阳相需，即能久行其道，以是立不易方焉。立者，果决，主意一定也；方者，方所，当行之道也。天下学人，果决行事者有矣；果决而不知当行之道者有矣；知当行之道，始勤终怠，中途变计，而易其方者亦有矣。凡此，皆无经久不易之志，必不能行经久不易之道。君子以身心性命为一大事，知其成经久不易之道，必须立经久不易之志，法雷之刚烈，傚风之柔缓，择善固执，循序渐进，愈久愈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万有皆空，止于其所，故能深造自得，阴阳混合，经久而不坏也。

上乾下艮

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遯者，人莫能知之谓。上乾天，下艮山，是天下有山也。天高山低，天能容山，山不能近天，此遯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招灾惹祸、为小人所伤者，皆由器量曲狭，不能容物之故。以是远小人，不恶而严焉。远小人者，非是远避于小人，乃使小人自远之。不恶者，宽以应物也；严之者，刚以处己也。盖以修道君子，量大如天，包罗万有，俯视一切，无物不容，处世而不灭世，居尘而能出尘，未尝见恶于小人。然其操守异众，品行绝伦，丝毫不苟，正气长存，不远小人，而小人自远之。亦如天下有山，山虽高而不能近天也。天下万物之中，至高至大者，莫如山；至高至大者且能容之，而况不高不大者乎！修道者有容山之量，方能执天之行，修天之道，不遯而遯，庶乎不为万物所伤矣。彼世间假道学之流，量如芥子，毫末之物，容纳不得，磕着撞着，燥气便发，无怪乎为小人嫌忌而魔障不离也。

下乾上震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大壮者，大其所壮也。上震雷，下乾天，是雷在天上也。雷为刚烈之物，其气最壮，升于天上，震惊一切，壮气更大，此大壮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雷随时升天，能以生物，人顺理行事，能以立德，以是非礼弗履焉。礼者，动静之节、进退之序，为修身应世之规范。凡人师心自用，任性作为，或妄想贪求、恣情纵欲，皆是非礼；非礼之履，不但不能大，而且不能壮，即或有壮，亦是弃真入假之壮，壮非所壮，大不壮矣。若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礼而履，非礼不履，则所履者礼。礼者，理也；理者，天也。履于天理，人欲不生，一步一超，皆合妙道，与天为徒，与雷同功，居于五行之中，而不为五行所拘；处乎万物之内，而不为万物所伤，其壮顾不大哉！

上离下坤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晋者，进也。上离日，下坤地，是日出地上也。日本明，地本暗，明出地上，由暗而明，晋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日入于地，又能出地，人昧其德，亦能明德。以是自昭其明德焉。昭者，明也；明德者，即人本来良知良能之灵性。此性本来真空妙有，炯炯不昧，一交后天气质之性，由明入暗，失其本体矣。但不明由于自，昭明亦由于自，是在自昭不昭耳。若果自知昭明，即便能明，急须下手修为，除去一切积滞，解脱万般尘情，从实地上用工夫，戒慎恐惧、防微杜渐，人心自去，道心自彰，气质自化，真性自现，仍是当年圆陀陀、光灼灼、净倮倮、赤洒洒一个虚灵不昧物事了也。

上坤下离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明夷者，明而夷藏也。上坤地，下离日，是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暗中有明，明夷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处于众人之中，用明太过，惊愚骇俗，易取毁谤。以是蒞众用晦而明焉。蒞者，以明而临蒞不明也；晦者，韬明而养其明也。天地生物不齐，人众则贤愚不等，邪正相杂，一人一性，焉能人人而尽善？蒞众用晦，是因物付物，一体同观，如地之厚德，无物不载、无物不容，顺以应之耳。但用晦非全不用明之谓，乃外晦而内不晦，晦中又有明，至于贤愚邪正皆能辨之，不过和而不流，群而不党，行藏虚实，人莫能识；亦如日出地上固明，日入地内亦明，所谓大隐不妨居朝市者是也。

上巽下离

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者，一家之人也。上巽风，下离火，是火在内，风在外，风自火出，火燃而风自生，风火一家，家人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风火一处，风生必本于火，火燃而风自生；人我同居，成物必本于己，己正而人自化。以是言不空言，言必有物；行不妄行，行必有恒。谨言慎行，则同居者皆亦言物行恒，而与我为一家之人矣。家人不仅是同家之人，凡与我同居同事者皆是。物，如事也；恒，有终也。言有物者，因事而言；有指有证，言必合理。行有恒者，有终之行；真履实践，行必有成。以物而言，以恒而行，言行无亏，内不失己，外不伤人，则同居同事者，俱默相感化，，亦如火燃而风自生矣。夫言者，心之声；行者，身之律。修道者，有物而言，有恒而行，则心正身修，性命有寓，方且上下与天地同流，而以天地为一家，岂第家人而矣哉。

上离下兑

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睽者，彼此不合也。上离火，下兑泽，是上火下泽也。火性上炎，泽水下润，火在上而不能熏泽，泽在下而不能济火，火泽同处，而异其性，睽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不可不同乎人，而亦不可过同乎人；不同，则惊愚骇俗，取人嫌疑；过同，则随风扬波，落于尘情。以是同中而有异焉。傚泽之浸物，混俗和光，物来顺应，方圆不拘，而无物不同；法火之照物，邪正分明，应物不迷，内有主宰，而操守大异。外同而内不同，内异而外不异。故能大同乎人，而亦大异乎人。外同者，依世法也；内异者，修道法也。所谓修行混俗且和光，圆即圆兮方即方；显晦逆从人莫测，教人争得见行藏者是也。

上坎下艮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者，有难而不能前行也。上坎水，下艮山，是山上有水也。山高多阴，上又有水，阴盛阳弱，蹇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不能进于圣贤大道者，皆由争胜好强、恣情纵欲，不知迁善改过之故，以是反身而修德焉。身为行道之物，不能反身，身不自主，由物使用，一行一步，皆危难之境、伤生之事。惟反其身，则雄心自化，弃假入真，不为外物所惑，步步脚踏实地而德可修。德修，则性定情忘，如山之不动不摇，蹇而不蹇，一切艰难苦恼之事，焉得而伤之？但反身修德工夫，须要知的卦象水在上，山在下。水在上者，蹇险在外也；山在下者，修养在内也。见有险而即能反，借险修德，境险而心不险，外险而内不险，险事在彼，修德在我，以德御险，险事悉化，借险修德，德行日高，蹇何病？蹇然后能修德。学者能于反身二字认得真实，，何患有蹇，何患德不能修乎？

上震下坎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解者，脱散也。上震雷，下坎水，是雷动雨降，雷雨作而阴阳气通，解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当阴气结滞之时，须用武火以煅炼，及阳气已復之时，宜用文火以温养。各有其时，不得差迟。以是于阴气解散以后，赦过宥罪，顺其自然，使其自消自化，而无容强制也。人之有过有罪者，皆由顺其后天，昧其先天，恣情纵欲，无所不至，此克制之功不可缺。克制者，改过消罪，以化气质耳。及其气质已化，先天来復，道心常存，人心不起，罪过已无，克制之功无所用矣。赦之者，赦其已往之过也；宥之者，宥其从前之罪也。赦之宥之，正气盛而邪气自无，真者在而假者不来，否则，不知止足，犹以罪过为念，终是人心用事，既无过而又招过，既无罪而又引罪，解而又不解，阴险尚在，阳气不纯，所谓却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差者是也。

上艮下兑

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损者，减去也。上艮山，下兑泽，是山下有泽也。山在上，泽在下，山遇泽浸而不亢，泽被山限而不溢，损中有益，此损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暴气发而为忿，私心起而为欲，忿欲一生，蠱坏天真，其害最大。以是惩戒其忿，务使变化气质、性情和平，如山之稳稳当当、不动不摇而后已；塞窒其欲，务使消除妄想、心死神活，如泽之湛湛净净、无波无浪而后已。盖忿为阻道之物，欲为乱道之贼，忿欲若有丝毫不净，纵大道在望，未许成就。故修道头一步工夫，先要惩忿窒欲。忿欲损去，从此下功无阻无挡，前程有望。故儒家以克己復礼为要，释家以万法归空为宗，道家以炼己筑基为先；三教圣人，无非先教人去其己之忿欲耳。紫阳云："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炼己者，即炼此忿欲也；持心者，即持守其心而不生忿欲也。学者能于损真之中自反而损假，则修道不难矣。

上巽下震

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益者，增加也。上巽风，下震雷，是风雷相合，雷动风生，风声助雷，益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欲益其善，不可不损其过；欲损其过，不可不益其善。益必用损，损以全益，则益而无穷。以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也。人之生初，至善无恶；是善者，人之本有，过者，人之本无，因其昧乎善，于是有其过，若见善即迁，迁而又迁，迁至于无一行之不善，而归于至善矣；有过即改，改而又改，改至于无一事之有过，而归于无过矣。迁善者，能刚也；改过者，能柔也。刚必如雷之勇猛直行，柔必如风之徐缓渐进。勇猛自能入善，徐缓自能无过。刚柔相须，故有者仍还，后起者自化，益而至于至善无恶、浑然天理地位矣。迁善改过之功，岂小焉乎！

上兑下乾

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夬者，决也。上兑泽，下乾天，是泽上于天也。泽之水气上升于天，化而为雨，滋润万物，似乎天不自私，决泽下流，夬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天有泽而万物生，上有泽而下民安，以是施禄及下，使人人皆沾其恩也。但施禄于下者，施其德也。施德不知德，则施之者广，施之者真，亦如天之无物不覆，无物不生；所谓大德不德，与天为配。若知施德为德，是自居其德，其心有私，施禄不久，不为之德，此施禄者之所最忌也。故君子物我同观，施德不望报，有德而不居，其德日大，其心日小，决去一切自满自大之心，亦如泽在天上，降于地下，出于固然也。修道积功累行、行等等方便利人之事，如施禄于人也；但行方便利人之事，多无真心。或图虚名，或图利贿，或应故事，外似利人，内实不利，稍不如意，怨天尤人，此本无德而反居德，何得谓之利人哉？试观天之施泽万物，岂望万物有报乎？不望万物有报，是天有德而不居德；天且不居德，而况常人之德何可居之乎？凡利于人者，能傚天之不居德，而德未有不大者也。

上乾下巽

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姤者，遇也。上乾天，下巽风，是天下有风也。天造万物而不能鼓万物，得风之吹，而万物莫不兴起，此天借风而遇万物，姤之象也。后有见于此，知天与万物相远，不易相遇，得风之吹，不遇者而即遇；为上者，与下民相远，不易相遇，有命以诰，不遇者亦能遇。以是施教化之命诰于四方焉。四方甚远，风俗不一，焉得人人而化之？惟施命，则人人遵其所命，遐迩感化，亦如天下有风，无方不到，无物不入。后，即天也；命，即风也。风到处物起，命到处民化，后亦一天矣。圣人教人之道，亦犹是耳。后诰四方有命，圣人教后世有经书，以经书留后世，学人闻者鼓舞，见者惕历，方且百世而下，莫不兴起，与圣人相晤对，岂第当时四方而已哉！后也，圣人也，无物不爱，无物不感，皆执天行者也。

上兑下坤

泽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者，聚也。上兑泽，下坤地，是泽上于地也。泽在地而上于地，凡地上之物莫不得其滋润而皆荣旺焉。但泽水有限，润物不久，物有时荣旺，即有时不荣旺，此萃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至于五行攒簇、还元返本，一切后天之物，皆顺听其命，若不知防危虑险，久之聚者仍散，得而復失之患必不能免，以是除戎器以戒其不虞焉。除者，修制也；戎器者，慧器也。慧器者，即神明默运之功；当先天凝聚，己不为后天所伤，然必消尽历劫轮回种子，方能性命坚固，倘有一点滓质未尽，日久后天又发，先天仍散；此戒备之功不可缺。能除戎器、戒不虞，则主人公常在，命宝不伤，久而五行混化，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永为金刚不坏之物矣。保萃之道贵乎哉！

上坤下巽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升者，增升也。上坤地，下巽木，是地中生木也。木自地中而生，渐次出地，升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不能高大其德者，皆由不知顺其德而悖其德。不顺其德，舍其近而求其远，悬虚不实，永无增升之日；以是顺德，积小以高大焉。积者，高之渐；小者，大之由。顺时顺理，是谓顺德。能顺其德，防微杜渐，戒慎恐惧，小善必为，微恶必去，愈久愈力，工夫不缺，日积日多，自小而渐至于高大；亦如地中生木，始而在地中，渐而出地外，又渐而干立枝盛，又渐而高大成材，高大之材，岂一朝一夕之功哉？一切学人，不肯下实落工夫，方才进步，便想成道；未曾入门，即欲入室。如此存心，是不顺德而顺欲，焉能到的高大之处？卦象坤巽合成，渐进而顺行，所谓深造自得者不在此乎？

上兑下坎

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者，穷也。上兑泽，下坎水，是泽漏水流，泽中无水，困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泽无水，则泽空，人无志，则道穷，以是致命而遂其志焉。致者，极也；命有气数之命，有道义之命；气数之命，天地所造，后天也；道义之命，造乎天地，先天也。先天之命，本是乾家之物，因交后天，入于坤宫，化而为坎，坎中一阳是也。此阳一陷，命宝潜藏，一身纯阴，困莫困于此矣。致命者，极其后天之命；遂志者，遂其先天之命。立志以致命，致命以遂志，气数在彼，造命在我，借后天，返先天，尽假命，立真命，无中生有，杀中求生，由困而通；亦如泽中无水，而又有水。卦象兑金自坎水而出，只取水中金一味者，亦不在此乎？

上坎下巽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井者，取其养人也。上坎水，下巽木，是木上有水也。水升于木上，木有水而滋润嫩脆，得其所养，井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民不可不养，既养不可不教，以是法水之流而不息，使民躬耕力作、饱食暖衣以养身；傚木之丛而成林，教民知礼明义、和睦相助以养心。身心俱养，返朴归湻，忘其劳苦，一道同风，入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域矣。人之身，即国也；人之精神，即民也。整顿精神，日夜行道，即劳民也；迁善改过、去妄存诚、三家相见、四象和合，即劝相也。劳之所以忘其假，劝之所以修其真，假去真存，养之道尽矣。

上兑下离

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革者，更变也。上兑泽，下离火，是泽中有火也。泽本湿，火本燥，湿太过，而有火燥之；燥太过，而有湿润之；泽火一处，湿燥相济，革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立身处世，不能因事制宜、随时迁就者，皆由不明天道变化之理、阴阳进退之节，以是分春夏秋冬、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治而为历，以明五行之运气各有其时，使人人顺天随时，变革太过之行归于中正耳。盖天有运行之时，人有当行之道；时有迁移，道有变化。变化之道，即与时偕行之道。与时偕行，进退存亡不失其正，亦一天行矣。

上离下巽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者，取其煅炼也。上离火，下巽木，是木上有火也。木火一处，煅炼诸物，鼎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鼎所以烹物，非木火之功不能成熟；道所以载命，非巽明之功不能凝结。以是正于当居之位，渐次修持，而凝其命焉。正者，不偏不倚、不隐不瞒；位者，阴阳之门、元关一窍；凝者，聚而不散；命者，先天祖气。能正于位，则所位者正，以渐而入，以明而行，仁义礼智根于心，四象和合，五行攒簇，气足神全，而命凝矣。凝命之道，全在正位工夫。不能正位，是不知元关，不知元关，便不知命，不知命而着空执相、认假为真，入于旁门曲径，不但不能凝命，而且有以伤命。命为先天正气，命即是正，正即是命，正位者，即是谨守元关一点正气，文烹武炼、日乾夕惕，不使有些子客气杂于鼎炉之中，不正而必期其正，不凝而必期其凝，由勉强而归自然，由散乱而復整齐，一正位而凝命之功尽矣。但患人不能正位耳。果能正位，即能凝命。所谓言语不通非眷属，工夫不到不方圆也。

上震下震

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洊音荐）

震者，动也，取象为雷。上震雷，下震雷，是雷声发动，自此而洊于彼，由彼而洊于此；此雷方息，彼雷又发，雷雷相续，震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妄念豺生，此念未息，彼念又起，念念相续，亦如洊雷之动，轰轰不已；若不能修省，伤天害理，弃真入假，不至自丧性命而不止。以是恐惧修省，务使正念滋长，邪念消灭，不使有纤微之疵宿于方寸之中。盖一念之动，善恶所关，吉凶所系，天堂地狱分之；惟能恐惧于未动，修省于已动，防危虑险，十二时中无敢稍有懈怠；善念则存之，恶念则去之，存而又存，去而又去，恶念去尽，纯是善念，至善无恶，虽终日动，不碍于动，动而归于浑然天理之地矣。

上艮下艮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者，止也，取象为山。上艮山，下艮山，是此山而兼彼山，彼山而兼此山，千山万山，总是一止，艮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秉[ ]之艮，即人所以为人之位，当终身居之而不可须臾有离者，以是傚兼山之象，思而不出其位焉。人之应世接物、修道立德、穷究实理、辨别邪正不能无思，但思其正则在位，思其邪则出位，千思万思，贵乎止于其所，不失其本来之真耳。修道者，果能在位而思，道心常存，人心永灭，一切尘缘外物皆不得而动之，何害于思？彼世间空空无为、孤寂守静之辈，虽云忘物忘形、一无所思，绝不关乎身心性命之道，亦系出乎其位。位字从人从立，人立则不动，止于其所矣；止于其所之思，具众理而应万事，虽终日思之，未尝出位，犹如无思。噫！知得一，万事毕。若不知一，思即出位。天下学人，知一者有几人哉！

上巽下艮

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渐者，徐缓也。上巽木，下艮山，是山上有木也。山上之木，形必高大，高大之木非一朝一夕而长成，此渐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德为人之根本，善为人之至宝；不能持守其德，则德不贤；不能变化气质，则善不大；以是傚山之稳定，截然放下，居于贤德而不迁移；法木之生长，不急不缓，渐化俗气，而归至善焉。贤德者，至善之本性；俗者，旧染之俗气。俗不必拘于民俗，凡人七情六欲、贪嗔痴爱一切俗情，皆是也。居贤德，日用常行，无事不贤，无处不德，以贤德为居，身与贤德为一，不动不摇，止于至善矣。德善，则一切俗情旧染，亦渐次消化，变为真情，不隐不瞒，而俗归善矣。盖以真者既復，假者自化，真即在假之中，假不在真之外，贤德而俗必善，自然而然。居德善俗俱用渐者，因人心用事已久，道心不彰，虽居德而不能遽然居之稳，善俗而不能遽然居之到，居德不稳，不谓德贤；善俗不到，不谓俗善。居德必至于无一德之不贤，方是居之稳，善俗必至于无一俗之不善，方是善之到。德贤俗善，先天足，后天化，只有善德，别无他物，返朴归醇，如山之稳定，如木之亭立，有为事毕，无为事彰，从此别立鼎器，再置钳锤，用天然真火，温养圣胎，可以入于神化不测之域矣。

上震下兑

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归妹者，交合不正也。下兑泽，上震雷，是泽上有雷也。雷主震动，泽主平静，以雷惊泽，动挠其静，泽水外溢，阴阳交合不正，归妹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阴阳有真假，作为有是非，真阴阳交，出自然，能以永远；假阴阳交，出勉强，终不长久。以是欲永终，而先须知敝也。永终者，永于久远之终；知敝者，知其不正之敝。系辞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性命之道，全在穷理上定是非。穷理者，即穷此阴阳交合之理耳。先天后天，所争者毫发之间；这边是先天，那边是后天。后天阴阳，未尝不交，但交而不正，无终有敝，如世之盲汉，或心肾相交，或任督相交，或子午升降，或男女采取，或铅汞烧炼，或调和呼吸；如此等类，皆是认假为真，强求其合，妄想长生，反而促死，其敝最大。修道者，欲求永终之事，须先知敝，能知其敝，则不为邪说淫辞所惑，再求永终之事，庶乎近焉。

上震下离

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丰者，足盛也。上震雷，下离火，是雷电皆至，雷以震之，电以照之，雷电相济，威明并行，丰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处世间，认假弃真，以苦为乐，贪财好色，丧德败行，作孽百端，入于昏暗不明之地，如犯罪在狱，待时受刑。原其故，皆由不知辨别真假，以是傚电光之灼照，穷究性命幽深之理，分别邪正，如折狱之折；既辨其假中之真，又辨其真中之假，真知确见，不至于似是而非；法雷霆之刚烈，剿除客邪之气，整顿精神，如致刑之致，无罪者解脱之，有罪者杀戮之；果断直行而不至于姑息养奸。折狱者，用柔细辨，致知也；致刑者，用刚决烈，力行也。圣贤身心性命之学，致知力行两端；知而不行，不能成道；行而不知，反误性命。知而后行，明而后动，行以全知，动以验明，一日克己復礼，天下归仁焉。学者若能折理如折狱之折，果行如致刑之果，何患不到富有日新，道德丰盛之地耶？

上离下艮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旅者，过而不留也。上离火，下艮山，是山上有火也。山上之火，燃不多时，一过而已，旅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狱事关乎人之性命，治狱不明，则冤屈难伸；用刑不当，则殃及无辜。以是傚火之灼明，明辨其屈直，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在负罪者，甘于受罚，傚山之敦厚，谨慎其刑，法可轻则轻，可减则减，在执法者用刑不滥，既明且慎，随治随结，不留疑狱而过于苛刻也。修道之用明者，所以破妄也。谨慎而不过用其明者，所以养真也。明之慎之，妄去真存，可以住火停轮，去有为而就无为，亦如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倘不知止足，琐琐不休，既无妄而又招妄，反起心病，何得到一了百当地位哉？卦象山上有火，山为体而火为用，可明则明，可止则止，明不离止，自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矣。

上巽下巽

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者，渐入也，其象为风。上巽风，下巽风，是此风先起，彼风随后，以风随风，巽进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与人同处不能无事，既有事不能无行。凡行事须当从容不迫。倘行事急遽，而不与同事者预先申明其所以然，则人不我随，行事不成，以是先申命而后行事焉。申者，申明也；命者，命告也；事者，如修德立业、积功累行、苦己利人之类，凡人所当行者皆是也。命不必拘，为上者申命于下，凡尊长首事者，告示于卑下众人，俱谓命。未行事而先申命，则众人知其事在当行，一人倡前，众人随后，行事未有不成者。亦如风随风，风风相续，并行而相不悖，此君子与人为善之道也。

上兑下兑

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兑者，和悦也，取象为泽。上兑泽，下兑泽，是两泽相丽，彼此浸润，兑悦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其性命之道最深，毫发之差，千里之失，以是与朋友讲习焉。朋友者，同道同心之人。理不讲不明，讲不习不精，此讲彼习，彼讲此习，反覆辩论，来往追究，刻入深进，而后有得。盖一人之知识有限，众人之意见无穷，我有不知，借朋友以讲明，朋友不知，借我以讲明。讲而又习，不知者必知，不精者必精，得心应手，何患不到深造自得之地乎！

上巽下坎

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涣者，散乱也。上巽风，下坎水，是风行水上也。风性善入，不能入水，水性下流，不受其风，彼此不合，涣之象也。但风虽不能入水，能顺水性而吹；水虽不受其风，能随风吹而扬，又有济涣之象。先王有见于此，知人性命秉于天，身体受于亲，虽尊卑贵贱各不相同，善恶邪正各不相等，然其秉受根本则一。以是享帝敬其天，立庙祀其祖，使人人皆知敬天祀祖，不忘其根本耳。根本不忘，本立道生，改恶从善，风移俗易，涣散者合而为一，先王济涣之道大矣哉。修道者能知先王济涣之意，敬天而不违天，报本而不忘本，杀中求生，害里寻恩，则四象可以和，五行可以攒，仍是生初本来面目，何涣之有哉？

上坎下兑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节者，有限也。上坎水，下兑泽，是泽上有水也。泽容水有限，太过则溢，节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之一行一止，以立德为本，不得任性而行，是谓节。但有随机应变之道，若执一节而终，其行不通，反伤于德，此节之不可不辨别也。以是制数度、议德行焉。制者，裁取也；议者，辩论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而为四时、八节、七十二候，各有界限，此数度也。人秉阴阳五行之气数而生，即有此五行之德，行而不失其德，即德行也。君子裁取阴阳五行、盈虚消长之数度，议论仁义礼智信之德行，使人知宜仁即仁，宜义即义，宜礼即礼，宜智即智，宜信即信。又议论其五德一气、阴阳互用、不偏不倚。凡此者，盖欲人体天地之德为德，四时之行为行也。性命之学，火候工程，全是造化数度。合其数度，能修天德，即是德行；失其数度，有违天德，即是德丧。丧德之行，行而无节，以假为真，以非为是，纵能固守一节，亦是着空执象，终无益于性命。制之议之，君子开物成物之心深矣哉！

上巽下兑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中孚者，中有信也。上巽风，下兑泽，是泽上有风也。泽形上仰，风性善入，以风吹泽，泽受风吹，如有所感于中，中孚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狱事关乎人之性命，稍有不谨，便伤无辜，以是于狱成之后，不遽加刑，虽罪在不赦之条，犹必缓其死而再议之，求其死中之生路耳。修道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穷奥妙之理，必须真知灼见，无一毫疑惑于胸中，如议狱也；理明于心，脚踏实地，心死神活，渐次修持，不求速效，如缓死也。议之者，所以死中求生，无罪者脱之，有罪者刑之，生所当生，死所当死。倘议之不精，中无主见，自信不过，何可冒然而死之？缓之者，正于死之中，更辨其死之可否耳。盖以生之道固难，死之道亦不易，倘不缓死而速死，急欲成功，恐入寂灭顽空之学。是在议而后死，死时又议，是非邪正，了然于心，方不致有似是而非之错。卦象上巽风，渐次而进；下兑泽，和悦而行。渐则能缓，和则能议，能议能缓，信于内而行于外，下一番死工夫，消尽后天一切滓质，露出先天本来面目，何患不到长生之地哉！

上震下艮

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小过者，小之过也。上震雷，下艮山，是山上有雷也。雷在天上，其声远达，雷在山上，其声隐暗，小过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日用常行须宜自小，不可过大。特以小可过，而大不可过。以是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也。行本不宜过恭，但恭则不侮于人，傲慢不生，不妨过乎恭；丧本不宜过哀，但哀则心有恻隐，重其性命，不妨过乎哀；用本不宜过俭，但俭则不弃天物，安常守分，不妨过乎俭。三者皆小过之事，过而不过，此小事则然。若夫性命大事，须要知进退存亡之机，盈虚消长之理，毫发之差，千里之失，何可稍过乎？卦象山上有雷，山静雷动，静以运动，动本于静，其小可过而大不可过可知矣。

上坎下离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济者，事已济也。上坎水，下离火，是水在火上也。水本寒，火本燥，以火煎水，寒气化；以水制火，燥气息。水火一处，既济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修道者，颠倒阴阳、取坎填离，阴精化而真精生，识神灭而元神存，以精养神，以神摄精，精神相恋，凝结不散，还元返本，不济者既济矣。然还元返本，只完的前段工夫，若不用天然真火煅炼成真，既济极而又不济，前功俱废。以是思患而豫防之也。患者，即阴阳不济之患。当正济之时，真阴真阳合一，外来客气不得而伤。然虽不为客气所伤，而一身后天之气犹未退去，若不知沐浴温养，早为防闲，客气乘间而发，后患必有。思有患而豫防之，用加减抽添之功，拔尽历劫以来根尘，阴尽阳纯，成金刚不坏之物，直至打破虚空，方为了当。若未到打破虚空地位，犹有患在。故修道者必以打破虚空，脱出真身，方为大休大歇之地也。

上离下坎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未济者，事犹未至于济也。上离火，下坎水，是火在水上也。火在水上，火不能煎水，水不能制火，水火异处，未济之象也。君子有见于此，知人一交后天，真者昧而假者出，身心不定，精神昏浊，燥性发而欲念生，以苦为乐，无所不至，不济极矣。然圣人有后天中返先天之道，特人未思其济耳。若欲其济，即能济之，以是慎辨物居方焉。物者，先天后天阴阳真假之物；方者，先天后天阴阳真假所居之方。慎辨物之真假，必须了然于心，真知灼见，毫无一点疑惑而后已。此格物致知之功也。于物之真假，使其各居其方，真者真而假者假，两不相混，此正心诚意之学也。既辨物而明乎理，又居方而不行险，阴阳不杂，真假各别，未济中即有济。亦如水流湿，火就燥，各济其所济，彼此不同途也。盖先天阴阳，所以成真身，后天阴阳，所以成幻身，当其未济，先后天阴阳相杂，真假相混。能辨其真假，则知先天有先天之方，后天有后天之方，判然分别，不得以后天之物误认为先天之物，强求其济也。慎辨二字，大有深意；辨之，须要无微不入，无几不研，不得稍有些子放过。特以先天后天，所争者毫发之间，这边是先天，那边是后天，易于错认。惟谨慎而细辨之，才能认得真切，才能知的各有其方，知的各有其方，即能使各居其方。能使各居其方，则先天可保，后天不发，未济即能济，颠倒之间，真阴真阳相合，水火相交，圣胎有象。圣人以未济卦序于终者，盖欲人于未济之时穷究实理，急求其济耳。噫！乌龟天上走，朱雀地下飞，这个哑迷诀，几人悟精微。

## 雜卦傳

乾 坤

乾剛坤柔。

乾者，健也。健而又健，剛之至矣。取象為天。物之至剛者莫如天，天之為道，一氣上下，流行不息，亙古如斯。惟其體剛，故能始萬物而易知。人資天之氣而始，即具此剛而易知之德。剛者，正氣也，而命寓焉。修道者，造命之學，即養此剛健之正氣耳。養正氣必如天之易知，不為物屈，而後正氣常存，命寶堅固，與天為徒矣。

坤者，順也。順而又順，柔之至矣。取象為地，物之至柔者莫如地，地之為道，至厚至靜，至卑至下，永久不變。惟其體柔，故能生萬物而簡能。人資地之氣而生，即具此柔而簡能之德。柔者，真心也，而性寄焉。修道者，修性之學，即修此柔順之真心耳。修真心必如地之簡能，無物不載，而後心地虛靜，真性不昧，與地為配矣。

蓋在天為易知者，在人為良知；在地為簡能者，在人為良能。能剛則良知而易，不思而得；能柔則良能而簡，不勉而中。良知良能，剛柔相合，健順之德全，性命之事了，故古人謂金丹之道，至簡至易之道也。

比 師

比樂師憂。

比者，親比，以陰比陽也。五陰而比一陽，陰不陷陽而順陽，順以禦險，致樂之道也。人之不能有樂者，以其陷真而順假也。若能順真以化假，則假亦歸真，何不樂乎？

師者，兵道，以正制邪也。一陽而帥五陰，陽不為陰所陷而統陰，險中行順，備憂之道也。人之所以有憂者，以其能處順，而不能處逆也。若能以順而處逆，則逆亦是順，有何憂乎？

比以陰而順陽，順陽即不陷陽，師處逆而行順，行順而陽不陷。陷與不陷，是在順與不順耳。一順而致樂備憂，無往不利矣。

臨 觀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者，親近也。順中有悅，悅在於順，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不與而與，或與之也。

觀者，覺察也。順時漸行，漸以行順，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不求而求，或求之也。

與必順其悅。求必順而悅，與之求之，總是一順，所爭者內順外順耳。外順可以臨物，取彼之歡心，借假而修真。內順可以觀己，增我之道德，由真而化假，以臨而與，以觀而求，彼悅而我即悅，先與後求，此順道之所以為貴歟？

屯 蒙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者，迍邅難前也。一陽動於險中，道心發現之時。道心發現，內有主宰，不行險而防險，雖動而不失其居，特以一陽動於坎地，陽氣初復，陰氣正盛，未可妄動，不失其居，正欲待時以出險耳。

蒙者，昏昧不明也。一陽陷於陰中，人心已生之時，人心已生，是非相混，不順陽而陷陽，故雜而昏昧著外。然雖陽氣陷於坎中，陽氣未泯，陰氣方著，正可隨時止險耳。

陽動險中，待時而進陽，陰陷其陽，隨時而退陰。進陽退陰，各有其時，動之止之，不失其時，可以動而出險，止而濟險，陽氣不為陰氣所傷矣。

震 艮

震，起也。艮，止也。

震者，一陽進于二陰之下，陽氣順時而起也。取象為雷，雷聲之起，奮發而莫可遏止，雷外有雷，以此雷而及彼雷，千雷萬雷，總在一起。修道者振發志氣，一往直前，由近達遠，亦必如雷之動，方為剛於起，而不為人欲所牽矣。

艮者，一陽居於二陰之上，陽氣順時而止也。取象為山，山體之止，靜定而永不遷移，山外有山，以此山而連彼山，千山萬山，總是一止。修道者斂藏神氣，不動不搖，由內達外，亦必如山之止，方是剛於止，而不為境遇所移矣。

用剛則震起而果決動直；養剛則剛止而穩定靜專。起之止之，能隨其時，無往不可用剛，無處能傷其剛矣。

損 益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者，減少也。悅於止而止其悅，止其不正之悅，而止於其所，損其柔之有餘也。

益者，增多也。動之巽而巽其動，進其不能之動而漸於能動，益其剛之不足也。損其柔之有餘，柔而不至於過盛，益其剛之不足，剛而不至於有衰。然損之益之者，欲其剛柔俱歸中正也。若損益太過，有餘者損而必至於太衰，不足者益而必至於過盛，是損益又為盛衰之始也。故修道者，用增減之功，必以剛柔中正為指歸。剛柔中正，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柔一氣，陰陽和合，金丹凝結矣。

大畜 無妄

大畜，時也。無妄，災也。

大畜者，大有養也。剛於止而止其剛，剛不妄用，隨時而用，可剛則剛，可止則止，止於至善而不遷，大畜而能合時者也。

無妄者，勇於事也。動之剛而剛於動，動之太猛，任性之剛，不宜剛而剛，不宜動而動，動之固執而不通，無妄而自招災者也。

夫剛在內者，嚴以治己，外不足而內有餘，愈畜愈大，浩氣充塞，養之足而行之通，無妄於內，自無妄於外也。剛在外者，躁以應物，外有餘而內不足，有動有妄，乖和失中。涉於假而傷其真，養之不大，必行之不通也。

然則，能大畜者，方能無妄。欲無妄者，先須大畜。若畜之不大，而欲行之無妄，雖無妄而實有妄，斯其所取災也。修道者可不善養浩氣，配義與道，以期其至誠無妄乎？

萃 升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者，聚也。內順而外悅，順則人欲俱死，悅則躁性俱化，人欲無而真陰現，躁性化而真陽還，陰陽相合，正氣凝聚，金丹有象矣。

升者，上也。內巽而外順，巽則漸進於道，順則敬謹於行，漸進而不過於剛，敬謹而不過於柔，剛柔相濟，客氣不來，金丹可全矣。

但欲正氣凝聚，須要順其悅，先取彼之歡心，彼不悅而他家真實不得，順其所悅，正於殺機中盜生氣耳。欲客氣不來，須要巽而能順，先克己之私心，已不克而我家舊染不去，巽而能順，正在順道中行逆道耳。

盜生氣能萃，行逆道能升，能萃能升，真者聚而假者不來。萃至於五行攢簇，行至於至善無惡，有無一致，性命俱了矣。

謙 豫

謙輕而豫怠也。

謙者，虛其所有也。止于內而順於外，絕不用剛也。然止剛而用柔，易於謙之太過，自輕而不知自重，有傷于剛，尤必貴乎順中知止，止於其所，謙於外而不輕慢於內也。

豫者，樂其所有也。順于內而動於外，順行其剛也。然陰順而陽動，易於豫之太過，懈怠而不知防閑，有傷于柔，尤必貴乎動中用順，順守其正，豫於外而不懈怠於內也。

不輕則為真謙，不怠則能長豫，不輕不怠，謙以致豫，豫而能謙，動之止之，無往不順矣。

噬嗑 賁

噬嗑，食也。賁，無色也。

噬嗑者，口食物而必合也。動而必明，不使有一行違背乎理，如食物口合齒動，動必有時也。

賁者，妝飾也。以明運止，不使有一時昏迷其性，如無色妝飾文采，質必以文也。動而不出於明，動而不妄，明而不出於止，明而有養，動必本明，動即明也。止出於明，止亦明也。動止皆明，自明明德，而止於至善，其明無處不在矣。

兌 巽

兌見而巽伏也。

兌者，一陰見於二陽之上，陽以陰濟，剛而不至於過亢，其德和悅，取象為澤。澤之為物，上開下合，滿而不溢，盈而不流，澤外有澤，澤澤相通，浸潤甚多也。修道者，心平氣和，內外如一，有若無、實若虛，不滿不盈，必如澤澤相通，無物不浸，而後謂之和氣外現矣。

巽者，一陰伏于二陽之下，陽尊陰卑，柔而不至於太懦，其德善入，取象為風，風之為物，氣剛行緩，不疾而漸遠，不猛而深入，風後有風，風鳳相續，循序前進也。修道者，心堅志遠，循序下功，以誠而入，以柔而用。不即不離，必如風風相續，無處不到，而後能以深造自得矣。

柔而現外者和剛也；柔而伏下者進剛也。能和其剛，則剛藏於柔，剛而不至於有餘；能進其剛，則柔求其剛，柔而不至於不及。此用柔而不傷其剛，見之伏之，無可無不可矣。

隨 蠱

隨，無故也。蠱則飭也。

隨者，彼此相隨也。陽動而陰悅，陽隨陰而陰隨陽，陰陽相隨，有故者而即無故。人自先天失散，真性已昧，情欲亂起，已有故矣。今者，以震求兌，於殺機中盜生機，情來歸性，仍是無故之物本來面目也。

蠱者，事有敗壞也。陰進而陽止，陰傷陽而陽止陰，陰為陽制，有蠱者飭即不蠱。人自後天用事，客氣來入，主氣有虧，是有蠱矣。今者，以剛制柔，於後天中返先天，明善復初，仍是不蠱之物，天良本性也。無故用隨，陽求陰也。有蠱則傷陰、順陽也。陽求陰，借陰可以復陽。陰順陽，借陽可以化陰。復陽化陰，隨蠱之道盡矣。

剝 復

剝，爛也。復，反也。

剝者，消去也。五陰而剝消一陽，如人順乎後天之陰。剝陽將盡，勢必剝之不已，而壞爛肢體也。

復者，回反也。一陽回反于五陰之下，如人逆回先天之陽，生機又見，漸可復陽於純，而重現本面也。

然剝者，即復之兆；復者，即不爛之幾。能于方剝之時，順而止之，不使剝陽於盡，借此剝余之微陽，別立乾坤，重安鼎爐，隨其時而復之，則已失者可得，已去者能還，先天純而後天化，更何有剝爛之患乎？

晉 明夷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者，明進也。由順生明，明在暗出，如晝而出地之日，漸進而上，愈上愈明，光輝增升也。

明夷者，明傷也。因順敗明，明入於暗，如夜而入地之日，漸退而下，愈下愈晦，光輝誅傷也。

一自暗而出明，一自明而入暗，所爭者，順內、順外耳。順在內，則妄念不生而心誠，誠則能明矣。順在外，則物欲所蔽而神昏，昏則失明矣。

內順者，逆道也。外順者，順道也。逆則生明，而明通；順則誅明，而明晦。順逆之間，明之得失系之。修道者，可不知其順中用逆之道乎？

井 困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者，養人之道，言其時通也。通所以達其道，然未巽化於人，先須巽化於己。己無險而方可濟人之險。蓋養己不到，是險中之巽，養己已到，是巽以出險，出險而巽，養己畢而又養人，其所養不窮也。

困者，艱難之境，言其相遇也。困所以驗其德，但未能以濟險，先貴能以處險，處險能悅，而濟險遂悅。蓋遇困不受，是悅行於險，遇困能受，是處險能悅，身可困而心不可困，雖遇困而亦亨矣。

遇通養人，遇困養己。通時能養人者，困時必能養己；困時能養己者，通時即能養人。通困相遇，時有變而養亦有變。順之逆之，俱皆有養，方謂修道之士也。

咸 恒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無心之感也。內止而外悅，悅本於止，止以求悅，止而能養，悅而能行，悅止相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神交而不以形交，陰陽隔礙潛通，言其速也。

恒者，有心之恒也。內巽而外動，巽以運動，動必以巽，巽而不懦，動而不猛，巽動合一，心堅志遠，不急不緩，自有為而入無為，功力由漸而頓，言其久也。

夫所謂無心者。無人心也。有心者，有道心也。無人心而陰陽感之速，有道心而功力行之久。感速則出於自然，無修無為，恒久則出於勉強，有作有為。有為無為，各有妙訣，總在無人心、有道心分之。若到大道完成之後，有無俱不立，物我悉歸空，入于至誠如神之地，不但人心用不著，即道心亦用不著矣。

渙 節

渙，離也。節，止也。

渙者，陽氣陷下，陰氣進上，陰陽彼此分離也。

節者，險事在外，悅事在內，境遇有困能止也。

但陰陽分離，亦有致合之道，是在於陷陽之處，巽緩以漸濟之耳。有困能止，即有致通之機，是在於險事之中，和順以正處之耳。漸以濟渙，始離終合，正以立節，有險亦通。

然渙者，皆由不知有節之故，若能知節，非禮不履，非道不處，非義不行，境遇在彼，造命在我，何渙之有？故卦德渙之險在內，節之險在外也。

解 蹇

解，紀也。蹇，難也。

解者，陽氣出險而緩也。陽氣出險，坎中一陽震動，正陰氣退散，陽氣難緩之時。陽氣難緩，已不為陰氣所傷，可以點化群陰矣。

蹇者，陽氣在險有難也。陽氣在險，坎中一陽尚藏，正陰氣旺盛、陽氣困難之時。陽氣困難，非可急救出險，須當靜養微陽矣。

解之點化群陰者，以其陽氣雖出險，陰氣猶未消，禍根尚在，即能一時得緩，不久又為陰陷，解而又不解，無必貴乎出險之動，用增減之功，借陽以退陰。陰氣退盡，陽氣復全，方是真解蹇。

必靜養微陽者，以其陽氣在於坎，陰氣障其陽，若強脫險，不但不能脫險，而且有以致險，不蹇而亦蹇，是必貴乎險中之止，用防閑之道，借陰以保陽，陽氣不失，陰氣漸退，方能無蹇。

陽出險，而當進陽退陰；陽在險，而當養陽防陰，各有火候，隨時而用，方不誤事也。

睽 家人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者，彼此相隔也。火在上而金在下，金人不投，神馳於外，情動於內，因假失真，言其用明於外也。

家人者，彼此合一也。木在上而火在下，火中生木，元神守內，柔性應外，以虛求實，言其用明於內也。

用明於外，火不返本，妄情動而真情昧；用明於內，人已歸根，假化成真，氣性消而真性現。明之一內一外，睽與不睽，一家不一家分之。修道者可不迴光返照，以養其明乎！

否 泰

否泰，反其類也。

否者，塞室也。剛氣用外，柔性藏內，正氣散而邪氣聚，滿腔私欲，塞閉靈竅，柔傷於剛，否之由也。

泰者，通達也。剛氣在內，柔性在外，嚴以治己，寬以應物，其心日小，其德日大，剛以柔用，泰之兆也。

外剛內柔則否，外柔內剛則泰，總是一剛一柔。所爭者，剛柔內外，反其類而否泰分之。剛柔之用，豈可忽焉乎！

大壯 遯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者，剛之太過也。剛于內而動於外，已剛而又進剛，剛而妄動，動必傷剛，壯之大矣，則止之者，可止即止，止以養壯，不使剛進太過也。

遯者，剛之收斂也。止其剛而剛於止，已剛而即止剛，剛而止所，不敗其剛，遯得其時矣。則退者，可退即退，退以避咎，不使陰氣潛生也。

蓋用剛之道，未剛須進剛，已則須養剛。進剛者用壯也，養剛者藏壯也。當動則動，動而進壯，當止則止，止而藏壯，以時而行，不失其正。動固壯，止亦壯，遯固養，壯亦養，無往而不可剛，無往而有傷剛矣。

噫！明進退、知止足，豈愚昧而能為。識急緩、慮吉凶，須匠手以斟酌。

大有 同人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大有者，有之眾也。健于內而明於外，實腹之後而能虛心，能虛其心，則元神守室，以火煉金，金遇火而還原生明，大藥成就，萬理畢集，信步走去，頭頭是道。以明成道，大有而愈有，其所有者甚眾也。

同人者，與人親也。明于內而健於外，虛心之後而又實腹。能實其腹，則正氣常存，以金養火，火遇金而返本不燥，陰陽相和，內外合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健濟明，同人而人同其所同者，最親也。

健而明以火煉金，明而健借金返火，金還火返，金火同宮，金即是火，火即是金，健明如一，有即能同，同而愈有，是謂大有，是謂大同。

大有、大同，有陰有陽，有虛有實，有人有我，大小無傷，剛柔兩全，渾然天理，一氣流行，性命雙修之道畢矣。

革 鼎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者，去其故而不用也，去故之道。金在上、火在下，以火煉金，去其金之濁氣，而返于陽耳。人之妄情為陰金，人之真情為陽金，以元神之真火，煆去妄情之陰金。妄情去而真情現，是謂無情之情，永為不壞之金，所謂「火煉金明」者是也。

鼎者，煆其物而取新也，取新之道。火在上、木在下，火中成木，化其木之濁質，而歸於真耳。人之氣性為陰木，人之真性為陽木，以元神之真火，煆去氣性之陰木，氣性化而真性現，是謂無性之性，永為無煙無焰之木，所謂「火中生木」者是也。

革故鼎新，假者去而真者來，金木文並，性情相合，還原返本矣。

然必先革故者，先煉己，虛心以待時也。後鼎新者，後采藥，實腹以結丹也。可知未虛心而不能實腹，而又當虛心。明之一內一外，性情皆化為真，有為無為一以貫之也。

小過 中孚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過者，小者過也。止以運動，動必本止，外虛內實，實藏於虛，小者過而大者不過，可止則止，可動則動，動不離止，止於至善無惡之地矣。

中孚者，中有信也。悅而漸行，漸以通悅，外實內虛，以虛求實，信於中而行於外，以誠而入，以柔而用，漸進於深造自得之地矣。

然不能自小者，亦不能信於中。不能中信者，亦不能小之過。小過中孚，虛而實、實而虛，虛實並用，動止相需，悅巽如一，過而不過，信在其中，何患修道不成乎！

豐 旅

豐，多故也。親寡施也（應作：旅，寡親也）。

豐者，盛大也。既明且動，動以行明，明動相資，明之足而行之大，豐之極矣。

豐極易於自滿，自盈不能防閑。明過傷其明，動過敗其行，故多故也。多故，則事有反復，行必顛沛矣。

旅者，一過而不久留也。即止且明，明本於止，明止相需，止而有養，明而不傷，萬事一旅也。

旅事即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止於內而不止於外，明於己而不明於人，故寡親也。寡親，則物來順應，事不過留矣。

是在保豐者，豐其明而又貴旅明，明不妄動；行旅者，旅其明而又貴豐明，明不太止。豐以旅為用，旅以豐為體，或動而用明，或止而養明，動止皆得其正，可以不傷其明矣。

離 坎

離上而坎下也。

離者，一陰麗于二陽之中，外實內虛，體剛而用柔，其象為火，火性焰上，故離上也。

坎者，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外虛內實，體柔而用剛，其象為水。水性流下，故坎下也。

人之燥性如火，一有觸犯，爭勝好強，予聖自雄，肆無忌憚，亦火之焰上也。人之欲心如水，妄念百端，棄真入假，逐風楊波，入於下流，亦水之流下他。

聖人教人懲忿者，即懲此燥火耳。教人窒欲者，即窒此欲心耳。燥心懲而火返本，則心虛而生明，元神不昧；欲心窒而水歸源，則腹實而無險，元精不漏。神明精粹，真水真火，彼此相濟，陰陽相合，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矣。

小畜 履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者，言其畜之寡也。柔巽育健，雖剛亦柔，其畜不大，其行不遠。

履者，言其不下處也。悅於履健，雖柔亦剛，其志能專，其行自力。

蓋小畜之健在內，真陽未傷，為上德之人。可以有為者，乃以小而畜，浩氣不振，甘居卑下，自暴自棄，坐觀成敗，必至陽極而陰潛生，吉中而凶，暗藏剛為柔鈐，有能者歸無能矣。

履之健在外，真陽已虧，為下德之人，系無能為者，乃能悅於履健，以己求人，從容進步，久於其道，不即不離，必至自近而可達遠，自卑而漸登高，柔得剛濟，無能者亦有能矣。

然則，修真之道，不論人之才德高低，只論其有志無志耳。無志，雖才人智士，皆所不能；有志，雖愚夫愚婦，俱能為之，所謂「悟之者，立躋聖位；迷之者，萬劫沉流」也。

需 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者，待時也。健在險中，遇險能健，險之在彼，健之在我，欲取於人，不失其己，故需而不進。不進待時，特欲取真陽出坎耳。

訟者，爭勝也。險在健中，因健有險，內而陰毒，外而兇暴，不但損人，而且傷己，故訟而不親。不親好強，終必自陷真陽於坎矣。

不進健而健無傷，反借險以養健，不親人而人不親，反用健以招險，同一健也、同一險也。健於內有險可以無險，健於外無險亦自致險，一內一外，禍福隨之。修道者，可不潛養天德，以防其險乎！

大過 頤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大過以下卦不反對先儒，以為錯簡，今暫以反對序）

大過者，陽太過也。巽于內而悅於外，陽極而陰即入，陰一入而人心起，見景生情，順其所欲，性亂命搖，故曰顛也。

頤者，取其養也。動于內而止於外，陰極而陽復回，陽一回而道心發，內有主宰，遷善改過，止於其所，故曰養正也。

修真之道，始終養正之道也。實腹而能虛心，虛以養實，正而可以不顛；虛心而能實腹，實以濟虛，顛而可歸於正。故大過之象，內實外虛，示其實必求虛也。頤之象外實內應，示其虛必求實也。或先實腹而後虛心，或先虛心而後實腹，虛實兩用，有為無為之道盡，養正之功畢矣。

漸 歸妹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漸者，徐緩之義。修道貴乎徐緩。徐緩，則止於其所，從容不迫，循序漸進，煉己待時，如卦象少男而配長女。女待男行而後歸，此陰陽交合之正，夫婦之真，久則成事，情性如一，陰陽混合也。

歸妹者，急速之義。修道忌其急速，急速則妄猜私議，不窮實理，任性造作，躐等而求，如卦象少女而求長男。女非其時而苟合，此陰陽交合不正，夫婦之假，久則敗事，以女而終，獨守孤陰也。

修真之道，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有火候、有工程，必須用漸修之功，方能深造自得。若急欲成功，冒然下手，其進銳者，其退速。安能追二氣于黃道，會三性於元官乎？坎成大道，舍漸修之功，餘無他術矣。

既濟 未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者，陰陽已濟也。水上火下，水火烹煎，水得火而不寒，火得水而不燥，水火來往，乾坤為體，坎離為用，良知良能，健順如一，精神相戀，陰陽混成，故日定也。定則陰陽俱歸黃道，一氣流行，生機常存而不息也。

未濟者，陰陽相離也。火上水下，火水異處，水下流而火上炎，水不能制火，火不能煎水，良知變為假知，燥性發矣。良能變為假能，欲心生矣。燥性即火，欲心即水，燥性用外，欲心藏內，性亂命搖，陰陽不濟，故曰男之窮也。男窮則陽為陰陷，假者用事，真者埋沒，而不彰矣。

但既濟之道，乃陰陽濟極之時，濟極將不濟，須用無為之道以保濟，保濟之功，用天然真火，煆去後天一切滓質，陰氣化而陽氣純，大丹成熟，脫胎神化，入於不生不滅之境矣。

未濟之道，乃陰陽未濟之時。未濟須求濟，當用有為之功以致濟。蓋坎中所陷真陽，原是乾宮之物；離中所藏之陰，原是坤宮之物，今者于坎宮欲水之中，取出一點真一之陽水，撲滅離宮之燥火；于離宮燥火之中，取出一點虛靈之真火，煆盡坎宮之欲水。取坎填離，以離歸坎，真陰真陽，彼此和合，真水真火，兩不相離，未濟而至於濟，仍是乾健坤順本面良知良能原物矣。但保濟致濟，有為無為，其道不同，下手各別，故既濟之義，以明禦險也。未濟之義，險中出明也。以明禦險，防險養明，先天中返後天，所以保濟也。險中出明，以明破險，後天中返先天，所以致濟也。保濟致濟之訣，莫過於此。

噫！順則生人、生物；逆則為聖、為賢。道之一字，豈易知乎！

姤 夬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姤者，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陽極而陰潛生，不期遇而忽遇，陰氣乘間而入也。

夬者，決也。以五剛而決一柔，陽將純而陰將盡，不強決而自決，陽氣隨時而進也。

人自有生以後，一點先天陽氣，藏於幻身之中，日生夜長，年至二八，先天氣足，名曰純陽之體，為上德之人。當此之時，若遇明師指點，行無為自然之道，以成後天之功，性了而命亦全，便為無漏真人矣。否則，陽極必陰，一陰潛生於純陽之下，陰姤其陽，後天用事，陰日長，陽日消，不至消滅其陽而不止。一陰雖微，為禍最烈。金丹有為之道，正為中下之人姤後而設。

有為者。進陽決陰也。以陽決陰，必先于陰中進陽。進陽正為退陰計耳。陽氣進於九五中正之位，是正位凝命，陽氣已足，陰氣已弱，縱橫逆順，道心用事，金丹有象，於此點化群陰，如貓捕鼠。但一切群陰皆化，僅有一點陰氣之根未消，猶足為道累，聖胎雖結，不能脫化。古真云：「一毫陰氣不盡不仙」，正言此群陰之根也。

群陰之根為何根？即人心、識神是也。識神者，歷劫輪回之種子，生生死死之根蒂。其權最大，其根最深。在姤為初主之一陰；在夬為決終之一陰。姤時他先發，夬時他後去，生人者是他，死人者是他，人多貪戀，不肯果決除去，即欲去之，亦不易於去，去之之道，健而能和，剛以柔用，不即不離，勿忘勿助，待其黨類已盡，勢孤力單，一決即去，拔去歷劫禍根，現出父母未生以前本相，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灑灑，不生不滅，為金剛不壞之物矣。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易之道，一陽一陰之道也。陰為柔，陽為剛，剛之德主健，柔之德主順，健則易知，順則簡能。易知即人之良知，簡能即人之良能。良知本於天，屬命；良能本於地，屬性。人本天地易簡之德，知能俱良，剛柔兼該，性命寓於一身矣。

及交後天，良知變為假知，良能變為假能，陰陽不調，剛柔不當，性亂命搖，失其秉受天地簡易知能之良，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此良知良能，則為君子；失此良知良能，則為庶人。君子道長，君子存之也。小人道憂，庶民去之也。

蓋君子之道，復此良知良能，而退假知假能，故長；小人之道，順其假知假能，而棄良知良能，故憂。良知良能屬於先天，假知假能屬於後天。復其先天之真，則了性了命，入於生路，道之長也；順其後天之假，則昧性傷命，入於死路，道之憂也。

六十四卦，以乾坤為門戶者，示人以剛柔簡易之道也。其餘六十二卦者，示人以變化簡易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教人知其不簡易，而變之化之，期歸於簡易耳。變化簡易，知能俱良，而為君子。不變化簡易，則知能不良，而為小人。君子小人，只在知變化不知變化上分別耳。

金丹之道，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即逆運陰陽之道也。所謂金丹者，即簡易良知良能混成之性。所謂還丹者，即還此良知良能之本面。所謂金液大丹者，即煆煉此簡易良知良能混成之性，永久不壞也。所謂火候者，即六十四卦變化簡易知能，俱歸於良之道也。所謂藥物者，即剛柔、簡易、知能，俱良之德也。所謂聖胎者，即剛柔、簡易、知能，俱歸於良也。所謂脫胎者，即剛柔混成、簡易不拘、知能入神、有無不立也。

丹經子書千帙萬卷，總不外易理。易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總不出此剛柔、簡易，知能俱良之道。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特以君子能修此剛柔簡易之道，逆運陰陽，復還本來良知、良能之原物也。

一切凡夫小人，認假為真，順其後天陰陽，適以昧其天根，自取滅亡已耳，焉知修此先天道運大道乎！

# 孔子集語

（清）孫星衍輯

## 序

《孔子集語》者，陽湖孫觀察星衍字伯淵所撰也。孔子修百王之道以詔來者，六經而外，傳記百家所載微言大義，足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者，往往而有。其纂輯成書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皆不存見。存楊簡《先聖大訓》十卷、薛據《孔子集語》二卷、潘士達《論語外篇》二十卷，而薛書最顯，不免掛漏。近人曹廷棟，又為《孔子逸語》十卷，援稽失實，不足論。

嘉慶辛未歲，觀察引疾歸田，惜儒書之闕失，乃博搜群籍，綜核異同，增多薛書六七倍，而仍名之為《孔子集語》者，識所緣起也。其纂輯大例，《易十翼》、《禮小戴記》、《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舉世誦習，不載。《家語》、《孔叢子》，有成書專行，不載。《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傳，易檢亦不載。其餘群經傳注、秘緯、諸史、諸子，以及唐宋人類書，巨篇只句畢登，無所去取，皆明言出處篇卷。或疑文脫句，酌加按語，或一事而彼此互見，且五六見，得失短長，可互證得之。

逾年，初稿成。又二年，屬其友人烏程嚴可均，略仿《說苑》體裁，理而董之。覆檢群書，是正訛字，更移次第，增益闕遺，為十四篇：勸學第一，孝本第二，五性第三，六藝第四，主德第五，臣術第六，交道第七，論人第八，論政第九，博物第十，事譜第十一，雜事第十二，遺讖第十三，寓言第十四。篇各為卷，六藝、事譜、寓言卷大，分為上下，以十四篇為十七卷。勸學等篇，與正經相表里。遺讖不醇，寓言蓋依託。乃雕版于金陵，公諸後世。

──嚴可均為之序

## 表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稽首頓首上言，臣所撰《孔子集語》十四篇成，謹奉表上進者。伏以黃顓授道，丹書備北面之儀；河洛浮圖，元扈有東巡之典。蓋折衷俟諸至聖，而稽古所以同天。欽惟我皇上雅詠宗經，臨雍尊聖。如天蕩蕩，堯本難名，猶日孜孜，禹思聞善。芻蕘之所必采，謨訓況有明征。昔在孔子，微言大義，史氏有將絕之虞，性道文章，及門有難聞之歎。故易翼、麟書而外，緯候載其遺言，《孝經》、《論語》之余，子史傳其佚說。吾無隱爾，絕賢哲之贊詞，天何言哉！托素王之眇論，而籍亡七國。書散嬴秦，畏鑽仰之高堅，孰網羅其放失？

臣拜恩繡斧，承乏奎婁，慕禮器而升堂，曆歲時以載筆，識大識小，一話一言，靡不綜其異同，征其典據，撞鐘以莛，冀有餘音，集腋成裘，多存粹白。其六經所載，謹避雷同，三豕傳訛，悉加讎正。或有寓言依託，小說流傳，恐魚目之混珠，窺豹斑而撥霧，醇疵不雜，仿晏嬰內外之篇，事類相從。比《說苑》區分之目，視宋臣薛據之帙，採獲加多。勘曹氏廷棟之書，增刪期當。昔方言屬草，有子駿之旁求，封禪留書，因所忠而奏上。臣職容專達，病久罷閑，附闕里之上公，述聖門之祖德。恭呈乙覽，或為座側之資，廣布儒林，聊比壁中之簡。臣無任屏營惶恐，瞻天望闕，踴躍歡忭。

謹因衍聖公臣慶鎔，奉表恭進以聞。

## 卷一 ［勸學一］

《尚書大傳略說》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大戴禮勸學》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邪，水潦灟焉，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

《說苑建本》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韓詩外傳》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韓詩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

《韓詩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于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

《說苑建本》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敢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父母。」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抃，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

《荀子大略》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抃，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填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列子天瑞》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擇，去「扌」〉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大戴禮勸學》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

《荀子宥坐》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強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荀子宥坐》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疣贅，則具然欲為人師。

《荀子宥坐》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荀子子道》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說苑雜言》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日之憂，無一日之樂。」

《荀子法行》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御覽》六百七引《慎子》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群書治要》《屍子勸學》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為易；夫道，以人之難為易也。」

《群書治要》《屍子處道》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肄。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則德正矣。」

《意林》一引《屍子》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

《莊子雜篇讓王》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掞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呂氏春秋季春紀尊師》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淮南子要略》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說苑建本》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說苑建本》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婿，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說苑貴德》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中論治學》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以為人師矣。」

《中論修本》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

《中論修本》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中論修本》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 卷二 ［孝本二］

《尚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瑽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于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為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塚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韓詩外傳》八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僕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棰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說苑建本》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僕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大棰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韓詩外傳》九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被褐擁鐮，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說苑敬慎》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對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韓詩外傳》十太王亶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曆。曆有子，曰昌。太伯知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大戴禮曾子立孝》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大戴禮曾子大孝》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

《呂氏春秋孝行覽》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餘忘孝道，是以憂。」

《大戴禮曾子大孝》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荀子子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向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荀子子道》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

《韓詩外傳》九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

《莊子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鐘，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鐘，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韓非子五蠹》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

《呂氏春秋仲冬紀當務》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

《新序雜事》一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曆山，曆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于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党，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說苑建本》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

《說苑建本》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

《說苑權謀》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說苑辨物》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說苑反質》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聞之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御覽》四百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班斕之衣，為親取飲，上堂腳跌，恐傷父母之心，僵僕為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為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御覽》四百八十二引《師覺授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而與子崔戰而死。

《亢倉子訓道》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布丕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屍。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向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元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後有過，怡聲以諷；君後所愛，雖小物必嚴龔。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啟之壽，蔔世三十，蔔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於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無間于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 卷三 ［五性三］

《御覽》四百十九引《尚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艸忌}然高，{艸忌}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為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云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者也。」

《韓詩外傳》一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幹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說苑雜言》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摐，厲薰心。』《詩》曰：『籲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

《大戴禮保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為常。」

《賈子新書保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大戴禮記勸學》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痺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危通，似察；受惡不讓，似真；苞里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厲；折必以東西，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荀子宥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穀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說苑雜言》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穀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

《後漢書李固傳》固奏記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睹怪諱名。」

《荀子仲尼》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

《說苑雜言》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荀子儒效》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荀子王霸》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荀子子道》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于言者華，奮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韓詩外傳》三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眾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嘩，慎于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

《說苑雜言》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眾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于言者，華也；奮于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

《荀子子道》子路人，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荀子法行》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橈，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列子仲尼》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淮南子人間訓》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賢，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說苑雜言》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者，丘不為也。」

《論衡定賢》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于夫子，而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為也。」

《御覽》八百三十引《屍子》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弗為也。」

《法言》五百宋咸注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

《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木戈〉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

《賈子容經》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

《淮南子繆稱訓》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焉。」

薛據《孔子集語》引《新序》孔子謂曾子曰：「君子不以利害義，則恥辱安從生哉！官怠于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說苑君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說苑敬慎》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

《說苑雜言》子路將行，辭于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說苑雜言》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說苑雜言》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說苑辨物》顏淵問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潛夫論浮侈》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沒禮。」

《中論貴驗》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莫不見也，有耳莫不聞也，其可誣哉！」

《中論貴言》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中論核辯》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

## 卷四 ［六藝四上］

《周易乾鑿度》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停讀《禮》，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若曰：「終日而作，思之于古聖，頤師于姬昌法旦。」作九問、十惡，七正、八歎，上下繫辭，大道、大數，大法、大義。易書中為通聖之問，明者以為聖賢矣。孔子曰：「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為仁幾之文，智者見為智幾之問，聖者見為通神之文。仁者見之為之仁，智者見之為之智。隨仁智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道苞籲。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光明四通，佼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佈設，八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孳結。四瀆通情，優遊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無感動，清淨昭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橈，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呂，九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已擅寵，殷以之破。大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為元紀。」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質者無文，以天言，此易之意。夫八卦之變，象感在人。文王因性情之宜，為之節文。」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為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為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于亥，形於醜，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于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為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為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陰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故道興于仁，立於禮，理於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統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也。故為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

《京氏易傳》下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圓者徑一而開三也。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命。分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卦象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順則吉，逆則凶，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明得失於四序，運機布度，其氣轉易，主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安而不忘亡，將以順性命之理，極蓍龜之源，重三成六，能事畢矣。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天地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惟變所適，吉凶共列於位，進退明乎機要，易之變化六爻，不可據以隨時所占。」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為首，坤為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為始，恒為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修積道德，宏開基業，始即升平之路。當此時也，鄰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享於岐山，為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故言無咎。」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王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於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隨上六，拘系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系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系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享於西山。」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陽消陰言夬，陰消陽言剝者，萬物之祖也。斷制除害，全物為務，夬之為言決也。當三月之時，陽盛息消，夬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夫陰傷害為行，故剝之為行剝也。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是以夬之九五言決，小人剝之，六五言盛殺萬物，皆剝墮落。譬猶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興，安全之道廢，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系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于四，盛於五，終於上。初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天子，上為宗廟。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為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為之設卦。方盛則托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正，皆為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介，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盡萬物之情，明王事也。丘系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王者，天下所歸往。《易》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師者眾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為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為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大人。」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本陰陽，以譬於物也。掇序帝乙、箕子、高宗著德，易者所以昭天道、定王業也。上術先聖，考諸近世，采美善以見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法也。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於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王道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紱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以為紱服，欲百世不易也，故困九五。文王為紂三公，故言困於赤紱也。至於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於赤茀。夫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困于酒食者，困於祿也。朱茀者，天子賜大夫之服，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茀，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至於九五，劓刖者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也，故曰劓刖困於赤茀。夫執中和，順時變，所以全王德、通至美也，乃徐有說。丘記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文王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卦者，掛也，掛萬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下為地，四畫已上為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八卦之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卦。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衍之，皆合之於度量。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五十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系焉。故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于屯蒙。屯蒙主歲，屯為陽，貞於十二月醜，其爻左行，以間時而治六辰；蒙為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間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為貞，醜與左行，間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六五景子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像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

《京氏易傳》下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遊魂歸魂為鬼易。八卦鬼為系爻，財為制爻，天地為義爻，福德為寶爻，同氣為專爻。龍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午，在離卦，右行。甲乙庚辛天官，申酉地官。丙丁壬癸天官，亥子地官。戊己甲乙天官，寅卯地官。壬癸戊己天官，辰戌地官。靜為悔，發為貞，貞為本，悔為末。初爻上，二爻中，三爻下。三月之數以成。一月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餘有一日，名曰閏餘。初爻十日為上旬，二爻十日為中旬，三爻十日為下旬。三旬三十，積旬成月，積月成年。八八六十四卦，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萬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氣候二十四，考五行於運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於指掌。吉凶見乎其位，系乎吉凶，悔吝生乎動。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醜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於中，建子陽生，建午陰生，二氣相沖，吉凶明矣。積算隨卦起宮，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相蕩，二氣陽入陰，陰入陽，二氣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內，無不通也。乾起巳，坤起亥，震起午，巽起辰，坎起子，離起醜，艮起寅，兌起□，□於六十四卦。遇王則吉，廢則凶，沖則破，刑則敗，死則危，生則榮。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分三十為中，六十為上，三十為下，總一百二十，通陰陽之數也。新新不停，生生相續，故淡泊不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為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為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為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復從於貞，曆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為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此律歷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以應律曆之數。故乾坤氣合戌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載鐘名太一之精也，其帝一世，紀錄事，明期推移，不奪而消焉。」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錄圖受命，易姓三十二紀。德有七，其三法天，其四法地。五王有三十五半。聖人君子消息，卦純者為帝，不純者為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為乾坤。」

《周易坤靈圖》丘序曰：「天經曰：乾，元亨利貞。爻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故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故堯天之精陽，萬物莫不從者。故乾居西北，乾用事，萬物蟄伏。致乎萬物蟄伏，故能致乎萬人之化。經曰：用九。經曰：震下乾上，無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丘括義，因象助類，辭曰：天無云而雷，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經曰：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預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亨。上下皆通，各載其性，故曰利貞。至德之萌，五星若連珠，日月如合璧。天精起，鬥口有位，雞鳴鬥運，行復始，莫敢當之。黃星笰於北斗，必以戊己日，其先無芒，行文元武動事，莫之敢拒。」

《史記仲尼弟子傳正義》引《中備》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復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失其所，確然示人，陰陽運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所以斷天下之理，定之以人倫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乾坤，順於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故《易》曰：元亨利貞。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於有無。且《易》者，包備有無。有吉則有凶，有凶則有吉，生吉凶之義，始於五行，終於八卦。從無入有，見災於星辰也；從有入無，見象於陰陽也。陰陽之義，歲月分也；歲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陰陽運轉，有無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觀俯察，在乎人，隱顯災祥，在乎天，考天時，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於乾坤，通乎萬物。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於其道，其理得矣。卜筮非襲于吉，唯變所適，窮理盡性於茲矣。」

《困學紀聞》引《京氏易積演算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

《韓詩外傳》八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為天下賞，則以同族為眾，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眾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

《大戴禮易本命》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鬥，鬥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於云，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為蚧。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嚾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溪穀為牝。蜯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遊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谷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生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溪塞穀，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盧辯《大戴禮易本命》注孔子曰：「聖人智通于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後漢書郎珝傳》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

《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孔子蔔，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說苑反質》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淮南子人間訓》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說苑敬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征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論衡蔔筮》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抱樸子內篇袪惑》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

《尚書序疏》引《尚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尚書大傳》鄭注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尚書大傳》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尚書大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二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尚書大傳略說》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于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岩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慷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里也。」顏淵曰：「何為也？」子曰：「窺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則，前有高岸，後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韓詩外傳》二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里。」顏淵曰：「其表已見，其里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里，未謂精微者也。」

《說苑敬慎》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補贊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後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曆，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

《意林》四王逸正部仲尼敘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里。

《隸釋》四周憬銘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

## 卷五 ［六藝四下］

《御覽》八百四引《詩含神霧》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

《毛詩木瓜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韓詩外傳》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于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鹽鐵論相刺》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

《論衡對作》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說苑貴德》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說苑敬慎》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

《毛詩素冠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淮南子繆稱訓》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

《說苑修文》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後漢張奮傳》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修內。丘已矣夫！」

《大戴禮記哀公問》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臘，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也，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穀梁》桓三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大戴禮禮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眾矣。

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戴禮曾子天圓》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

《白虎通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為賢不肖，不可知也。」

《白虎通嫁娶》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婿使人吊之。如婿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吊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婿免喪，女父使人請。婿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白虎通喪服》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

《白虎通喪服》子夏問曰：「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不知也。」

《漢書藝文志》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侍坐于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孔子先飯黍而後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于宗廟之盛也。

《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曆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淮南子繆稱訓》子曰：「鈞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

《說苑修文》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說苑修文》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論衡儒增》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

《論衡實知》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

《水經注》六引《喪服要記》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甯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濆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于枕席，何用桂樹為？」

《藝文類聚》八十五引《喪服要記》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饑，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御覽》五百四十八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屍。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為？」

《御覽》五百五十二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于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為？」

《御覽》八百八十六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宛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屍，憫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魂衣為？」

《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喪服要記》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甯設三桃湯乎？」答曰：「不也。桃湯者，起于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為？」

《路史》後紀十三注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表門乎？」公曰：「夫表門起于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

《抱樸子外篇譏惑》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甯令哀有餘而禮不足。」

《五行大義》四孔子曰：「夏正得天。」

《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淮南子主術訓》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韓詩外傳》七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耳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心、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御覽》八十一引《樂動聲儀》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白虎通三教》引《樂稽耀嘉》顏回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敝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

《五行大義》一引《樂緯》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

《御覽》十六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

《魯語》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一而已。』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噁心，人多不喜說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淮南子主術訓》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

《說苑修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于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揆命篇》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

《御覽》十六引《洪範五行傳》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曆也。

《御覽》九百二十三引《禮稽命征》孔子謂子夏曰：「鴝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文選》答賓戲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儀禮士冠禮》疏引《春秋演孔圖》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演孔圖》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初學記》二十一引《春秋握誠圖》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孔子言曰：「五變入臼，米出甲，謂磑之為糲米也，舂之則稗米也，皞之則鑿米也，臿之則毀米也，又鳷擇之，〈白易〉〈白差〉之，則為晶米。」

引《春秋命曆序》孔子始《春秋》，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曆正之。

《公羊》僖四年解詁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公羊》成八年解詁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諡。」

《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說》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公羊》隱公第一疏引《閔因敘》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繁露俞予》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賢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扌拿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吳，魯得意于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擾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台，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國，是以始於粗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穀梁》桓二年傳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穀梁》桓十四年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穀梁》僖十六年傳子曰：「石，無知之物；鶃，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鶃，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

《穀梁》哀十三年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藝文類聚》八十引《莊子》仲尼讀書，老聃倚灶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濆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幹之，而況於人君乎？」

《鹽鐵論散不足》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

《論衡效力》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

《論衡超奇》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

《論衡超奇》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

《說苑君道》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乙太任為母，乙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得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說苑君道》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

《說苑至公》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

《周禮九嬪》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

《春秋左傳》序疏引《孝經鉤命決》《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

《公羊》序疏引《鉤命決》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御覽》六百十引《鉤命決》《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苞十八章，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乎？文駁不同乎？」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托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

《論衡雷虛》《論語》，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為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

《說文》《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裛猛也。」

《說文》《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初學記》二十七《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璑，三采玉也；玲瑲琤瑣瑝，玉聲也；枿，玉佩也；璬，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

《初學記》二十七《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文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注引《論語讖》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論語讖》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

《說文》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說文》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

《說文》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

《說文》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說文》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

《說文》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

《說文》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

《說文》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

《說文》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說文》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

《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白虎通五經》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

《論衡佚文》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

## 卷六 ［主德五］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發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尚書大傳略說》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史記補三皇本紀》引《韓詩》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

《白虎通封禪》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

《韓詩外傳》三楚莊王寢疾，蔔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說苑君道》楚昭王有疾，蔔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大戴禮主言》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閑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閑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蓄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于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征斂于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視，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大戴禮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閽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罷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云，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醓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鬱鬱，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親，寬裕溫良。教敦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睿明通知，為天下王。使禹敷士，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後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籲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放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悴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為綱為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為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大戴禮虞戴德》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修之。」曰：「明法於天，明開施教於民，行此，以上明於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於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于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天子禦珽，諸侯禦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于天子，率名鎙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容色正，時以敩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奸，奸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後之狖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為美乎？」子曰：「斯為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大戴禮誥志》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樂斯無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丘未知其可以遠災也。」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民財敬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動眾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征民。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為災長之祿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虞夏之曆，正建于孟春，于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於冬分。于時雞三號，卒明。載於青色，撫十二月節，卒於醜。日月成歲曆，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天曰作明，曰與，維天是載；地曰作昌，曰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里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于天，曰天子。天子崩，步於四川，代於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眾。眾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于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禦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穀，川浴不處，深淵不涸。于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蚊虻不食天駒，洛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允使來往，他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敩仁賓也。」

《大戴禮用兵》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欲欲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於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夭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禦，曆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不告朔于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蔫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饣卒眥，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夭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大戴禮少間》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于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修禮于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惟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

子曰：「昔堯取人民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于純，胡為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於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於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于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傒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

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于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於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籲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為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蔞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灊，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

《公羊》襄二十九年何休解詁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奸偽多。」

《初學記》九引《七經義綱》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

《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史記商君傳》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後漢書翟黼傳》黼上疏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後漢書李云傳》云上書孔子曰：「帝者，諦也。」

《後漢書五行志》注引《魏志》高堂隆對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

《荀子王制》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俯見幾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新序雜事》四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幾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禦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群書治要》《屍子治天下》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群書治要》《屍子處道》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御覽》七十九引《屍子》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耕，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

《御覽》四百九十引《屍子》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

《說苑敬慎》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於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御覽》六百二十引《屍子》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韓非子難一》曆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糝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韓非子難一》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韓非子難二》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說苑政理》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呂氏春秋貴直論過理》糟丘酒池肉圃，為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為璿室，築為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之所以亡也。」

《陸賈新語無為》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淮南子齊俗訓》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新序雜事》四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俯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擇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文選》孫子荊為石苞與孫皓書注引《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

《說苑君道》虞人與芮人質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為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說苑政理》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禦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若何而毋畏！」

《說苑政理》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無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說苑尊賢》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于系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說苑尊賢》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蠙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禦，待史蠙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說苑正諫》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說苑權謀》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潛夫論慎微》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桀、紂非一惡而亡。故□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誤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未足以王。」

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征，慎察用之。」

《風俗通》五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

## 卷七 ［臣術六］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邪！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

《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

《韓詩外傳》七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說苑臣術》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邪？」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劉子薦賢》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非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使于魯，比其反也，景公使國人起大台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台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台，執樸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辟燥濕，君為一台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

《晏子春秋問下》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使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曆，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曆，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速，是以登階曆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逾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韓詩外傳》四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外篇上》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誇，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長短經懼誡》引《屍子》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許芝奏引《春秋大傳》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屍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衛君入朝于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毀。」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逼！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韓非子難一》襄子圍于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不敢失禮矣。」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

《說苑復恩》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呂氏春秋孟春紀去私》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呂氏春秋不苟論》武王至殷郊，系墮。五人禦于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系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系。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呂氏春秋士容論務大》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灶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

《鹽鐵論通有》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

《鹽鐵論褒賢》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于君、富侔于國者，亡！」

《說苑臣術》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眾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眾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而訾不譽也。」

《說苑復恩》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蹶以走。蹶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蹷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于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說苑尊賢》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並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尊賢》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眾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說苑正諫》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甯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白虎通諫諍》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說苑正諫》楚昭王欲之荊台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台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台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為絕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荊台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台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陵于荊台，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台，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說苑雜言》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噁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抱樸子外篇逸民》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吊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

《長短經臣術》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 卷八 ［交道七］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韓詩外傳》九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韓詩外傳》十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荀子王霸》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荀子堯問》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韓詩外傳》七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鱉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

《說苑臣術》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群書治要》《屍子明堂》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

《群書治要》《屍子處道》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

《說苑敬慎》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說苑雜言》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說苑雜言》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說苑雜言》子路行，辭于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說苑雜言》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眾言不逆，可謂知言矣；眾向之，可謂知時矣。」

《說苑雜言》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說苑雜言》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說苑雜言》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說苑雜言》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眾也。」

《說苑雜言》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中論貴驗》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 卷九 ［論人八］

《繹史》九十五引《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說苑雜言》東郭子惠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毛詩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托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者也。」

《韓詩外傳》一荊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眾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眾，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

《說苑立節》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眾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騑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騑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勢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鬥。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蠱奸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

《韓詩外傳》三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四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瑕疵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

《御覽》五百十引《高士傳》客有候孔子者，顏淵問曰：「客何人也？」孔子曰：「宵兮法兮，吾不測也。夫良玉徑尺，雖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徑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曜。苟縕矣，自厚容止可知矣。」

《韓詩外傳》七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蕩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陳，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鬥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向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韓詩外傳》九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鬥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為子宰焉。」

《說苑指武》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仙仙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鬥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仙仙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縉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蕑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以為已憂；動行不知所務，止力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捨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捨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云霓，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才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托其身焉以為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遍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于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佈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捨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于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遊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禦于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士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己，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台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

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睹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于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閹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向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于兄，好從善而鎙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諒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

《群書治要》《屍子勸學》孔子曰：「自娛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

《穀梁》成五年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

《魯語》下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忓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禦，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習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門為〉門與之言，皆不逾閾。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魯語》下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晏子春秋諫上》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衣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春秋諫下》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于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于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椁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屍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慚入吾國，本朝之臣慚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屍，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晏子春秋雜上》晉平公欲伐齊，使範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範昭曰：「請君之棄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範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範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範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八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範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範昭飲。晏子對曰：「徹去樽。」範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範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範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並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

《新序雜事》一晉平公欲伐齊，使範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範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範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範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範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範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乎！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居晏桓子之喪，粗衰，斬，苴絰帶，杖，菅履，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荀子大略》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荀子子道》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床，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床，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床，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泬，無取口啍。健，貪也；泬，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

《韓詩外傳》四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

《說苑尊賢》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無取拑者，無取倢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言盡用；倢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願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雖有奸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列子天瑞》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繈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御覽》三百八十三引《新序》孔子見宋榮啟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啟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夭傷，吾年九十歲，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

《說苑雜言》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人生不免繈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列子說符》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呂氏春秋慎大覽》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淮南子道應訓》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莊子列禦寇》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御覽》九百十五引《莊子》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鳳凰。其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凰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朱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韓非子說林下》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逼上。」一曰：「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

《韓非子顯學》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薛據《集語》引《說苑》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澹檯子羽，君子之容也，與之久處而言不充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與之久處而智不充其辯。」

《御覽》四百六十九引《王孫子》趙簡子獵于晉陽之山，撫轡而歎。董安於曰：「今游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故也？」簡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廄養食谷之馬以千數，合宮養多力之士日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憂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荊有次非者，得寶劍於幹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淮南子道應訓》荊有佽非，得寶劍於幹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士尹池為荊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于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新序刺奢》士尹池為荊使于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荊，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于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呂氏春秋恃君覽觀表》郈成子為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鹽鐵論大論》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新序雜事》四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新序刺奢》魯孟獻子聘于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立節》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說苑復恩》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七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說苑善說》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說苑權謀》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蔔乎？」

《說苑權謀》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說苑雜言》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于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說苑雜言》仲尼曰：「史蠙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說苑雜言》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潛夫論志氏姓》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雒水鬥，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順天心，不若修政。晉平公使叔譽聘于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師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

《繹史》九十五引《留青日劄》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其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系之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于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勿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

## 卷十 ［論政九］

《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漊，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尚書大傳》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

《尚書大傳》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後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死罰二千鸑。』」

《尚書大傳》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尚書大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

《後漢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鄭注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

《韓詩外傳》二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說苑建本》豐牆紘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撅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幹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韓詩外傳》二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禦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焉。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禦馬有法矣，禦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吊之曰：『天降淫雨，害于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吊。』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吊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韓詩外傳》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說苑政理》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己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曆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于時，愛之勿寬于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寡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征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群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于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纊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禦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禦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于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大戴禮千乘》公曰：「千乘之國，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為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遧，遧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于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佈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之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於四疆。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川之神明加於民者，發圖功謀，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曆、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于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四衛，強股肱，質射禦，才武聰慧，治眾長卒，所以為儀綴于國，出可以為率，誘于軍旅，四方諸侯之游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于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間，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妖，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于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准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濯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

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者，事也。太古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狡用力，于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靯，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于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樸，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奧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畜于倉，于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孤寡之必不失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大戴禮四代》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為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斫，胡為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逾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二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曆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于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於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為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向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于師也。」子籲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邪？」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群然，戚然，頤然，〈擇，去「扌」〉然，踖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修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逾。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為味，味為氣，氣為志，發志為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機。楣機賓薦不蒙。昔舜征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征？」子曰：「無以為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眾，妨於政；為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眾，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遊，徼勿與事，臣聞之弗慶，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修國修政。」公曰：「善哉！」

《大戴禮小辯》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辯。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辯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辯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辯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辯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辯乎？」公曰：「不辯則何以為政？」子曰：「辯而不小。夫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于樂，足以辯風矣；《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亦固十期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辯言。」子曰：「辯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辯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于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辯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于外，刑於民而放于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強避。」子曰：「強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于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強辟？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曰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辯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柔故能化。」

《魯語》下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春秋繁露王道》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孰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春秋繁露身之養重于義》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白虎通三教》引《樂稽燿嘉》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

《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晏子春秋問上》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齊侯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荀子正論》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荀子宥坐》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登車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逾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遊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逾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登游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逾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眷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禦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禦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禦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說苑政理》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逾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長短經政體》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知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慎子》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後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罰且賞。罰，禁也；賞，使也。」

《群書治要》《屍子發蒙》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于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說，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說而德公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說苑至公》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逾。」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于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竟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

《說苑臣術》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汝以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己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韓非子難三》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說近而來遠。」哀公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尚書大傳略說》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夫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

《說苑政理》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于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奸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淮南子道應訓》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于諸侯矣。」

《淮南子齊俗訓》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說苑政理》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于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于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敝裘而往觀化于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之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小民暗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于亶父也。」

《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淮南子道應訓》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才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誡于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水經》泗水注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刑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鹽鐵論憂邊》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新序雜事》五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云：『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論衡遭虎》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說苑建本》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說苑政理》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穀？」對曰：「為愚公之穀。」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穀為愚公之穀。」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說苑政理》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說苑政理》宓子賤為單父宰，辭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說苑政理》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吊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說苑政理》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眾；恭以潔，可以親上。」

《說苑政理》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數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政理》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其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

《續博物志》十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政事惡嘩而善肅。

《說苑尊賢》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說苑尊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範、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範、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仇之。賢者怨之，不肖者仇之，怨仇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說苑指武》魯哀公問于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眾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眾皆君之仇也，君將誰與守？」

《說苑雜言》孔子曰：「鞭樸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中論慎所從》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金樓子立言下》子曰：「滌杯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于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能弗從也。」

《亢倉子農道》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

## 卷十一 ［博物十］

《魯語》下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勣羊。」

《說苑辨物》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勣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搜神記》十二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邪？」對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

《初學記》七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哀公甚懼。孔子聞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乃土爾。」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即土也。

《文選》齊故安陸王碑注引《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玉，老蒲為葦，願無怪之。」

《御覽》九百二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為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即土矣。

《魯語》下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說苑辨物》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狄氏，今謂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魯語》下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說苑辨物》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初學記》十六引《晏子春秋》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

《說苑辨物》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鬥，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論衡明雩》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卜筮》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論衡實知》孔子未嘗見猩猩，至輒能名之。然而孔子名猩猩，聞昭人之歌。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沖波傳》有烏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廣韻》十三末鴰字注引《韓詩》孔子渡江，見之異眾，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鴰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鶬鴰也」。

《北戶錄》上引《白澤圖》鬼車，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

虞世南撰《夫子廟堂碑》辨飛龜于石函。

## 卷十二 ［事譜十一］（上）

《詩商頌序疏》引《世本》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逼，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潛夫論志氏姓》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于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逼，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

《續博物志》二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

《韓詩外傳》二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尊賢》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華子》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相顧，相語終日，甚相歡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高士傳》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

《莊子外篇天道》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紵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說苑敬慎》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穀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說苑雜言》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荀子宥坐》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籲！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于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說苑敬慎》孔子觀于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遊乎清，螭食乎清而遊乎濁，魚食乎濁而遊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

《論衡龍虛》孔子曰：「龍食于清游於清，龜食于清游於濁，魚食于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

《說苑修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禦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傅而貴之，今吾望傅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說苑權謀》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綏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使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於服，勉於行，不可以道眾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道眾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乃行。

《墨子非儒下》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眾。孔丘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眾。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恚怒于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

《淮南子氾論訓下》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

《說苑立節》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韓詩外傳》八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御覽》二百八引《苻子》魯侯欲以孔丘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任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水卒，狐相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與！聖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司徒。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再幹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于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于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

《荀子儒效》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新序雜事》一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孔子始用於魯，魯人幹誦之曰：「麛裘而緌，投之無戾；緌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途右，女子行乎途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

《公羊》定十年解詁頰穀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于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

《穀梁》定十年傳頰穀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曆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

《陸賈新語辨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穀，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曆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舞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瞿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

《公羊》定十二年解詁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訴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訴其群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鹽鐵論備胡》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謀，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柏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郈、龜陰之田。

《說苑至公》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荀子宥坐》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尹文子聖人》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奸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眾，強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淮南子氾論訓》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

《說苑指武》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眾，強足以獨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之謂矣！」

《論衡講瑞》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

《劉子心隱》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蠤，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偽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仲尼為政于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以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

《陸賈新語辨惑》孔子遭君暗臣亂，眾邪在位，政道隔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

《琴操》《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僣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托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政道之陵遲，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 卷十三 ［事譜十一］（下）

《韓詩外傳》五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眾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莊子外篇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說苑雜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鬥。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琴操》孔子厄者，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鬥名，為戮我於天下，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僕。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鹽鐵論論儒》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

《藝文類聚》六十七引《典略》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蠙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

《鹽鐵論論儒》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藝文類聚》三十引《典略》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于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籲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以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白虎通壽命》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論衡骨相》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傫々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

《三國魏劉廙傳》注引《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隹，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隹、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隹、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穀風起，龍興而景云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說苑權謀》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于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幹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琴操》《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歎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水經》河水注五昔趙鞅殺鳴犢，仲尼臨河而歎，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為，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

《莊子雜篇寓言》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墨子耕柱》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莊子內篇人間世》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栗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荀子宥坐》孔子南適楚，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縣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于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曆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固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于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于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說苑雜言》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邪，伍子胥何為抉目于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于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曆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夷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授幹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莊子雜篇讓王》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幹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呂氏春秋孝行覽慎人》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于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窮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扢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于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幹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風俗通》七孔子困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弦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于魯，削跡于衛，拔樹于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

《莊子外篇山木》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遊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墨子非儒》孔丘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糝。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

《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向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論衡知實》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

《說苑貴德》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說苑雜言》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莊子內篇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琴操》《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曆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過隱穀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於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自傷不逢時，託辭于薌蘭云。

《越絕書》七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齊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嘗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邪？」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越絕書外傳本事》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

《淮南子人間訓》昔者衛君朝于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党，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于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執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說之，欲薦之于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奈何吾因數也。」太宰嚭曰：「子焉知予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于晉者而罰言朝于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耆龜兆，今朝于吳而不利，則皆移心于晉矣。子欲成伯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于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史記衛世家》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

《御覽》八百六十五引《風俗通》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聲惻怛耳。

《拾遺記》二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為悲矣。」

《初學記》二十九引《孝經右契》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範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曰：「吾姓為赤松子，時橋，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搜神記》八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範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曜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拾遺記》三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于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系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十四年，魯人鋤商田得麟，以示夫子。系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藝文類聚》十引《琴操》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俯而泣，抱麟曰：「爾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取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夫子將終。三為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王將起，其如得麟者。」

《御覽》二十一又七百二十四引《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丘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造，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莊子》孔子病，子貢出，蔔。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蔔之久矣。」

《論衡別通》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

《劉子崇學》宣尼臨沒，手不釋卷。

《水經注》二十五引《春秋說題辭》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論衡紀妖》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

《御覽》五百六十引《皇覽塚墓記》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五步，名曰防塚。民傳曰：防墳於防，地微高。孔子塚，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塚營方百畝，塚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塚為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塚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民傳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塚，孔子塚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塚，在孔子塚南，亦大小相望。

《金樓子志怪》孔子塚，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荊棘草木。

《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人床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

## 卷十四 ［雜事十二］

《禮記檀弓疏》引《論語撰考讖》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塚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

《後漢班固傳下》注引《演孔圖》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

《論衡實知》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演孔圖》孔胸文曰：製作定世符運。

《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演孔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鬥。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援神契》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鉤命決》仲尼舌理七重，陳重授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仲尼鬥唇，吐教陳機授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夫子駢齒，注象鉤星也。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夫子輔喉。

《御覽》三百七十引《鉤命決》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決》仲尼龜脊。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論語摘輔象》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

《荀子非相》仲尼長。

《荀子非相》仲尼之狀，面如蒙魌。

《白虎通姓名》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為丘。

《論衡骨相》孔子反羽。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論語隱義注》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乙只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路史後紀》十注引《世本》杇頂、反首、張面。

《路史後紀》十生而頨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四十有九表，堤眉，穀竅，參臂，駢脅，要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

《戰國策》七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

《淮南子修務訓》夫項托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項托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

《論衡實知》夫項托年七歲，教孔子。

《御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甘羅曰：「夫項橐十歲，為孔子師。」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白虎通辟雍》孔子師老聃。

《說苑尊賢》鮑龍跪石而登褵，孔子為之下車。

《劉子知人》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

《晏子春秋問上》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聖賢群輔錄》、《廣博物志》二十引《屍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韓詩外傳》九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溢，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褷褷，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扼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賈子容經》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

《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于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于匡，顏色不變，弦歌不徹，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而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

《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孔子貴仁。

《淮南子修務訓》孔子無黔突。

《劉子惜時》仲尼淒淒突，不暇黔。

《論衡須頌》孔子顯三累之行。

《論衡幸遇》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論衡言毒》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

《御覽》六十三引《論語比考讖》水名盜泉，仲尼不漱。注曰：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

《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屍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說苑說叢》水名盜泉，孔子不飲。

《後漢鐘離意傳》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論衡語增》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鐘，孔子百觚。」

《列子說符》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韓詩外傳》孔子使子貢，為其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矣。

《藝文類聚》七十一引《沖波傳》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說苑辨物》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莊子雜篇外物》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發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餘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餘且會朝。」明日，餘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蔔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餘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史記》褚少孫補龜策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春秋繁露山川頌》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含大者可以為宮室台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灄。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

《說苑修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說苑反質》仲尼問於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中論審大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

《韓詩外傳》一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穀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穀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向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鄙野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列女傳辯通》阿谷處女者，阿穀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過阿穀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穀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向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

《楚辭七諫》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採桑，一心不視，善其貞信，故以自侍。

《北堂書鈔》一百六引《琴操》孔子游於臘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鶼，乃承而歌之。

《藝文類聚》三十四引《琴操》孔子游于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乃止。

《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越王既已誅忠臣，霸于關東。從琅琊起觀台，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為陳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說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

《越絕書》八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琅琊起觀台，周九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繹史孔子類記》一引《沖波傳》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絲將系蟻，蟻將系絲，如不肯過，用煙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搜神記》十九孔子厄于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僕於地，乃是大釭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馮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系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金樓子雜記上》孔子出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與戰，攬尾得之，納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於靈山。」禹成功後藏於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齎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閒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鳥之事，丘所未聞。」

《抱樸子內篇辨問》《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帙》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靈寶要略》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真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于鐘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鐘山，逐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云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闔閭乃尊事之。

《御覽》四十六引《吳地記》包山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玉葉，上刻《靈寶二卷》。使示孔子，云：「禹之書也。」

《御覽》一百五十七引《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為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辟，從講室埽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謂曰：「方今厄急，而闕里無故自滌，意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

《御覽》九百二十二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游於海中，與魯人一體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群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迄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 卷十五 ［遺讖十三］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洛書摘亡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征。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推即位之術：乾坤三，上中下。坤變初六復，曰正陽，在下為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子，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庸人，十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人，四十二庸人。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乾三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人。仁世淫，庸世懇。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埽，知命守錄其可防。鉤鈐解，命圖興。孔子曰：丘文以候，授明之出，莫能雍。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十四世消，以二九、一六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一四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妒一世消，無所據也；遁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為世軌者。堯以甲子受天元為推術。七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為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以爻正月，為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算盡，則厄所遭也。甲乙為饑，丙丁為旱，戊己為中興，庚辛為兵，壬癸為水。臥算為年，立算為日，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饑得矣。如是，乃救災度厄矣。陽之法。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為赤，赤變為黑，黑變為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為五色，元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負圖出午，聖人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君子亦于靜，若龍而無角。河二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蛇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為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蛇皆然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表曰角。臨表龍顏，泰表載千，大壯表握訴，龍角大展。夬表升骨履文。妒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遁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觀表出准虎。剝表重童明曆元。此皆律曆運期相，一匡之神也。欲所按合誠。洛書靈准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予，演亦八者，七九也。始倉甄節，五七受命。數運不俗，守錄以次第相改，七九度變，命失寶合，七八八名，畢升漸喜，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畢動，動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仵者，霸橫者，距命曆掘執並投者。上契輔摘，推失排絀者，咸名紀所錯，中與用材毀苴。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更用事，終始相討，期有從至。有餘運，有托除，要有知衙，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為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為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為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為甲，旁算亦為甲。以日次次之，母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五德者，所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久。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丘按錄讖，論國定符，以春秋西狩，題釗表命。予亦握嬉帝之十二，當興平嗣出妃妾，妾得亂，不勤竭承，維表循符。當至者塞，政在樞。害時失命缺壽，以符瑞伏代。災七錄，握藉成年。剟裒期，凶敕候，修身練缺，郵專兌，兌德始克，免延期。自然之讖，推引相拘，沮思愈知命不或世，帝思圖也。夫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

《易緯通卦驗》孔子曰：太皇之先與燿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五期，輔三名，以建德通萬靈。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燧人之皇沒。虙戲生，本尚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不慎明之，害類遠振。撢度出表，挺後名知，命陳效睹，三萬一千一終，一名虙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盡序。

《易緯通卦驗》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胡之名，行之名，行之萌，秦為赤軀，非命王，故帝表有七五命七以永慶王。以火代黑，黑畏黃精之起，因威萌，虙羲作易。仲，仲命德維紀衡。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系王命之瑞。謀三十五君，常其一也。興亡殊方，各有其祥，封于泰山，禪于梁陰。易姓之起，刻石明號。丘表大命謀天皇，巽奎坤艮，出亡興之街。仲者帝命所保，行文出加政，撥臣陽候七，陰候八，皆行子午，視卯酉相違遠，期沖，六千三百變。非摘亡據興，盡在文昌所會。增卦爻，可以先知珍瑞之類，繱厓之將。審其系象，通神明明者類，視七若九，八卦以推七九之微，錄圖准命略為世，題萌表試。故十二月十二日，政八風二十四無，其相應之驗。猶響之應人動作言語也。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易緯辨終備》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曰：天以鬥視，日發明，皇以戲招，始掛八卦談。

《易緯是類謀》孔子演曰：天子亡征，九聖人起，有八符，運之以鬥，稅之以昴，五七布舒，河出錄圖，雒授變書。

《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尚書璿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尚書考靈耀》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

《公羊》哀十四年解詁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御覽》八百四又九百十四引《春秋演孔圖》孔子論經，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

《藝文類聚》九十八引《演孔圖》趣作法，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德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蜚鳥化為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御覽》六百六引《演孔圖》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璿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征也。

《御覽》八十四引《春秋感精符》孔子按錄書，含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為蒼帝精。

《北堂書鈔》八十五拜揖引《孝經右契》製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面。孔子衣絳單衣，向北辰星而拜者也。

《事類賦》十五注引《孝經援神契》孔子製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霡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搜神記》八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郁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宋書符瑞志》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郁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孝經授神契》丘立制命，帝卯行。

《御覽》六百十引《孝經中契》丘學《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天，則玄云踴紫官。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云神星裳，孔丘知元，今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為赤鳥，翔靡青云。

《文選》曹顏遠思友人詩注又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注引《論語崇爵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御覽》二百七引《論語摘輔像》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御覽》五引《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筮。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御覽》八十一引《論語撰考讖》堯、舜升登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於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老流星，上昴，有須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堯喟然歎曰：諮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論衡實知》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

《後漢郎覬傳》覬對《尚書》曰：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曆改憲。」

《三國志魏文紀》注引《孔子玉版》定天下者，魏公子桓。

《後漢鐘離意傳》注引《意別傳》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袴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機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幾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孔袴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鐘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續漢郡國志》注補引《鐘離意別傳》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糶俸雇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幾席劍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鐘離意。」

《續漢郡國志》注補引《漢晉春秋》鐘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鐘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璧懷中。魯咸以為神。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遇火燒之。永平中，鐘離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袴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幾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幾前。孔子寢堂床首有懸甕，意召孔袴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鐘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 卷十六 ［寓言十四］（上）

《御覽》八百十八引《韓詩外傳》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閶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藍芻也。」

《御覽》八百九十七引《論衡》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閶門。謂曰：「爾何見？」「一匹練，前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蘆芻。」使人視之，果然。

《論衡書虛》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系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系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發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夭死。

《續博物志》七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系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發白齒落，遂以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列子天瑞》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于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壟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列子黃帝》範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于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淩。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于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擋扌必挨抌，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毀。範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眾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範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範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列子黃帝》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噫！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遊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莊子外篇達生》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列子黃帝》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發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遊。向吾見子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發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外篇達生》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發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列子黃帝》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筼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筼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筼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筼僂丈人之謂乎！」

《列子黃帝》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仍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列子周穆王》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蔔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亡，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列子仲尼》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列子仲尼》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幹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韓非子說林上》子圉見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列子湯問》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金樓子立言上》孔子東遊，見兩小兒相鬥。一兒曰：「我以日初出去人近。」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至日中有如探湯，此非遠者涼近者熱邪？」孔子亦不知日中天而小，落扶桑而大。

《列子說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遊，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遊，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說苑雜言》孔子觀于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列子說符》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

《淮南子道應訓》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趍，非樂之者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莊子內篇人間世》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所行，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嘻，若往而殆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簹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祇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跡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閱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幾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征，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以是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聘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綍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人為妻，甯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于楚矣，適見〈禾屯〉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禦，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莊子內篇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兮！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屍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屍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莊子內篇大宗師》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蹙，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莊子內篇大宗師》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淮南子道應訓》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

《莊子外篇天地》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莊子外篇天地》子貢南游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々＋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莊子外篇天運》孔子西游于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屍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跡于衛，窮于商周，是非其夢邪？圍于陳蔡，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于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柤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柤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 卷十七 ［寓言十四］（下）

《莊子外篇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貴。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栗，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蛟虻絪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云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脅，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屍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餘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餘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僣于{厲蟲}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論衡龍虛》孔子曰：「遊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云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論衡知實》孔子曰：「遊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矰。至於龍，吾不知，乘云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莊子外篇至樂》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禦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蠙、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々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莊子外篇山木》孔子圍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渼渼，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跡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于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莊子外篇山木》孔子問子桑虖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跡于衛，窮于商、周，圍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虖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益于前，其愛益加進。

《莊子外篇田子方》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

《莊子外篇田子方》顏淵問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淊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于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淮南子齊俗訓》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

《論衡自然》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發而乾，芃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文王觀于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蔔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蔔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于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鐘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鐘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于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莊子外篇知北遊》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于宗。自本觀之，生者，喑窅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帙，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莊子外篇知北游》冉求問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不為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己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莊子外篇知北游》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齏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莊子雜篇徐無鬼》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大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莊子雜篇則陽》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莊子雜篇則陽》仲尼問于太師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蠙奉禦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弢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莊子雜篇外物》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趍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莊子雜篇盜蹠》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蹠。盜蹠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蹠，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蹠之為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蹠。盜蹠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壒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蹠聞之大怒，目如明星，發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于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于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蹠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蹠。盜蹠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蹠，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蹠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蹠？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于魯，削跡于衛，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樑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吾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瘐、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蹠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蹠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莊子雜篇漁父》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發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于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征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身常，以掛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圍于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淒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跡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于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于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莊子雜篇列禦寇》魯哀公問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汲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愛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訙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莊子》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牛舍。」

《韓非子內儲說上》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鬥，鬥必三族相殘也。此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故人以為易，故行之。」

《公孫龍子跡府》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云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

《說苑至公》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己》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向之人？」解馬而與之。

《淮南子人間訓》孔子行游，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系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乙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予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論衡自然》宋人或刻木為楮葉，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

《御覽》六百十六引《神仙傳》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云：「聖人可也，汝曷為復讀之？」